

寬律法師撰錄

近代往生隨聞錄

佛陀教育基金會 敬印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近代往生隨聞錄 目次

序	一	顯根	二
自序	三	晴朗	三
緒言	五	澄舟	三
凡例	七	松月	五
往生比丘		戒塵	七
印光	一	明達	八
弘一	五	念性	九
興慈	七	道聰	〇
德森	八	今達	〇
慧行	九	洪林	一
寄東	〇	遍和	一

了願	二四
錦揚	二五
寒葉	二六
了道	二七
明元	二八
霞明	二八
慶豐	二九
靜權	三〇
澹雲	三一
佛乘	三二
傳信	三三
修無	三四
修航	三五
通理	三六
宏慈	三七

彌高	三七
寄蓮	三八
虔法	三九
品興	三九
性寂	四一
往生比丘尼	
妙淨	四三
廣華	四三
果松	四四
妙行	四六
明常	四六
妙勝	四七
永寶	四八
圓信	四八
宗如	四九

道因	四九
如蓮	五〇
了椿	五一
證持	五二
又空	五四
圓松	五四
天慈	五六
妙行	五六
常靜	五七
往生男居士	
范古農	五九
江味農	六一
許止淨	六三
夏蓮居	六四
陳無我	六五

張大明	六六
周紫珊	六七
傅春浦	六八
貝祖善	六九
聶雲生	七〇
趙修德	七一
余銘生	七二
朱石僧	七三
顧芸卿	七四
吳離塵	七五
毛藹堂	七六
樊性念	七八
胡松年	七九
李廣祥	八〇
孫常權	八〇

王東園	八二
王心湛	八三
孫季魯	八四
于符衡	八五
丁桂樵	八五
陳依仁	八六
呂慧喬	八七
郭鳳藻	八八
陸根林	八九
唐榮康	九〇
呂榮慶	九〇
李西原	九一
池逸樵	九二
趙孟韶	九四
包廷甫	九四

張嗜仁	九五
龍鳳	九六
凌炳炎	九七
胡復省	九八
朱子橋	九九
吳聖常	一〇〇
黃念董	一〇一
張清臣	一〇二
葉通和	一〇三
柳景泉	一〇三
葉祥林	一〇五
李孝淵	一〇六
陳少庭	一〇七
蔡寶忠	一〇八
徐老翁	一〇九

邵慧安	·····	一一〇
陳立均	·····	一一一
焦勳建	·····	一一一
劉信童	·····	一一三
張一留	·····	一一四
寶存我	·····	一一四
夏可尊	·····	一一六
沈用九	·····	一一六
馬聊庵	·····	一一七
汪序昭	·····	一一八
鄭錫賓	·····	一一九
藍種仙	·····	一二〇
王吉人	·····	一二二
蕭厚齋	·····	一二三
劉昌信	·····	一二三

羅奉章	·····	一二四
楊文林	·····	一二五
蔣長安	·····	一二六
蔣文瑞	·····	一二七
陶能德	·····	一二八
沈富康	·····	一二九
楊欽芳	·····	一三〇
戴漢文	·····	一三一
韓華忠	·····	一三二
方志鵬	·····	一三三
往生女居士		
鄒妙順	·····	一三五
張蓮覺	·····	一三六
趙李氏	·····	一三七
朱智馥	·····	一三八

方聖照	一三九
許黃氏	一四〇
王九奶	一四一
黃德春	一四二
羅妙智	一四三
茅大藏	一四四
龍慧銳	一四五
朱許氏	一四六
王阿英	一四七
丁友竹	一四八
姚道明	一四八
何性欽	一四八
吳倩孫	一四九
董和卿妻	一五〇
李普庵	一五一

方智密	一五一
王慧慈	一五二
林章寬達	一五三
胡了常	一五三
祁老太	一五四
李湯氏	一五五
江味農母	一五六
張氏	一五七
陸了順	一五八
陸了空	一五九
費范九母	一六〇
炊玉賢	一六一
梅忠富	一六二
陳德宜	一六四
陳智寄	一六四

祝慧英	一六五
徐了法	一六六
李慧光	一六七
楊徹年	一六八
湯靜修	一六九
吳正果	一七〇
蔡楚昂母	一七一
鄒老太	一七二
韓葉氏	一七三
蕭厚齋女	一七三
陳依仁女	一七四

序

本書撰錄者寬律法師，號佛行，八十高齡，爲浙江省人氏，於一九五二年到上海歸投虛雲老和尚，披度爲僧，後虛公曾囑至南華寺居住。當時南華寺慘遇文革破壞，大部分經書破損不堪，法師與上海六位居士發心共同修補約十月餘。過後曾到蒲田廣化寺居住兩年，再回上海玉佛寺及靜安寺共居八年。於此八年中，法師收集了各佛子之往生實錄，撰集成書，於今年初再回南華寺潛修。

余於今年六月中旬，至大陸朝禮四大名山；後至廣東南華寺，朝禮六祖大師金身，懺悔前業。幸遇法師及蒙付託此書，代爲出版，以資後世軌範。時至末世法流，人性疑慢，煩惱熾盛，求生淨土實爲最佳之救世法門，令迷惘者於此輪迴痛苦之三界有所歸趣，亦令人生中有所指歸，不至誤蹈迷途。此書但希修心者對淨土起信，並作鼓勵，願一切衆生皆能歸敬淨土，善終歸淨，彌陀接引，心證極樂。

南無無量壽佛

荒島野人遠凡敬識於海印禪院

丁卯年冬至

自序

釋寬律，字佛行，別號曹溪乞士。原籍安徽歙縣，程，新安之望族也。晉元潭公曾爲新安太守，封忠彰公，子孫繁衍，傳派數千戶。明末世受，先人遷來浙西之德清。先祖酉秋，清中憲大夫。父梓煉，江蘇通判。律幼受庭訓，讀聖賢書。解放初隨虛雲老人出家。學禪不契，乃篤修淨土；老實念佛，於今三十餘年矣。虛度八十，矢志不移。生平無著作，所集「往生淨土隨聞錄」，由姑蘇樊雨琴居士匯爲初稿，鎮海俞文琴居士編匯成書。其所集之事跡，皆爲真實不虛，是見末世修行，賴佛力而易證。「若人但念阿彌陀，是名無上勝妙禪。」是以念佛三昧爲三昧中王也。而禪淨何分焉。曹溪是律之祖庭，六祖真身在焉。解放初，軍人驅入藏經樓，毀壞經書不少，住持本煥等皆不敢言。律不忍坐視，挺身而出與交涉，立將軍人撤出經樓，並約僧侶六人日夜抄寫，經十月之久，修補完整。迄今三十餘年，雖經文革滅法，而此龍藏等經文，得與六祖肉身，並存無恙，歷劫不磨。益信十方諸佛菩薩護持正法之冥加，實有

不可思議者在也。本寺當頭和尚維因者，主持禪桌門庭，但念阿彌陀佛，不參是誰，只教人念佛如鷄抱卵，開示平實，不尚奇異，可詔獨具隻眼者矣。丁卯著中，得遇遠凡上人自星洲來山，律將所積八年未印之往生錄稿交其携去，印行傳播。慶勝緣夙鍾，將化大千爲蓮邦，世界永久和平，得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願王無盡，終必成就。何欣爲之！何樂爲之！

丁卯臘八日曹溪乞士書於南華寺文寶時年八十

緒言

華嚴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觀無量壽佛經亦指示吾人：「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故心而佛菩薩，則爲佛菩薩；心而人，則爲人；心而禽獸，則爲禽獸。昔者蓮池大師嘗登座瑜伽施食，人咸見其莊嚴佛相，此明證也。六道衆生，有不及待死後神識投胎，而即身易其形者。法苑珠林及二十四史中，不乏記載。此皆由其業力成熟，故即身易其形爾。淨土法門，三根普被，三界橫超，殊特超勝，不可思議。篤志修習者，雖未捨此報身，然而已神棲蓮華。如宋楊杰與馬圩，皆精修淨業，二人尚在世；而荆王（宋哲宗之伯父）之妻，越國夫人，神遊淨土，已見之矣！夫人與楊馬素不相識，且不知有其人，而竟於淨土中遇之，感通之妙也如此。溯自東晉遠公，創建蓮社以來，往生極樂之輩，雲從風趨，而獲名載典籍者，千百人中，殆一二耳。雖往生者多，而爲其秉筆者寡，偶有記錄，傳布亦稀。以致先哲之嘉言懿行，往往湮沒無聞，殊可惜已。編集往生傳記，非惟表彰先哲，亦以策勵後進。此舉固未容已

也。古德所編往生傳、淨土聖賢錄諸書，其中所示修持之方法，與夫往生之瑞相，誠足激發吾人，堪資鞭策；然而緬懷芳躅，業成異代。而近代緇素之赴蓮池者，踵相接也，不加搜聚，必致散佚。爰乞諸方善信，采集近代往生事跡，由姑蘇樊雨琴居士匯爲初稿，鎮海俞文琴居士編纂成書，復由予重加釐訂。凡得一百餘人，題曰「近代往生隨聞錄」。其有教海老龍，禪窟真獅，高風被於殊俗，法雨徧於人天，以其無與於淨土則不錄。例如淨宗諸祖傳，不列。智者、慈恩、清涼、曹溪，非不尊崇，蓋門庭施設然也。業謝娑婆，侍彌陀於淨域；花開菡萏，侶上善於珍池。深冀同願，好愈初心。睹芳躅而奮起，策淨業以進修。紹隆佛種，繼繩前武，薪火相傳，慧燈不滅，是則俞、樊二居士與不慧之所頂禮以禱祝者也。

佛歷二五二三年歲次己未，天台陳海量撰。

凡例

○此編原名「淨土聖賢錄四集」，今易名「近代往生隨聞錄」，不敢僭濫也。圓教初住以上，別教初地以上，方得名「聖」；圓教十信，別教三賢，方得名「賢」。今之得生淨土者，除極少數應化大士，皆凡夫耳；所生之土，凡聖同居耳！豈可遽以聖賢稱之？

○淨土法門，三根普被，九界全收。依教修行者，皆得往生。「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不論古昔，唯言近代，念佛往生者，亦宜如稻麻竹類，不可稱量。今之所錄，不過如大海一滴、須彌一塵，取其足以勸進行人而已，奚必盡載？故亦無虞於挂一漏萬之譏也。

○此編以勸人念佛求生淨土爲宗。示前人之芳軌，策後學以勤修，所以警頑覺迷，共進於道。非如莫芻頌德，附驥揚名，願諸閱者，共喻斯旨。

○此編以專弘淨土爲其旨趣。苟無與於淨土教者，雖法門尊宿，禪宗巨擘，道播

寰區，望重彌天，亦不著錄。以宗旨義趣，不可混濫，非門戶之見然也。

○淨土唯尚專修，不貴雜修。善導大師云：「專修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雜修者，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五。」凡淨密兼修、禪淨兼修者，原則上均不著錄。蓮池大師云：「足躡兩船之兼，誠爲不可；圓通不碍之兼，何不可之有？」夫圓通不礙，談何容易！今之所謂兼者，皆「足躡兩船」之兼也。察其意，實由信不篤、願不切，故行不一耳。

○佛教以妄語爲大戒。非真往生，而謂爲往生者，即是自欺欺人，成大妄語。本修此錄，爲欲啓人正信，若作大妄語，以自欺欺人，則不如其已也。是則本欲弘法，翻成謗法，豈可不兢兢于此？然亦難矣！

○感應之理，原於心性。如定中見佛，舌本生蓮，載諸簡籍，確然可據。然必平時精進修持，身心俱淨，才能感此祥瑞。若侈言神異，醉心怪誕，反令行人，入於歧途，甚所不取。

○往生傳記，昔人所修，已有多種，何必更編此帙？誠以昔之所記，皆高僧大德、哲士名彥，清風既邈，芳躅彌遙。惑者遂謂：正法之時，證道者衆；像法之時，

悟解猶多，故念佛往生者比肩接踵。今則去聖愈遙，人根愈鈍，縱修道業，鮮有成就。見賢無思齊之心，聞風乏興起之意。故復成此編，用資策發。其中所載，或本是師友，或互爲眷屬，觀感既邇，策進何難，「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可自輕而退屈」。淨業行人勉乎哉！

往生比丘

印光

印光，名聖量，別號常慚愧僧。俗姓趙，陝西郃陽趙陳村人。年二十一，投終南山蓮華洞寺，從道純和尚剃染，時光緒七年也。翌歲，於興安雙溪寺受具。讀龍舒淨土文，知淨土法門爲成佛之要道。聞紅螺山資福寺爲專修淨土道場，因前往入堂念佛，精修淨業。暇則研讀大乘經典；由是深入經藏，智慧如海。光緒十九年，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人都請藏經，請師爲助，遂邀同南下，住法雨寺。兩度掩關，爲期六載，而學行倍進。民國紀元，師年五十二。高鶴年見其文，以之刊入上海佛學叢報。復由徐蔚如編輯印行，題曰「印光法師文鈔」，風行海內外。

師以淨土法門導人，尤注重誠敬。其言曰：「淨土法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乃如來普爲一切上聖下凡，令其於此生中，即了生死之大法也。於此不信不修，可不

哀哉！此法門以信願行三法爲宗；信則信此世界是苦，信極樂世界是樂；信我是業力凡夫，決定不能仗自力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信阿彌陀佛有大誓願，若有衆生念佛名號，求生佛國，其人臨命終時，佛必垂慈接引，令生西方。願則願速出離此苦世界，願速往生彼樂世界。行則至誠懇切，常念『南無阿彌陀佛』，時時刻刻，毋念暫忘。朝暮於佛前禮拜持誦，隨自身閒忙，立一課程。此外則行住坐臥，及做不用心之事，均好念。睡時當默念，不宜出聲，宜只念『阿彌陀佛』四字，以免字多難念。若衣冠不整齊，或洗澡抽解，或至不潔淨處，均須默念。默念功德一樣，出聲於儀式不合。無論大聲念、小聲念、金剛念、心中默念，均須心裏念得清清楚楚，口裏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聽得清清楚楚。如此則心不外馳，妄想漸息，佛念漸純，功德最大。」又曰：「余常謂欲得佛法利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則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則消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若無恭敬，而致褻慢，則罪業日增，而福慧愈減矣！」又曰：「念佛一法，乃至簡至易、至廣至大之法。必須懇切至誠之極，方能感應道交，即生親獲實益。若懶惰懈怠，毫無敬畏，雖種遠因，而褻慢之罪，有不堪設想者。至於佛像當作真佛看，不可作土木銅鐵等看。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

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對經像當如忠臣之對聖主，孝子之讀遺囑，能如是，則無業障而不消，無福慧而不增矣。」又曰：「曰誠、曰恭敬，此語舉世咸知，此道舉世咸味。因尋求古德之修持懿範，由是而知誠與恭敬，實爲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之極妙秘訣。」師以因果之理，至爲重要。從凡夫乃至成佛，悉不出因果之外，故輒諄諄言之。嘗曰：「菩薩畏因，衆生畏果。菩薩恐遭惡果，預先斷除惡因，由是罪障消滅，功德圓滿。衆生常作惡因，欲免惡果，譬如當日避影，徒勞奔馳。每見無知愚人，稍作微善，即望大報。遭逆境，便謂作善獲殃，無有因果；從茲退悔初心，反謗佛法。豈知報通三世，轉變由心之奧旨乎！報通三世者：現在作善作惡，現生獲福獲殃，謂之現報；今生作善作惡，來生獲福獲殃，謂之生報；今生作善作惡，第三生或第四生，或十百千生，方受福受殃者，謂之後報。後報則遲早不定。凡所作業，決無不報者。轉變由心者：譬如有人所作罪業，當永墮地獄，長劫受苦。其人後來生大慚愧，發大菩提心，改惡修善，誦經念佛，自行化他，求生西方。由是之故，現生或被輕賤，或稍得病苦，或略受貧窮，與彼一切不如意事；先所作永墮地獄，長劫受苦之業，即便消滅，尚復能了脫生死，超凡入聖。金剛經所謂：『若有

人受持此經，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即轉變由心之義也。」

有弟子患病，自慮佛未念好，恐不能往生。師誨之曰：「汝如此想，西方去不得矣！甚麼叫念好？當知十念尚且往生，汝疑自己不能往生，即此一念，就是障礙，就不能往生。念佛之法，重在信願。只要信願真切，心中雖未能清淨，亦得往生。如江海中水，雖未能了無動相，但無狂風巨浪，則中天明月，即得了了影現矣。」

民國十七年，師離普陀，居蘇州報國寺。十九年，至靈岩山。誨人學佛，唯主敬存誠，深信因果，念佛求生彌陀淨土。其言如布帛菽粟，未可一日離也。二十九年農曆冬十月，謂衆曰：「吾老矣！靈岩方丈，不應久懸。」衆推妙真，乃擇日上位。初選十一月初十，師曰：「太遲了！」再選十一月初四，師謂是日「我自有事」。又復重選十一月初一，師曰：「可矣！」至初二日，師親率衆職事送妙真上位。行禮如儀畢，示微疾。初四日上午一時三十分，由床上坐起云：「念佛見佛，決定生西。」呼水洗手畢，起立言：「阿彌陀佛來接，我要去了！」即由床沿步坐椅上。侍者云：「未坐端正。」師復自立起，端身正坐，低聲念佛。妙真至，師囑云：「你要維持道

場，弘揚淨土，不要學大派頭。」爾後即不復語，惟唇動念佛而已。延至五時，如人禪定，笑容宛然，在大衆念佛聲中，安祥逝矣。世壽八十，僧臘五十九。茶毗，三十齒全存，五色舍利數千粒，塔於靈岩。師創弘化社，印施佛學書籍五百餘萬冊，佛像百餘萬幀，遺著「文鈔」近百萬言，皈依弟子數十萬人。世推淨土宗十三祖。

弘一

弘一，名演音，籍浙江平湖。俗姓李，字叔同。先世營鹺業於天津，遂寄籍焉。早歲留學日本，專研音樂美術。返國後，執教於北洋高等工業專門學校，並主上海太平洋報筆政。復應浙江師範學校之聘，主任音樂圖畫七載。民國七年，出家於杭州虎跑寺，時年三十九。受具於靈隱。慨律學久衰，發願弘律，紹隆僧種。恆以生弘戒律，歿歸安養爲職志。說法惟務切實，注重因果，不尚玄談。其在「閩南十年之夢影」中說：「佛教的基本原則，就是深信善惡因果報應的道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同時還須深信佛菩薩的靈感。善惡因果報應和佛菩薩靈感的道理，雖然很容易

懂，可是能徹底相信的却不多。這所謂信，不是口頭上說說的信，是要內心切切實實的去信。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實實地去信，却是不容易的。我以為無論如何，必須深信善惡因果報應和諸佛菩薩靈感的道理，這才有做佛教徒的資格。須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種因果報應，是絲毫不爽的。又須知我們一個人所有的行爲，一舉一動，以至起心動念，諸佛菩薩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一個人若能這樣十分決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會一天一天的高起來。」

師每勸人專修淨土，嘗開示云：「佛所說的法門很多，深淺難易，種種不同。若修持的法門與根器不相契合的，用力多而收效少。倘與根器相契合的，用力少而收效多。大多數衆生的根器，和哪一種法門最相契合呢？說起來，只有淨土宗。若果專門修淨土法門，則依仗佛的大慈大悲之力，往生極樂世界，見佛聞法，速證菩提，這是比較容易得多了。」其說法有如家人對語，盡人能解。畢生事業，集中於弘律。其著作之大者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此書歷五年始成。總其著作數十種，滙爲「南山律苑叢書」。師於內外典籍，無不貫通，行解相應，而自視常若不足。文字講說，皆述而不作。居閩南甚久。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初四日，示寂於福建泉州開元寺。臨終

致書與夏丐尊訣別，並賦二偈附於書後：「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以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茶毗得舍利一千八百餘顆，紅白璀璨，圓潤耀目。世壽六十四，僧臘二十四。

興慈

興慈，名悟雲，號觀月，亦號瞻風子。俗姓陳，浙江新昌人。家世業儒，敬信三寶。其祖父及父輩以下，全家八人，先後出家。慈四歲，母出家爲尼，名常光。姐年八歲，亦出家，禮母爲師，名勉持。父昭禪，入天台山詣下方廣寺爲僧。父未出家時，曾入天台禮禱伽藍求子，夜夢幼童跌坐膝上，喜而抱之。期年而慈生，時光緒辛巳歲也。慈幼時，由母撫養，長於庵中。七歲，就父讀書山中。十四歲，從父出家。次年春，依止從鏡和尚，受具足戒於國清寺。旋返石梁習禪觀。二十一歲，於中方廣寺，聽同環法師講楞嚴經，宿慧頓發，遂決志究心經教。無間寒暑者數年。二十七歲，應高明寺之請，宣講金剛，發揚妙義，震驚四座，山中尊宿，靡不讚許。自是應

諸方請，宏經講座，法筵遍於東南。歷講楞嚴、法華、地藏、彌陀諸經。民國二年，遷天台，重興中下方廣寺。民國七年，建法藏講寺於上海，設置學社，創立道場。教弘台宗，行專淨土。嚴訂寺規，勒諸碑石，俾垂久遠。並爲便利滬人子弟攻讀，籌設興慈中學，導世愍物，無微不至。民國二十年，應天台諸山長老之請，接任華頂寺，重興寺務，規模宏傳。惜逢戰事，未竟全功。三十年來，弘宗演教，法緣極盛。誨人不倦，皈依座下者，無慮數十萬人。律已謹嚴，居恆訥寡言笑。雖居繁華都市，不易山中素抱。淡泊爲懷，卓然自立。冬夏一衲，食不知味。以簡馭繁，以德勝威。內絕愛憎，外無親疏，不以貴賤易念，一應之以平等慈心。爲滬地佛門所罕見。著有二課合解、金剛經易知疏，並刻印古德經疏數十種行世。一九五〇年春，略示衰象，闕於華頂、法藏寺兩寺未盡事宜，咐囑其徒慧開負責完成。至農曆四月十七日，預知時至，沐浴更衣，面西端坐，於大眾念佛聲中，泊然而寂。春秋七十。遺骨塔於華頂。一代龍象，猶得瞻仰於白雲深處焉。

德森

德森，楊氏子，江西興國人。年三十一，於福建報恩寺出家。受具於江西寧都湛田大乘寺。爲人誠樸。森親見其師今彩和尚念佛坐化，大爲感動，故亦專誠念佛。畢生弘揚淨土，不遺餘力。恆言：「佛法鑰鎖，唯在斷惡、修善、度衆生。此三事外，更無別法。三者各臻其極，即自圓成佛道。」皈依弟子甚衆，遠及南洋各地。原住上海法寶館。民國二十六年，卓錫蘇州靈岩，掩關於山之東關房，足不出戶者二十餘年。印光大師創建弘化社，印施佛學書籍，得其助力甚多。四大名山志及淨土聖賢錄三編，整理編印，皆其力也。示寂前數月，曾印施無量壽經四千冊。其時紙張印刷，都極困難，森以毅力，卒告完成。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臨終前一周，致書弟子云：「不久人世。」並安排身後各事。時略感微疾。十六日臨終，命人扶坐，連呼：「決定成佛！」三聲，安祥而逝。室有異香，數日不散。遺體坐龕，面目如生。荼毗檢得舍利甚多，由弟子取回供養。世壽八十，僧臘五十，塔於靈岩。

慧行

慧行，杭州市郊西溪花塢人。二十歲後，出家於良渚大崇福寺。受具已，於花塢自結茅庵，居三十餘年，無事不出庵門。朝暮課誦，寒暑無間，恆持彌陀聖號。民國十三年三月初八日晨，對其徒瑞茂說：「我今日身體不適，替我打盆水來洗足。」洗畢，跏趺端坐，念佛而逝。世壽八十六。

寄東

寄東，安徽人，貌魁梧，性豪爽。曾從戎，任團長。新婚三月而妻亡。悟世無常，乃出家。受具後，住持南京靈谷寺。有權貴來訪，執事僧爲備新衣，請於明日接見。東拒之。隻身赴南洋，卓錫於檳榔嶼。人見其貌古神清，定慧非凡，言簡而義超，皈依者甚衆，爲建極樂寺，香火殊盛。東厭其煩，復回國。得檀越之助，於安徽黃山覓一蘭若，一住十年。後擬重遊檳榔嶼，至滬待船。因九一八軍興而阻，寄住上海佛教居士林。林中啓建佛七，請東開示，爲講說心經要義，聞者嘆服。一日謂林友邵聯萼曰：「借汝辦公室暫住三日，我要往生西方淨土。」聯萼不之信，問曰：「師

有把握否？」東曰：「我不誑汝。」因令將房門反鎖，三日內勿送飯食。聯萼尊囑。第二日，從門隙窺之，見其尚有呼吸。迨第三日下午四時窺之，則已作吉祥臥而逝矣。翌日探其頂門，猶如火灼。

覺照

覺照，浙江仙居人，中年出家於天台國清寺。其妻亦爲尼。照恆破衲敝屣，不事盥洗，人皆惡其邈邈而遠避之。常持金剛經，念佛號，修密行，不使人知，人亦莫之知也。惟與看山道友銀火相善。遇有檀越來寺齋僧，則走避之。民國廿七年春，一日，出其所蓄銀幣二百五十五元，交與常住充齋糧。謂人曰：「三日後，吾去矣！」並將古玩茶杯一只，水晶鏡一付，寶劍一口，分贈道友。剃髮沐浴，以待示寂。要求寺中職事，給與棺材一具。越二日，囑所相善者玉凱、銀火二人曰：「明晨打四板時，來寮房喚一聲。」屆時往喚。照則穿海青，披袈裟，整冠履；香氣四溢，見者肅然。兩人陪照健步至大殿，隨衆做早課畢，遍禮寺內各殿堂佛菩薩羅漢像，至伽藍

前，俯伏不起，掖之，已逝矣。壽七十六。

顯根

顯根，浙江溫嶺人。不識字，中年出家。初嗜煙酒，後淨戒行。居天台山靈峯庵。凡國清、華頂、高明諸大叢林，有經懺佛事，必請根參加。人只知其善梵唄，不知其精修梵行也。根每逢人，只稱一句阿彌陀佛而已。民國二十八年春，忽向山中諸庵僧告假云：「將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適國清寺住持顯蓮居必明庵，問之曰：「生西方有把握否？莫貽笑於大家。」根答：「一句彌陀，生西不疑。平時打包，佛不欺我。」初，根恆蹠躩於庵前山後，自告假後，足不出庵門，終日趺坐，念佛不輟。二月十五日，有沙彌至靈峯庵，見根於庵門外，面西趺坐，合掌當胸。庵門已鎖，而鑰匙則斜插右衣襟上。呼之不應，氣息全無，唯頂尚熱。沙彌奔走驚呼，各庵四衆咸集，交口讚嘆，敬仰不已。年七十五。

晴朗

晴朗，湖北安陸府鍾祥縣人。俗姓鄢。十九歲，以童身披剃，法名寂效。遍朝名山，遠赴印度，請舍利於釋塔。至西天目山，駐錫禪源寺，爲首座，閱藏七載。建舍利殿於寺左。住養老院。民國二十年，衆舉任方丈，辭不受。日夜誦經坐禪。四衆來請開示者，座常滿，無不如願而返。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設浙西行署於寺內，朗乃遷至楓嶺鄉上駱家，請駱友祥代建蘭若。朗宗說兼通，性相圓明，一以淨土爲歸宿。道行高超，辯才無礙，爲民國以來浙西大善知識。著有「八識規矩頌解」、「閱藏隨筆」。民國三十三年春，皈依弟子施友烟、方幼壯同往拜謁，朗預示本年十二月十四日午時往生。屆期，命筆成偈云：「此去不尋常，身心已兩忘。淨光慈攝我，當下即西方。」午時正，囑助念，面向西方，趺坐而寂。體軟如棉，頂門一日夜，尚不退溫。世壽七十一。建塔於西天目山大樹王側。

澄舟

澄舟，廣東饒平黃崗金氏子，幼失怙。稍長，即萌出世志，持不殺戒。屢白母求出家，母許以終養後。民國二十四年春，母喪成禮，乃航海至南澳疊石岩，禮純寂和尚求落髮。寂和尚見舟誠樸耐勞，翌年秋，爲之祝髮。冬十一月，赴潮州開元寺受具戒。二十六年孟春，南歸疊石岩。樵汲炊春，獨任之，數載，不少懈。暇則跏趺坐念佛。有布施者，則以供佛，或賙給貧苦。平日不蓄錢，鶉衣百結，生活雖苦，甘之如飴。一生不妄語，無貪欲，不瞋恚。嘗語人云：「出家人爲了生死而來，吾顛預，自慚不能利他。然念切安養，得往生足矣！」庚辰仲秋，自疊石岩趨黃岡，侍寂和尚疾。匝月，脅不抵席。重九日，寂和尚西歸，舟亦積勞成疾，月餘方瘥。深悟娑婆之苦，益切生西之願，日課佛號數萬聲。壬午，發願參禮曹溪南華，依虛雲禪師座下，期年。禪師以其誠實，使職堂主，再命再辭，強之，願充夜巡。如是年餘。所得新油，盡供佛前燈，分釐未敢自給。同修多重之。丙戌春杪，由韶返開元寺，途次略感風寒。抵潮後，病雖亟，仍日持佛名數萬不輟。季夏初某夕，曾三見觀世音菩薩現身，知生西時至，念佛益力。語素知弘嘉曰：「祈子於十三日晨邀集衆師念佛，助余往生。」叩之至再，乃舉是夕所見對，並戒勿泄。於是自理所有，備生西必需外，餘

則一針寸縷，均以散衆結緣。並書偈云：「人門十二載，常禮阿彌陀。今得因緣滿，回見阿彌陀。」及期，晨七時，衆集舟室助念。舟起趺坐，精神煥發，若無疾然。衆有賀其生西者，輒合掌致謝，與衆以西方爲期。當午，尚進餐。及晡，忽西向注視，謂觀音已至。且高誦觀音聖號，衆和之。約食頃，向衆作禮曰：「舟行矣！」端坐而化。晚八時人殮，肢體柔軟，頂門猶溫。時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世壽三十七，僧臘十。

松月

松月，名仁和，安徽桐城人，落髮於本省貴池縣南泉塔能發座下。民國十八年春，至南京寶華山受戒。後雲遊參學，詣天童，親近圓瑛，參禪不契。慕靈岩念佛道場，於二十二年正月到山。方丈妙真許其進堂念佛。不久，囑司如意寮香燈，照應病僧。月不辭辛勞，黽勉盡職。凡進寮養病者，不分親疏厚薄，一視同仁，悉心照料。見有經濟困難者，大則代爲設法，小則自行布施。遇病人汗穢不潔，一一代爲洗滌，

如見病勢沉重無望，即時時開示策勵，使其萬緣放下，一心念佛。若神志昏迷，不知念佛，則從旁連稱聖號相助。有時病人過多，月日夜侍候，不暇睡眠，以致雙目發赤，仍不休息。夏季久旱，寺中井涸，月則逐日於他處挑水供衆。在運水時，一面行走，一面念佛。妙真念其執勞已久，且患肺疾，於三十五年正月，請其任書記，囑靜養修持，不必隨衆作務。月以此默持佛號，求早往生。舊曆九月十月間，告坐關僧了然，即欲往生。至十一月十一日，又向了然告假說：「今日見後，恐不復見，最多再留七天。」所有財物，安排分散妥當。十六日，有蓮友來問疾，並供麵食。月略嗜，且言：「此是我最後進食。」問：「有何痛苦？」回說：「沒有。」「能念佛否？」回答：「歷歷分明，明天佛誕，我當往生。」問：「可有把握否？」答曰：「我自明了。前念氣斷，後念即生。」又說：「用功要在平時。如定時鐘，綿綿密密，不間不斷。信深願切，命終決定往生極樂。」十七日上午，庫房執事慈海至，月向其合掌說：「我今日往生，以後西方再會。」又道：「方丈和尚外出，今天不回，不再等候，請你代致謝意。」遂右脅臥，不復多語，少頃，安祥而逝。彌留時，尚能張口念佛。平時多痰，去時全無。隔日裝龕，口唇轉紅，笑臉如生，手足柔軟，光潤異常。

世壽四十六，僧臘十七。

戒塵

戒塵，俗姓邱，字滌吾，湖北漢川人，年十九出家。與虛雲禪師結爲禪侶，住終南茅蓬。棲心禪悅。曾患病。在夢中念往生咒不輟，忽見茅蓬都作金色，光明遍照。醒後，病苦全消，方知緣在淨土，於是專修念佛。清光緒末，至雲南鷄足山，掩關三年，修持般舟，兩足盡腫，堅持不懈。旋赴杭州，入華嚴大學，深入教海。著「華嚴一滴」，及「華嚴五周四分七處九會圖」。更赴常熟佛垣寺，掩關三年，篤志淨業。編輯「蓮社明訓」、「淨宗要語」等書。返雲南，建立淨業蓮社。塵性行篤實，戒律精嚴，熟諳教典。有來請益者，解答皆能使之滿意。皈依者數萬人。當地筇竹古刹，頹廢已久，塵任住持，領衆操作，不辭勞瘁，寺宇一新。旋詣雲棲（雲南）講「四分律」。一日早起，忽傾跌，遂臥病。侍者進粥，塵說：「太陽已經過午，我持律數十年，何可在最後犯戒？應即爲我助念。」至晚，氣息漸微，遂示寂。時爲民國三十七

年五月二十一日，世壽七十。人龜，容顏如生。七日茶毗，四衆齊集，念佛聲動山谷。薪盡，得舍利百餘粒，藏海會塔內，遺命也。

明達

明達，浙江湖州人。年十八，投杭州海潮寺出家。雲遊名山，參訪善知識。以一亭之介，掛錫上海法藏寺化身窰。得窰主滿月啓發，專志念佛。一九四九年，達已高齡八十，忽語人云：「行將去矣！」人亦漫然應之。八月二十三日早餐後，向滿月及同參告別，說：「我要去了！」衆問：「何處去？」答曰：「西方極樂世界去。」咸曰：「休哉言！汝健康如恆，無少恙，何能助去？」達說：「業報已盡，要行便行。」並對滿月云：「謝師激發我念佛，今得往生，是師所賜。我有銀幣四枚，以作身後火葬之需，今以給師。」滿月曰：「此事由余負責，勿慮。但余自出家以來，未嘗目擊有往生者，今幸遇師，可云有緣。惟願師迴入娑婆，普度衆生。」達曰：「諾！」旋又告滿月：「有皈依弟子曹某住大世界，煩師爲我召之速來，遲則不及見

矣。」滿月乃馳車速曹至，達已跌坐合掌念佛，將欲逝矣。見曹來，點首一笑，遂化去。

念性

念性，湘潭人，自幼出家。曾參禮普陀印光法師。日誦「金剛經」。參禪之餘，研習「梵網」、「楞嚴」、「法華」諸大乘經。駐錫天童五十餘年，處閑寮，默默同參。究心律部，梵行高潔。一九五〇年臘八日，自知世緣將終，囑香燈請昌修至，將己所藏「傳戒科儀」一部相贈，告以明春歸家，所留衣物，請代分贈結緣。新春初四日，略示不適。午後，又請昌修至，問修何日下山。修答，約在初八九。乃留修過十二日再去。十一日晚，昌修復來探詢，性勉以盡心維護常住。並云：「我將於中夜二時往生淨土。」及夜半，性請眾助念彌陀聖號，從容搭衣坐床上。於二時正，含笑化去，頭頂熱氣升騰。世壽八十二。

道聰

道聰，寧波天童寺書記，福建人。清末，詣天童求戒。時寄禪和尚爲住持，棒喝峻嚴。聰爲侍者，頗有契人。遂住寺修學，不復他往。維護常住，具見赤忱。數十年來，衣單所得，悉以供衆。平時持誦大悲咒、法華經、彌陀聖號甚勤。一九五一年初冬，六十九歲。自知色力衰退，世緣將終。於十月二十四日夜，至同參昌修寮房告假，並請託後事。次日立冬，又託人請同參海岸至，面託與昌修料理火化及遺物結緣等事，並向各道侶告別。即靜臥待終。至十一月初一日晨，四板響起，起床盥洗，焚香禮佛畢，示吉祥臥。請大衆助念，約一小時，安祥而逝。

今達

今達，湖北人，住寧波天童三十餘年。刻苦勤勞，平日默無一言。一九五一年

冬，略受感冒，請假三天，在己寮房中精進念佛。至第三天，夕陽將墜時，與衆珍重告別，安坐而逝，世壽七十二。

洪林

洪林，山東人，住寧波天童寺二十餘年，歷任諸職。早晚隨衆，不廢課誦。徹夜靜坐，脅不至席。晚年更加精進。解放後，組織生產，帶頭勞作。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初，偶染風寒，飲食遂減。病中跌坐不臥。一週後，於午夜，整衣面西端坐，與諸友好含笑告別，安祥往生。年五十九。

遍和

遍和，姓謝，四川新津縣人。身長不滿四尺，面貌奇醜，目睛藍色，蹙足，不良於行。衣衫襤褸，塵垢遍身。自幼父母雙亡。一九一二年，二十四歲，就峨嵋山長老

坪禮普雄和尚剃染。越二年受具，爾後即行脚朝禮四大名山。一九二六年至上海，在大場寶華寺及南市海會寺，任香燈多年。一九四二年後，住中山南一路七六五號法藏寺化身密內，隱居潛修。平時不樂言談，終日持阿彌陀佛洪名，並念七如來聖號不輟。樂於侍候病僧，不憚辛勞，不厭臭穢。每夜參加蒙山施食。一九五四年，年六十六。是年三月二十九日，忽沐浴更衣，剃頭搭衣，向化身密當家滿月告假說：「不久要離寺他去。」至四月初二日，又整衣禮辭滿月，取出生平積蓄，請為打佛七。並預請所熟識道友七位，參加法會。餘款充五台山與天童寺道糧，及法藏寺、金剛道場兩處漿粥供衆。所有衣物，分給衆人，安排諸事甚悉。四月十四日晨，又向滿月說：「三天後，決定去。」遂將衣服及寮房收拾清潔。果於四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半往生。一切如常，毫無病苦。臨終前呵呵一笑，自在化去。

照慈

照慈，生於上海南翔鎮，呂氏家。性好施與，兒時即能以己之果餌讓諸鄰童。迨

長，遇親友之困難者，輒喜解囊相助，毫無吝色。十六歲，習業某運輸行。二十六歲，被擢爲該行負責人。翌年，值店主之子盛年病故，臨終呼號淒厲，聞者酸楚。慈受此感觸，乃究心生死問題。適印光大師在申弘法，慈得聞淨土教義，歡喜踊躍，遂發心持名，求生西方。凡遇親知，即以淨土法門相勸。二十六結婚，越六年，妻病逝，因無子女拖累，乃棄商出家。隻身赴杭。先至城隍山瓢羹石，最後定居紫陰山福壽庵，專修淨業。迄至解放。其間接引善信，同修淨土，向化頗衆，法緣極盛。自一九七四年二月起，胃納不佳，身患水腫，骨瘦如柴，肢節酸痛，需人經常按摩。延至初秋，米麥不進，但飲流汁。示寂之日，忽瀉下瘀積，全身水腫頓然消失。是日爲農曆七月二十九日，恰逢地藏聖誕。當夜九時五十五分往生。捨報前五分鐘，弟子捧三聖像，令其瞻仰，助合掌致敬。後又用力撥動念珠，默持聖號。歿後，面色如生，肢體柔軟。慈居恆勉人，斷惡修善，念佛求生外，尤重放生。所放生物，無慮數千萬。其學佛得力處，在於篤實專勤。雖在病中，神志清楚，時與來訪者演說法要。直至彌留，誨人不倦，恆爲衆弟子所稱道云。

了願

了願，俗姓陳，湖北黃岡縣人。曾爲黃冠，旋悟法非究竟，於十九歲出家爲僧。父某，見子出家，亦捨俗；平時隨衆坐香，而默念佛號；臨終，預知時至，身無病苦，作務如常，安祥坐脫。願見其父精進念佛，歸宿如此，大爲感動。以故懇切持名，日課一二萬以爲常。曾行腳參訪四大名山，及終南、天台各地。後至普陀謁印光老人，請示禪淨宗旨。願於禪教俱有深造，而歸心淨土。歷任揚州高旻寺首座十餘年，及上海靈山寺、龍華寺住持。於滬、杭、蘇、常各地，弘法三十餘年。解放後，住上海。嘗講「楞嚴」、「彌陀」諸大乘經，法雨遍灑江、浙兩省，善信皈依者甚衆。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凡求謁者，普勸吃素念佛，求生彌陀淨土。晚年居佛子園，二六時中，持念聖號不輟。文革時，忽病中風，言語蹇澀，手足拘攣，經醫治療略瘥。至冬至前，偶感風寒，勞倦欲臥。對弟子說：「我已親見阿彌陀佛。身無病苦，心不迷亂，必當往生極樂。」至半夜，復言：「佛來！」遂高聲念佛。漸漸聲

低，唇猶微動，安祥而逝。時爲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清晨，壽八十六。

錦揚

錦揚，號汝愚，浙江新昌縣澄潭鎮人，父張根玉；昆季六人，揚行三。其父因家境貧寒，無力撫養，欲賣與祇園庵主爲僧。庵住持顯華，初未允。繼見揚爲人誠樸，遂予收留，給其徒了明爲徒。剃度之年，才十一歲耳。初在庵中時，需應酬世俗經懺，揚爲適應環境，只得隨喜。迨年稍壯，即謝絕應赴，專事清修。十六歲，往天台國清寺受具。戒期圓滿，出外行脚，參訪天童、阿育王寺。於上海法藏寺，親近興慈老人，聽講經教多年。最後仍回新昌大佛寺養道，直至圓寂爲止。平日修持，以淨土法門爲主。二時課誦外，兼誦地藏經，並修大悲懺法，寒暑無間，數十年如一日。師祖顯華，頗擅針灸。揚得其傳，課餘爲人療疾，多能著手成春。檀信供養，除正當用途外，輒轉作其他功德，及放生之用。常曰：「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吃著不得了，披毛帶角還。」幼好鑽研古籍。平時待人接物，一秉至誠，說法利生，非常懇

切，故深得地方人士敬仰。當八十高齡時，漸覺精神上委靡不振。是歲十月初，病勢日重，飲食不進，但神志清楚，恆就臥榻誦經念佛如常。於一九七六年國曆十月七日，清晨二時許往生。其姪張伯華及淨友康智淨時適在側，見其雙目仰視，合掌作禮，似有所矚，當即念佛助其往生。遂面西吉祥臥，在念佛聲中，溘然而逝。逝後，全身都冷，四肢柔軟。越三小時人殮，頭頂猶溫。滿室異香，經久不散。

寒葉

寒葉，安徽黟縣葉氏子，嘗肄業於上海震旦大學。性柔和，少研儒學，明修齊治平之道。工於詩，博通外典。浮沉宦海，歷二十載，兩袖清風，依然故我。涉世既深，夙因斯發，投九江甘棠湖烟水庵披剃，時年四十一。翌年，受具於湖北廣濟大藏寺。爾後行脚參方，研教習禪，一鉢孤身，飄然雲水。一九五〇年三月，至天台高明寺。寺為隋智者大師道場，明季得幽谿傳燈大師復興。師潛居近卅載，不好遊族姓家，三閱大藏，深通玄奧，洞明諦理。篤修淨土，夙興夜寐，禮懺持名，寒暑無間。

解放後，寺內香火凋零，僧散大半，師堅持自修。雖艱難困苦，矢志不移。夜每禮彌陀懺爲常課，不輟。日中友好訪華團蒞寺，師贈以詩云：「一乘妙法肇天台，千載同宗海外來。應是靈山曾一會，孤帆遠訪幾多回。」又：「秋光絢麗菊花天，恰是豐收大有年。爲祝友邦多勝事，了知佛法自無邊。」晚歲患微疾。於寂前，預知往生時至，分贈衣物，與衆話別。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晨，寺衆爲念普佛，是時葉尚在室內經行念佛。迨普佛畢，衆往視，已面西右脅逝矣。世壽七十四，法臘三十四。

了道

了道，字心慧，江蘇崇明人，早歲出家，曾遍禮諸名山。在崇明，倡組崇明蓮社、啓東佛教會，興葺雲林講寺。因積勞成疾，乃閉關雲林，藉資休養。道初住靈岩，曾爲印光大師所器重。其後復從妙真之固請，再至靈岩，任都監職。一番規劃，頗著勛勞。未幾，以色力不勝，遂偕弟子古若，重返雲林。舟車勞頓，疾作。道欲勿藥，重以弟子堅請，不得已，服一劑，未見效。因語古若云：「人生只如此，吾願可

究竟。」後三日，病可瘳矣。迨至三月（三月二十五日），晨興，忽曰：「後三時，吾將西歸，爾等好好修行，勿作世俗態。」已而命設香案於寢處，並囑懸三聖像，令弟子同念佛號。迄十時三十五分，合掌含笑，於念佛聲中，安祥而逝。

明元

明元，原住蘇州虎嘯塘岸放生寺，由妙真和尚接往靈岩。文革中，遷居天平果園樂園工區，即靈岩農場原址。元爲人沉默寡言，虔修淨土。專持萬德洪名，精進不懈。年九十一，是歲冬季往生。往生前三日，親將臥床整理清潔，向同居僧告假。衆見其無病，咸不之信。三天後，元於床上央人扶起端坐。身無病苦，意不顛倒，雙手合掌，念佛往生。

霞明

霞明，湖北人。出家於福建鼓山湧泉寺。參究向上，頗有契人。雖是禪宗尊宿，但潛修淨土，專志念佛。行脚數十年，閒雲野鶴，居無定所。朝禮各大名山，所至絕不留戀。過寺討單，聞鐘上殿，按時坐香。禮念焚修，精勤不懈。鎮江金山寺，尊爲首座，乃終老焉。明戒律精嚴，儉樸異常。好施與，凡身外之物，人有所需，輒以饋贈，從無吝色。好食供衆，粗糠歸己。遇有供養，轉送常住，不私享。見同參病僧，輒精心照料，絕不辭勞。皈依弟子甚衆。世壽八十五。往生前一周，預知時至。分函各弟子，告以即將西歸。所餘衣物，悉以施人。至時，沐浴更衣，毫無病苦，趺坐而化。

慶豐

慶豐，住蘇州郊區黃豆芽村拈華庵。一生專修苦行，禮誦華嚴，歸心淨土。日惟趺坐念佛，夜則但坐不臥，數十年如一日，從不與人閒談雜話。有進謁者，則以人世無常，老實念佛，求生淨土爲勸。皈依弟子甚衆。不取香敬，不受供養。堅不可却

者，轉以施人，不以自奉。往生前，預知時至，沐浴更衣，端坐而化。世壽八十餘歲。茶毗之日，弟子畢集。舉火時，衆見豐身處虛空，坐寶蓮華，兩側有童侍立，片刻乃滅。見聞之者，皆歡喜讚嘆，緣是而發菩提之心。今蘇郊尚有能言其事者。

靜權

靜權，浙江仙居人。爲童子時，聞寺僧誦經聲，即萌出世志。二十七歲，在天台山國清寺充圓頭。因得親近台宗尊宿，如永智、敏曦諸法師。師早年勤奮學習，夜間每借月光讀經，無月之夕則專事禮拜，因得盡通諸經論。在諦閑法師會下，任主講數年。曾創辦佛學研究院，造就僧才；建妙法堂，導修止觀；又創安養堂，以安衰老。師每晚必施蒙山法食。大小佛事，必以誠敬爲主。嘗示學徒：「仗施主之香花，培自己之福慧。」日常生活艱苦樸素。四十餘年，弘經護法，不遺餘力。教演天台，行歸淨土，朝修十念，暮持觀經。年七十九，頓現老病之相，在大衆念佛聲中，含笑而逝。

澹雲

澹雲，俗姓朱。於一九〇一年五月十五日，生於浙江樂清大荊柏楊村。幼喪父。十二歲依溫嶺常樂寺月曇和尚出家。十九歲受具足戒。二十歲到寧波觀宗寺，親近諦閑老法師，習天台教理。後又親近印光大師。三十六歲任溫嶺縣明因寺住持。四十四歲任觀宗寺佛學院院長。四十六歲遊歷諸方。四十九歲任天台國清寺住持。凡二十有六年。解放以來，曾被選爲省人民代表、省政協委員、中國佛教協會理事。天台爲東南名勝，梵宇林立，而國清寺爲天台梵刹之冠。自隋代智者大師開山以來，代有高僧，法流不絕。澹雲任職之初，改革方始，檀施之源外絕。乃率領大眾，遵循百丈遺風，躬耕自給。遂令全寺大眾，四事無缺，通風不替。文革中，全寺破毀，澹雲亦身陷囹圄。而能安之若素，不屈不撓，其忍波羅蜜有如此者。澹雲曾手編天台宗講義一卷，供初學研究。作法華經頌二十八首，寄贈東瀛，大受嘉嘆。與幽谿寒葉法師爲契友。早晚不間於六念，繁忙不廢於攝心，脅不至席，食甘藜藿，其解行有如此者。一

九七五年秋，九月患疾，然猶能扶病見客。至十一月十五日亥時人寂。三日前，預囑後事。寺務一切，委靜慧法師負責。屆時毫無病苦，合掌向大眾告別，念佛而逝。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六。

佛乘

佛乘，俗姓彭，湖南桂陽人。從小在當地小廟出家，年稍長，聞歧山道風頗為興盛，即前往參訪。未幾，又往衡州羅漢寺楠檀林，掩關打七，有省。後遇道階法師，令往南岳，親近默庵老人。老人一見之下，深加器重，口授唯識義。師親侍有年，於性相二門，俱能通徹，頗為同道所讚揚。師常稱佛恩難報，因燃一指，以報佛恩。曾因天童邀請，宣講楞嚴。以後即居無常，隨緣化導。民國十一年，主席南岳祝聖寺，從受戒法者三百餘人，倡辦僧學及佛學講習所。次年交待院事，退居福嚴寺靜養，忽示疾。於十月十二日，沐浴更衣，面西跏趺而坐。同參安德法師問道：「老法師是當世宗匠，今逢最後一著，應該猛著精進，留做後學標榜。」師答：「諾！」於是合掌

念佛一聲而寂。年五十一。遵遺囑，瘞靈骨於福嚴寺之普同塔中。

傳信

傳信，字清華，四川三台縣人，於峨嵋山金頂禮海福禪師出家。民國五年，寶光寺冬期受具足戒。十一年掛單於浙江嘉興縣城北二十里池西鄉之棲真寺。寺乃明雲谷禪師塔院所在，爲當地名刹，始建於宋，代有興廢。清光緒二十六年，蓮仁和尚住持該寺，重修大雄寶殿及千佛閣、西方殿。寺中設念佛堂，堂中淨課，每日四時作觀、二時功課、二時懺悔，猶有紅螺雲棲之遺規，十方海衆歸者甚多。師遊方到寺之翌年，復請假朝禮五台。朝台歸來，入念佛堂，篤修淨業。民國十三年夏曆四月十八日晨，念佛坐化，世壽五十有五。往生前一月餘，告寺內知客師，將有遠行。知客師問何往，師云有去處。知客喻之言：「能往西方淨土，是最好的了！」師曰：「諾！」往生之日，早課畢，師先在佛前展具頂禮。次到方丈，向蓮仁和尚告假，頂禮長跪，請求開示。和尚問何故。師言：「機緣已熟，自當往矣！」和尚隨向他開示說：「努

力念佛，必定如你心願，往生西方，得見彌陀。」師叩謝而起，回堂趺坐念佛，不改常度。衆見師頂上熱氣薰蒸，就視之，已泊然化去矣！

修無

修無，營口人，磚瓦匠出身。因感人生多苦，屢思出苦之法。後聞人言念佛能離苦得樂，遂發心念佛。出家後，念佛心益懇切，逢人亦必勸之念佛。民國十八年，諦閑法師在哈爾濱極樂寺傳戒。師發心在戒期中，侍候病人。住寺才十幾日，忽說要走。監院師問：「走向何處去？」師說：「我不是往別處走，是要往生。請監院師慈悲，給我預備幾百斤劈柴，死後焚化。」監院師問：「你幾時走？」師言：「在十天以內吧。」第二天又對監院師說：「給法師告假，我今天就要走，請給我一間房，再找幾個人念佛送我。」送者請留偈作紀念，云：「我做苦工出身，不會作詩偈。不過我有一句經驗的話，可以告訴諸位，就是：「能說不能行，不是真智慧。」於是大衆齊聲念佛。師面西趺坐，隨衆念佛。不到一刻鐘，已往生矣。人龕，面目如生。諦閑

法師親見其事，嘆爲稀有。

修航

修航，黑龍江省拜泉縣張氏子。少以品學聞鄉里，爲小學教師。年四十，忽思出世。禮瀋陽永安寺智如法師爲師，法名仁荷。民國二十四年，於呼蘭淨土寺依倓虛大師受具足戒。是年至青島，習天台圓頓止觀。閱法華釋籤，深有悟入。二十六年從弘一大師學律，誓盡形壽護南山宗。及聞弘公人滅，痛不能已。復取公咏菊花偈，銘諸座右。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標矗晚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其爲法之心，可見一斑。日中一食，常坐不臥，效靈峯大師禮占察懺，感獲清淨輪相。爲湛山戒學教授，立身嚴正，依四念處行道，不以世法干懷，敝衣草履晏如也。待人直言不諱，或短其不通世故，夷然不顧曰：「寧受熱鐵輪旋頂，終不以佛法做人情也。」偶染微疾，知不起，取手自圈點律典二十一部送藏經樓，餘五十餘部，標號抽籤，與大衆結緣。緇素有饋藥資者，均送齋堂供衆。臨終命學者唱普賢行願品，迴向西方。凝

神觀佛，正念分明，吉祥而逝。時爲丙戌三月十二日中夜，逾時頂相猶熱。世壽五十有二，僧臘十二。

通理

通理，俗姓曹，江蘇蘇州人，業中醫。年五十九始聞佛法。閱印光大師文鈔，於淨土法門深生信仰，到浙江天台禮慧蓮和尚祝髮。民國二十九年，年已六十二，仰慕靈岩淨土道場，遂上山隨衆念佛。未幾得妙真和尚允許，住普同塔院。師自住進塔院後，萬緣放下，毫無留戀，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民國三十五年夏天，漸覺身體衰弱，飲食減少，住如意寮休養，仍手掐佛珠，念佛不輟。七月十五日夜，鐘鳴九下，仍在院內階前乘涼念佛，忽對香燈師道：「我要回房。」香燈師扶入房內，師云：「我今晚要生西去了，趕快點燈來。」說罷，上單養息，默念聖號至十一點鐘，香燈喚之不應，急請諸師助念。方經片刻，師已安祥坐脫。次日入龕，頂門猶溫，面貌如生，光澤異常。

宏慈

宏慈，號妙覺。本名喜生，俗姓張，陝南安康人，漢留侯張良後裔。師幼時即與常兒異，秉性沉默，不好嬉遊，有出塵之志。稍長，投南山禮大行尊者爲師，剃染離俗。壬午年春，至西安卧龍寺，從朗照法師受具足戒。因聞善知識教，深信淨土法門，三根普被，九界同歸，諸有頓超，一生成辦。乃往翠華山淨業院，專修持名念佛法門。日夜翹勤，用功不輟，歷時五年，衆來請益者隨機酬答，要言不繁。師雖爲大衆所景仰，但居常卑以自牧，無驕矜之色。丁亥年夏，預知無常時到，起精進七，禁語不眠，專誦大悲神咒。九月廿五日佛七圓滿。是日午後，誦大悲咒畢。迴向，即面對西方。瞑目趺坐，如入禪定。衆見師顏如朝霞，唇似渥丹，以手探之，則全身冰冷，惟頂熱如沸。於是大衆齊集稱揚聖號，爲師助念。寂後依法荼毗，遺灰中，撿得金紅紫白藍青灰七色堅固子二百餘粒，師示寂之期，乃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也。

彌高

彌高，俗姓仲，江蘇如皋北鄉戚家莊人，兄弟三人皆捨俗爲僧。師年十九，在如皋西場鎮觀音庵剃染，庵乃如皋定慧寺下院，定慧寺爲如皋馳名叢林。師年五十餘至定慧寺，六十多歲選爲方丈，前後住寺三十多年。宏法利生，不遺餘力，爲地方人士所稱道。平日修持專誦法華。一九五八年舊曆六月十九日，觀音聖誕日，念佛坐化，終年八十四歲。

寄蓮

寄蓮，俗姓黃，浙江黃岩人，十六歲出家。天台靜權法師，師之法兄也。師後至蘇州倉米巷隆慶寺，依靜觀法師座下繼承衣鉢，住持隆慶寺，達數十年之久。曾開過三次大戒，最後一次在民國二十三年。師爲人正直慈悲，經常勸人老實念佛，持誦金剛經、大悲咒、普門品，始終不輟。一九五六年農曆十月初十日上午九點，了無病苦，念佛坐化，世壽八十有六。

虔法

虔法，安徽人。四十歲時，在寧波天童寺受具足戒。四十餘年，熱心常住工作，艱苦樸素。精進用功，老實念佛。歷任飯頭、圍頭等職。師深信淨土，真爲生死，發菩提心。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農曆七月廿一日），師當衆宣告：「我將於三天內逝世。」並親自在一塊小木板上預先寫明生西之日。農曆七月廿四日（八月廿三），囑管庫房師父，將寮房內的常住物品，悉皆搬出。師脅不沾席，唯坐在一張椅子上休息，日夜如此。八月廿二日，即農曆七月廿三日晚七時，寺內幾位小沙彌爲之助念。翌晨，師神智清醒，就飲少量開水，問：「現在是幾點鐘？」是時適八時正。十時左右，師揮手示意，令助念者吃中飯，大眾換班助念。至午後一時零五分，身無病苦，在念佛聲中，安祥坐化矣。年八十四。

品興

品興，初名青福，俗姓鄭，福建福鼎前歧公社人。一九二九年，年二十四，投福鼎硤門鳳山瑞雲寺，禮見山和尚爲師。移赴普陀參學，充園頭、飯頭，歷經三載。二十七歲，受具足戒於普濟寺。同年朝禮五台碧雲寺，擔任行堂、寮火等職。一九五〇年，師年四十五，返福鼎禮太姥山白雲寺步德老和尚爲次師，改今名。五十八歲，駐錫南溪馬槽庵，又至鰲嶺昭明寺、枯嶺棲林寺。師在寺，不辭勞苦，起早摸黑，披星戴月，爲常住操勞。五十九歲，到平興寺。擔任生產骨幹，開荒種茶，任勞任怨，愛寺如家，怨親平等，歷盡辛勤，福鼎廣大寺衆均謂師爲末法生產修持之好模範矣。師一生崇仰淨土法門，遵循印光老法師教導，專心念佛，求生淨土。不做當家，不做經懺，不廣收徒衆。行住坐臥，念佛不斷。一九八三年，農曆七月初一，師早起覺不適。初十日向全寺告假，說：「今晨五時，見彌陀親來開示。五日後，上午八時當生極樂。」即將平日積蓄及衣物，交當家世行師，與寺僧結緣。命人致電家鄉前歧公社，言七月十五，八時生西。至十四日下午索清水一盆，沐浴更衣，端坐念佛。十五日上午，準時安祥而逝。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一。荼毗後，於骨灰中，檢出堅固子多丸，精彩奪目。遵遺囑散於大海中，與水族結緣。

性寂

性寂，俗姓關，遼寧人，畢業於東北大學外語系。九一八事變南來，拜見印光大師，蒙開示，即發心出家，時年二十六也。其後五十餘年，常住靈岩山，一心念佛，精勤無間。一九八三年農曆十月初八時，畏寒臥床，連睡四日，體力漸弱，飲食減少。朱智超居士往訪時，問：「要否請眾助念？或用錄音念佛磁帶？」答：「不需，我自有把握。」自是閉門不接訪問，一心念佛。於第七日，即十月十四日上午十一點零八分，吉祥而臥，身無疾苦，心不貪戀，意不顛倒，安祥西逝。年七十七，僧臘五十一。往生後，按靈岩飭終規定辦理，由常住委派八名寺僧，日夜輪班助念，於次日下午四時入龕，面目如生，四肢柔軟。師於病終前，將生平積餘三百元，助印淨土十要，餘款供眾結緣。並預寫遺書四封，囑於身後寄發親友。書中有云：「境界現前，我要去了。」火化後，於骨灰中檢出大小不同之各色堅固子、舍利花、琉璃珠等數十顆，有大如花生米者。

往生比丘尼

妙淨

妙淨，俗姓王，乃虛雲和尚之庶母。雲公生母早逝，由淨撫育成長。雲公之父，欲雲公兼挑兩房，爲娶兩婦。雲公出走後，同治三年，父病故，淨即率二媳同入佛門爲尼。所有家財，悉以施捨，一心向道。出家四十餘年，專志淨土。宣統元年農曆十二月初八日佛成道日，示微疾，念佛西歸。在彌留時，跏趺說偈云：「每因恩愛戀紅塵，只爲貪迷失性真。八十餘年如幻夢，諸緣空處本無人。」「今朝解脫生前累，換取蓮邦淨妙身。有緣念佛歸西去，莫於苦海久沉淪。」歿後，異香數日不散，端坐儼然如生。

廣華

廣華，俗姓謝，名彩娣。由父母命，十七歲與陳姓完婚。未滿一年，夫亡，遂剃髮出家，依蘇州香山吳楊里桃花塢曇華庵老比丘尼爲師。師見其誠懇，即將該庵交華，他去。華因得獨自住庵靜修。庵四面環山，人迹罕至。山頂有石刻四面觀音像，華每晨必登山頂，焚香燃燈，恭敬禮拜。誦彌陀經一卷、往生咒三遍爲日課，餘則精持彌陀聖號。日上山樵薪，出售所得，購置香燭燈油供佛。己則惟以手種果蔬，或採野草樹葉充飢而已。雖有善信上山禮敬觀音，供養及華，隨手施人，不以自享。柴草食物，或被入竊取，亦不計較追索。五十八歲，赴蘇洲西園戒幢寺受大戒。爾後，修持更精進。七十四歲，赴靈岩參加印公舍利人塔紀念，並自購骨灰塔位。即於次日晨，毫無病苦，安臥往生。時遠近來山善信頗衆，目睹此景，咸爲誦彌陀經，念佛聖號。歿後逾時，面色紅潤，肢體柔軟。扶之跌坐人龕，宛如生人。茶毗，得白色舍利十餘粒，舍利花數朶，皆白如水晶，光潔瑩潤，見者讚嘆不置。

果松

果松，蘇北鹽城人，身世不詳。三歲出家，就當地天妃宮尼庵，禮老比丘尼常德

爲師。松幼年即知精進念佛，兼習禪定。其師欲令管理庵務，並勸說：年過五十，用功未晚。松回答道：「濁世無常，流光迅速，設若壽命不到五十，豈不一生錯過？」因此不從師命，精進念佛如故。年十九，詣蘇州西園戒幢寺，求授大戒。一九四七年，蘇北發生戰事，師徒祖孫三人，乃棄庵來蘇。正值棲身無地，進退維谷之際，道逢胥門小木橋弄無難庵主比丘尼成慧。成慧問明情況，憫其飄零失所，遂接往庵中居住，供給膳宿。松在庵中，一住數年。一九五六年，松年三十九。古曆九月初六日，身無病苦，正念分明，安祥往生。在三日前，向成慧說：「我將於三日後西歸，請助念相送。」又道：「你可知念佛應如何念？我來教你。」成慧請其吩咐。松說：「持念六字洪名，要不快不慢，要至誠懇切，要一字一字的念。要念從心起，聲從口出，音向耳入。要念得清清楚楚，要聽得清清楚楚，不可囫圇含糊過去。念快了跟不上，念得過慢了，心要散亂。」成慧遵照指示，一字一字，不緊不慢，執持聖號；松亦隨念。如是三日，至初六日下午九時，松起身整襟，作跏趺坐。一面念佛，一面以手摩頭作授記狀，連作三圈。稍停更作，如是者三次。於十一時，向成慧說：「再會！再會！」泊然坐脫。

妙行

妙行，江蘇武進人，姓氏及身世不詳。曾任蘇州閶門內如來庵住持。民國九年春季，在常州天寧寺受大戒，得戒師爲治開老人。行心地仁慈，精持戒律，不喜攀緣。一生功行，唯持誦華嚴，精進念佛，迴向淨土。一九五六年三月間得病，念佛不輟。至九月十三日午後二時，面西趺坐，與徒義性告別，合掌高稱洪名，安祥而逝。世壽五十有七。

明常

明常，俗姓李，中年信佛受皈依戒。五十八歲，偕女明福，住蘇州木瀆鎮小桃庵。嗣依圓瑛法師剃度，受具戒於蘇州西園戒幢寺。平生專志淨土，晝夜持念六字洪名。一九六六年農曆十一月二十九日晨，預知時至，沐浴更衣，端身趺坐，手結彌陀印，持念聖號。其女明福，勸母臥下，不久復起坐。自言：「西方妙境已現，佛說不

虛。」急念南無阿彌陀佛不止。至九時，音寢微，面現笑容，安祥坐化。茶毗後，檢得舍利花甚多，色分黃白綠三種。遺言：「不准哭泣，不許服孝，不用建塔，以骨灰作饅頭施諸水族，結西方緣。」世壽八十，僧臘二十二。

妙勝

妙勝，俗姓朱，江蘇青浦縣人，適富商趙某。年四十四，遭不如意事，乃勘破世情，披剃於蘇州西林庵。庵主爲延十師，在該庵獨授大戒，請應慈老和尚爲得戒師。勝始研讀華嚴，終則歸心淨土。宗教皆通，辯才無礙。慈悲喜捨，樂善爲懷。將一生積蓄，塑像裝金，重修西林庵，煥然一新。年六十一歲，得病，自知時至。有雲林庵閔老師者，與勝素相識，夜得一夢，見勝授予白紙一卷，上書偈語四句：「昔日風光今何在，西方淨土早安排。今日真能離苦海，逍遙自在上蓮台。」閔醒即遺忘，旋又睡去。復見勝示偈，一再囑咐：「不可忘記，要給慈惠師看。」明日，閔見慈惠，始知勝已於昨夜往生矣！是乃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三日也。世壽六十有一。

永寶

永寶，俗姓羅，浙江黃岩縣人。母陳氏，夢見觀世音菩薩抱一女孩與之，且云：「此女大有善根，必使出家。」寢後產寶。寶年十二歲，母爲送黃岩優鉢羅庵，投式東老師太剃髮，法名文通。住庵三十餘年。參加農業勞動，隨衆早晚功課外，專持彌陀聖號。庵原爲黃岩唯一女衆叢林，後受時局影響，遂至衰落。因移居慈溪吉祥庵，及纓絡河頭定香庵。十年後，至上海成都北路九六一弄四號，建定心庵。棲心淨土，念佛不輟。待人接物，慈悲爲懷。戒律謹嚴，馳名遐邇。皈依弟子甚衆。開示痛切，惟囑：「老實念佛，求生西方。瞥爾錯過，得度無日。」云云。圓寂前七天，預知時至。對助念弟子說：「我已見觀世音菩薩，決定往生。」於公曆一九七六年農曆五月二十四日晚，在大衆念佛聲中，安祥而逝。世壽九十三。

圓信

圓信，汪階玉長女。適曹某，生一女，成年病歿。因悟人世無常，遂出家。住蘇州小倉口楞嚴庵。常持誦楞嚴，念佛不輟。道心堅固，數十年如一日。一九七六年秋，身感不適，即臥床不起。病危時，有道友對信說：「往生西方，最關重要。」信含笑點頭，合掌稱謝。始終正念分明，安祥而逝。面貌如生，紅潤光澤。時爲一九七六年農曆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八時，世壽七十有九。

宗如

宗如，俗姓黃，名志學，江蘇武進人，中年出家。早歲皈依圓瑛法師。披剃於蘇州紫竹庵，禮尼蓮淨爲師。六十歲，就寶華山隆昌寺求授大戒。一生精修淨土法門，戒律謹嚴，樂於施捨。於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圓寂。雖在病中，正念分明，預知時至。直至往生，念佛不輟。容顏潤澤，有過生前。世壽八十。

道因

道因，俗姓郭，揚州朔江縣人，住上海浦東爛泥渡路六二五號。幼即茹素，皈依高旻寺來果老人，行持淨業，兼事參究。中年夫故，乃勘破世緣，出家受沙彌尼戒，居蘇州善人橋馬崗山一小庵內。文革中遷滬。因曾蒙虛雲老和尚示修行法則，勸修淨土，從此恪遵不移。勇猛精進，一心持名。往生前，感微疾，自知不起，安排身後各事。臨終親見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正念現前，安祥而逝，世壽七十有一。終於一九七五年農曆五月初二日。

如蓮

如蓮，俗姓許，浙江天台縣人。嫁後，生一男一女。二十二歲，夫卒。族中大伯與人勾結，欲將蓮出賣。鄰居一念佛老婦與蓮相處甚厚，知其謀，竊以告蓮。蓮匿老婦家。老婦教蓮默持大士聖號，祈求垂護，得免劫奪。數日後，擬往嵊縣，路遙，不知所趨。至新昌，見一船經過，要求搭載。至嵊，見一青年尼在河邊浣衣，蓮即請求在庵暫住一夜。尼欣然，引見其師。師以蓮年青，舉止端莊，囑留庵內，佐理雜務，

並令學習功課。不久，師圓寂，其徒青年尼亦離庵他去，蓮遂繼承香火。住庵七年。抗戰軍興，蓮避難至杭，住祥符橋畔一庵中。解放後，庵改爲學校，復遷居大仙庵，住十餘年。蓮雖未受大戒，而謹身飭行，潔逾冰霜。蓮修持精進，欣厭心切，朝暮課誦，從不間斷。遇病不能支，必在佛前請假。日誦金剛經三部、彌陀聖號五千、往生咒五百。逢十齋日，則誦地藏經。所得觀施，充道糧外，輒以周濟貧乏。往生前一年，對人說：「我住世只有一年多了！」一九六五年，年八十四歲。正月某夜，夢見二僧，對她說：「今年二月，你將去世。」復就桌上，寫一「死」字示之。蓮一見歡喜。至二月十五日夜，又夢見二僧來說：「你十八日將去世。」醒後，召其侄至，立遺囑，囑咐後事。至十八日，香湯沐浴，請海善法師爲料理坐缸焚化等事畢，端正而坐，手結彌陀印，一心念佛，並囑諸道友助念，衆見蓮面帶笑容，毫無病態。至午時，安祥生西。

了椿

了椿，俗姓張，浙江臨安縣人，四歲出家於邑之丁田某小庵。清光緒七年，年二十七，受具於天台國清寺，戒畢回庵後，因庵小人多，乃遷至平陽香林寺。寺屋湫隘，不堪容衆，師竭力經營，建造大殿，及兩翼軒房，遂得安衆行道。魚鼓鐘磬之聲不絕於耳，爲遠近信衆所敬仰。師自奉儉約，待人和厚，一生維持講經道場，有七處之多。二六時中，行住坐臥，未嘗離一句佛號，數十年如一日。往生之年，時當二月初旬，偶感微疾，囑咐徒衆勿爲延醫服藥。專請大德來寺，啓建佛七，資助往生。是月十八日晚十一時許，師親見空中千手觀音現身，欣悅異常，至二十日半夜，問玄孫平蓮：「現在幾點鐘了？」答云：「十二點。」師欣然說：「好，此刻我可去了。」即從床上坐起，雙手合掌，向衆人說：「我已見到室中蓮華滿地。」是時口中念佛之聲，尚若斷若續。未幾，瞑目而逝。世壽七十有五，僧臘四十有八。

證持

證持，俗姓王，江蘇常熟人。出身農民家庭，守貞不字。年二十餘，投蘇州郊區

白衣庵，依慧智老比丘尼座下剃度，法名證持。白衣庵地處黃豆芽邨之北，原爲白衣古寺，向由大僧住持。清末，毀於戰火，荒廢已達六十年之久。慧智比丘尼募化重建，更名白衣庵，師於民國十七年，往南京寶華山受大戒，得戒師爲德老和尚。三十六歲起，閉華嚴關三年。日常功課，始終不懈，暇則念佛。慧智比丘尼圓寂後，師繼任住持。師於戒律素稱謹嚴，告誡弟子，進入佛堂，不准多言雜語，不准衣袍不整。一般善信欽師道行，常在庵中布施結緣，師維護三寶，不遺餘力，庵內五間大殿，經師修整一新。一九四九年三月廿九日，無疾坐化，終年五十有一。將往生前，略患感冒。關照徒孫惠德說：「再有三天，我就要往生了。」徒孫說：「望師多活幾年，好教導我們。」師說：「人總是要去的，何必留我？我先去，望你們後來。你們好好爲我念佛，不要給我打岔。在我往生以後，不要靠近我床，不要動我身體，只要念佛，引磬要在我往生過一小時再敲，敲時聲音要輕。」言訖，即就床上趺坐念佛。自云阿彌陀佛來了，語畢瞑目安祥而逝。時跪在地上念佛相送者百數十人。百日後送靈岩茶毗，檢得五色堅固子甚多。或紅如赤珠，或綠如翡翠，青黃白紫各色俱備。

又空

又空，俗姓朱。江蘇啓東縣二徽鎮人。父業木工，生二女，即空及某姐也。空與其姐，少時即隨母茹素，承歡膝下，矢志不嫁。空旋於崇明壽安寺受五戒。其後父母相繼去世。某年夏，空於崇明葉塵法師所聽講梵網經，乃發心出家，與其姐同詣本鎮竹林庵，禮某比丘尼祝髮。一九五五年春，與姐同往南京寶華山受具足戒。出堂後，仍回竹林庵，精修淨業，一意西馳。一九五八年冬示疾，仍日夜趺坐，念佛不輟。一九五九年己亥正月初四日，謂姐及其徒曰：「世間皆苦，無足戀者，願同念佛，助我生西。」是日酉刻，於大眾念佛聲中，面西端坐而逝。一晝夜後，全身柔軟，頂門猶熱。停龕三日，顏色如生。依法荼毗，得舍利無數，皆晶瑩珂潔，燦若珠玉。其頂骨裂爲數片，裂紋作菩提樹葉形，一片裂紋，彷彿成「心作心是」四字，亦足異矣！園徹法師曾作長歌，以咏其事。

圓松

圓松，江蘇無錫人，生於一八八六年。俗姓史，夫姓王。一九二八年，因其夫私營外室，毅然勘破世緣，離家出走，依西林庵參霞法師出家。所有俗家親屬，皆避不相認。一九三四年受具戒。霞法師清規森嚴，對師諄諄訓導，指引速離苦海。師亦確念人生苦趣，無量無邊，因此嚴守戒法，志求出要，專誦觀音聖號，閉關兩期。師爲西林庵住持時，庵中香火收入頗豐，而師清苦異常。時以豆渣佐食，即洗鍋水中餘粒亦必食之，不肯隨手傾潑。抗日初期，日軍轟炸無錫，師不避危險，發願代衆生受苦。當時適有炸彈落在身邊，炸毀屋宇，旁有一圓桶，被炸彈震動，滿地亂滾。而師則虔誦觀音聖號，若無其事，亦竟平安無恙。一九六八年，師爲了却塵緣，三年不出禪房，專誦七如來聖號。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早晨，命其弟子向二作單位請假，並說我今天要走了。弟子聽說，都含淚飲泣，並爲安排一切，分侍左右，陪同稱念如來聖號。是日下午三時許，師更衣靜坐。四時許，合掌向空作禮說：「阿彌陀佛已來接引！」即安祥而逝，年八十有五。師爲人仁恕正直，慈祥善良，見有窮苦之人，無不盡力資助，爲衆所稱。

天慈

天慈，俗姓孫，原籍蘇北鹽城南鄉伍佐鎮。年二十四，依慧山老和尚剃度，在揚州某寺受具足戒。此後即來蘇州，在虎邱小普陀寺當客師，爲時三載；又往上海闡北寶福庵當客師三年。後仍返蘇州，住葑門二郎庵。師剛進庵時，但破屋三間，荒蕪一片。師發願重興梵宇，數載節衣縮食，辛勤勞動，積累資財，建大殿三間，頓使敗瓦頽垣，成爲莊嚴道場。師平日常誦大悲咒、萬德洪名，苦行卓絕，爲大眾所稱嘆。一九七七年初秋，體力漸衰。一九七八年冬季，患浮腫病，但身心安泰，不感痛苦；雖病臥床席，始終念佛不斷。一九七九年五月五日（即農曆四月初十日），下午四時十五分，正念分明，安祥往生。當時有文山寺大眾尼師，以及男女居士多人，齊集念佛相送。師在往生前一剎那間，自言自語云：「阿彌陀佛來了！來了！」言訖，瞑目而逝。世壽八十有七。火化後，檢得舍利花若干。

妙行

妙行，俗稱周，浙江湖州南潯人，貧農出身。夫早死，遺一子一女，亦相繼而亡，自知業重命薄，年二十四即決志出家，往杭州禮大悲庵某老尼剃度爲沙彌尼，法名妙行。後又往南京棲霞山受戒。師秉性仁慈，平日專修淨土，曾在蘇州鐘樓頭貞淨居關房閉關。三年後，住持北園天龍庵。年七十五，患腹水症。臥病二十多天，自知不起，不肯就醫服藥，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往生前三天，對徒弟說：「還有三日，我就要往生了。」到第三天，仍正念分明，持念佛號。不覺嘆云：「已經第三天了，佛怎麼還不來接我呢？」正說之際，忽覺滿目光明，隨向徒弟招手云：「光太亮了，快給我關燈。」大眾言：「沒有開燈。」其時師即隨衆合掌，稱念聖號，端坐而化。逝世後，頂熱肢軟，瑞相昭然。時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中午十一時也。

常靜

袁常靜，母家姓姜，家住湖北漢口。年三十六，發心念佛，皈依德清法師座下，法名常靜。受五戒於漢口圓照寺。長齋念佛達三十三年之久，至六十九歲往生。居士

平常修持精進，無論寒暑冬夏，每天刻定四點鐘起床念佛，日間專門拜佛。每逢天暑，汗濕衣襟，即備海青數件，便於更換。務令威儀整肅，不以便服禮佛。見衣服破爛，登門乞化者，脫己衣施與，無吝色。或竊其母家物件，察覺後，不但不予制止，卻至廚房盛滿碗飯，令飽食而後縱之。民國三十三年正月，忽感微疾。至四月初十，親見西方三聖來臨。至十七日晨，謂家人言：「我要落髮，你們可速去歸元寺請首座和尚來，與我說戒。」又令燒檀香，爲之沐浴。沐浴更衣畢，首座和尚到來，即爲落髮，授沙彌尼戒。二十日晨，告家人言：「我今天要歸到西方去了，你們速去歸元寺，把首座和各位師父請來念佛，助我生西。」八時許，歸元寺首座領衆僧來時，居士已命人扶起，跏趺坐椅上。胸佩戒牒，手執數珠說：「阿彌陀佛與諸聖衆，早已到來，你們不要哭，助我念佛。」言訖，自稱佛號數聲，大衆在旁齊稱聖號。至十點鐘，奄然示寂，如入禪定。次日十點裝缸時，端坐如故。火化之日，念佛送葬者達千人。火化後，骨灰成金黃色，得淡白色堅固子大小共七粒。

往生男居士

范古農

范古農，號寄東，浙江嘉興月河里人。父文質先生，以耕讀世其家。古農幼穎悟。年十五，以冠軍入泮。十八，肄業於上海南洋公學，輒冠其儕。嘗負笈於杭州求是書院。同學有蔣百器者，其父智由，辦日報於天津，恒以東西哲學誨百器，且盛讚佛理之獨勝。古農由是始知佛教。初閱「圓覺經直解」，雖未能盡解其義，而心殊好之。時習「幾何原本」，其書按語有云：「學此書者，但當依照所定之理，解決問題，切不可懷疑，亦不可杜撰。」因悟讀佛經，亦當如是。信受佛語，不可妄解，不可懷疑。弱冠娶妻戚瑾良。旋創毓秀女學，開嘉興女子學校之先河。年二十七，赴日本，留學東京。從桂伯華、章太炎諸先生游，獲聞楞伽、唯識。於書肆得《大乘起信論直解》及《義記》讀之，信仰益堅。二十九歲歸國，任浙江省立第二中學校長，課餘

輒披覽佛書。翌年，往平湖報本寺，聽華山法師講彌陀經疏鈔。民國肇元，於故里設佛學研究會，自任講師。青年學子，向化殊衆。每屬寒暑假，則弘法於滬、杭、松、紹。法音遠播，各方景從，江浙佛團林立矣。民六，受歸戒於寧波觀宗寺諦閑法師，法名幻修。十八年一月，受上海佛學書局聘任總編輯，兼主佛學半月刊之「佛學問答」欄。凡有質疑，如鼓應桴，剖析精允，問者靡不悅服。自是法緣遍海內外。二十四年四月，上海緇素組織佛教日報社，推古農主筆政，歷時三載。旋以抗日戰事，日報輟刊。赴天目山，住禪源寺七閱月。棲身林壑，專志淨業。嗣返上海，於省心蓮社講大乘起信論，設佛學講習會，開演淨土三經及往生論。繼化法相，宣講唯識三十二頌、成唯識論等。古農解宗法相，行歸淨土。三十四年，返嘉興，時年已六十五，垂老矣。然猶不辭勞倦，數數赴平湖、松江、蘇州各地說法。憫故里失學兒童，特捨宅爲范氏小學，以培育之。三十七年，上海諸道侶，懷念古農，如子失乳，翹慕至殷，乃迎之來滬，止省心蓮社。爾時古農已鬚髮皆白，顧精神殊矍鑠，弘法之志，老而彌切。復創「法相學社」，闡演法相唯識諸論。世界佛教居士林改組，被推爲六屆林長。一九五一年春，講「顯揚聖教論」畢，翌日三月二十二日，示微疾。四月十二

日（農曆三月初七日），逝於醫院。臨終神志清明，念佛不輟，一笑化去。閱十日荼毗，安靈骨於靈岩山。距生於清光緒七年十月十日，壽七十一。古農博通三藏，致力弘法達四十年。獎掖後進，如恐不及。悲心深切，並世所希。著有釋尊傳、大乘空義集要、八識規矩頌貫珠解、法相學課本、成唯識論科判、往生論注擷、生日紀念、佛學答問、幻庵文集等行於世。

江味農

江味農，名忠業，法名妙煦。於其所著書中，或署幻住，或署勝觀。江蘇江寧凌閩村人。祖父樂峯，仕於鄂，遂家焉。農幼時，即隨其祖持誦金剛經，終身未嘗少輟。父詡吾，宦游數十年，歷贛至蜀，農皆隨侍贊襄。光緒壬寅，農舉於鄉，養志承歡，不樂仕進。辛亥秋，至上海。父喪，於哀毀中，乘機勸其母郭，長齋念佛。時北五省旱災慘重，農受簡照南之託，攜款北上，參加佛教籌賑會，放款十萬，全活甚衆。庚申回滬，其母示疾，農爲誦大悲咒，並令家人虔誦佛號加持之。其母臨終，起

坐向西合掌，念佛而逝。農以此信念愈堅。與簡照南、玉階昆仲創辦功德林佛經流通處於上海，搜集南北刻經處及各名山刻印經籍，流通全國，弘布佛法。辛酉夏，上海南園諸居士發起講經會，農獻議，請諦閑法師講大乘止觀。農每日筆記，於幽深微妙之處，曲折譬喻，以說明之，名曰「述記」。乙丑夏，白普仁尊者南來，主持金光明法會，公推農襄助宣揚，於是由滬而杭而湘而鄂而寧，輾轉數千里，躬親會務，條理井然。己巳秋，應閩中善信請，赴福州宣說佛法，三月始歸。庚午秋，在滬開講「大乘止觀述記」，逾年方畢。省心蓮社成立，被推爲社長。以此常在社中開講大乘經典，並領導社員念佛禮懺。甲戌夏，開講金剛經，法會圓滿，成講義三厚冊。戊寅（民國二十七年）首夏，示疾，胃納不舒。有友問疾，農云：「一過黃梅，病當霍然。」其弟子等在隔室佛堂，爲之念佛，終日佛號不斷。農亦安臥默念，神志極清。至舊曆五月中旬，疾微增，臥床不起，而神志愈清。十八日之夕，自云：「金光遍照，佛來接引。」乃邀集諸道友，唯蔡濟平因事至十二時方至，農猶詔之曰：「修持以『普賢行願品』爲最要。」遂合掌不復語，於道友及家屬佛號聲中，端坐而逝。壽六十有七。

許止淨

許止淨，名業笏，江西彭澤人。清光緒甲辰翰林。住館八年，光復後即隱居。民國六年，歸心學佛，專志淨土。於十一年，赴普陀朝禮大士，並謁印光大師求皈依，法名止淨。始持長齋。發心編寫「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歷史感應統記」、「佛學救劫編」三書，次第完成流通，凡具正知見之縑素，皆嘆其佛理高深，文學精粹。民國二十五年，再求印公爲授菩薩戒。止淨雖博通經教，而全同愚夫愚婦，老實念佛，求生淨土。逢僧必拜，見佛必禮。止淨體弱多病。民國二十七年五月，避難廬山牯嶺黃龍寺，因疾奄臥。至閏七月，病勢略瘥。九月初一日，招同居寺中之姚半僧至前，以後事相託。繼則莞爾曰：「今早夢見佛來，遍身瓔珞，相好光明。向我道：我來看汝。我即禮拜。少頃夢醒。毋乃世尊慈悲，特來安慰我耶？若更得示現接引，令我帶業往生，則大幸矣！」語已即合掌曰：「西方再見！」自是不復出聲，唯專心默念佛號。至初三早晨七時，安祥西歸。通身冷透，頭頂猶溫。人龕時，遍身柔軟如

棉，儼若老僧人定狀。面色光澤，逾於平時。正所謂諸根悅豫，正念分明，捨報安祥，如入禪定。遺體留寺念佛七日，依法火化，骨灰留存黃龍寺。壽六十有三。

夏蓮居

夏蓮居，少志學，博貫羣籍。窮研理性，兼擅衆藝。中年潛修內典。由宗而教，由顯而密，圓融無礙，會歸淨土。乙丑，軍閥張宗昌督魯時，以莫須有之罪相加，籍沒家產，下令通緝，乃避禍東瀛。逾年歸來，掩關津門。丈室唯供彌陀像，一心虔持聖號，冥心絕慮，專精行道。歷十載。感應道交，瑞徵屢見，見佛見光，從不示人。有詩云：「一卷六字經，轉破十年暗。人云我念佛，我說是佛念。迷雲陳霧重重過，瞥見澄潭月影圓。」九一八事變爆發，國難方殷。北京緇素一再堅請，乃來京卜居鼓樓之側。銳志潛修，盡心弘化，廣贊大乘，宣揚淨宗。誨人不倦，數十年如一日。求道問學者，日盈於庭。獲霑法益者，不可勝已。或明心見性，或生脫立亡，或往生現瑞，或捨俗出家。至於聞教啓信，洗心向善者，更仆難數。乙巳仲冬，年八十有三。

一日謂人曰：「余大事已辦，決捨濁世矣！」於時精神奕奕。開示法要，及修持所現境界，多爲平素未曾道及者。旬日後，示微疾。夜間家人侍側，聞其念佛相繼。忽聞厲聲一唱，驚視之，即於此一句萬德洪名聲中，安祥往生矣。正念分明，說行便行。人彌陀願海，爲學人楷模，信乎！有關中念佛詩若干首傳世。

陳無我

陳無我，號法香，居上海，原籍錢塘。曾任「太平洋報」、「民國日報」等編輯。邃於國學。創辦新世界新聞社，自任社長。陳白虛居士導之信佛。閱「護生畫集」，即立志茹素。爲弘揚佛法，開辦大法輪書局，流通佛學書籍。並編印「覺有情」月刊。月刊內容充實，生動活潑，稿件剪裁，無我親任之。出版十餘載，訂戶遍國內外。並編著「皆大歡喜」、「奇夢輪迴」等書，皆契理契機之作，深爲讀者所喜。年四十二喪妻，不復續娶。無我篤信淨土，嘗謂其友竇存我言：「曾閱中峯國師『三時繫念』，殊感得力。」每日鷄鳴即起，禮誦甚勤。處世接物，誠實待人，藹然長

者。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因病念佛而寂，壽八十四。子心純，號念慈，亦精佛法，著有「念茲筆談」。篤志淨土，體弱先逝。

張大朗

張大朗，安徽懷遠大潘村人。不識字，事母甚孝，業石匠。從邑人徐本孝受念佛法門，其妻竭力阻止，不爲動。未幾，妻死，乃一意精進，晝夜禮念，不稍休。行之七載。民國九年，中秋節將屆，示微疾。謂其母曰：「吾去後，定先來度母，勿悲也。」其母固茹素念佛，亦勉其子：「一心念佛，以求往生。」八月十三日正午，囑其弟根朗曰：「你以後要好好侍奉老母，我馬上要去了。西方天樂來迎，你聽見麼？」說畢，焚香趺坐，合掌而疾。斯時，空中天樂忽鳴，似有小喇叭，其聲悅耳，不可言狀。天樂響外，有二燈如盃大，晃爍蕩漾，大眾共見，歷一時許始隱。當時村外人皆聞大潘村上空天樂聲音，來觀者數百人。但一人村，則又無聲，而本村人仍聞天樂。觀者無不感嘆。時大朗年三十歲。後數年，其母臥病，謂人曰：「吾兒大朗來

迎吾去矣！」遂逝。安徽余椒縣大馬廠王昆儒，以大朗事函告印光大師。師覆示云：「張石匠之事，既如此稀奇，其地必有認真念佛之士，當去打聽的確，以資起信。」王昆儒遂函懷遠探問，得該村潘渭生、胡嘉春、鄭廣義、潘復義四先生復書，證明爲彼等所共見親聞，確實無訛。張石匠目不識丁之人耳，一聞念佛法門，即便信受奉行，雖遭磨折，志不爲餒。信願行三，資糧具足。七載勤修，便離火宅。下手易而成功速，彌信淨土法門之契機也。

周紫珊

周紫珊，名毓英，江西吉安巨商周扶九之長孫。幼失怙恃，由祖母譚太夫人撫養成人。紫珊賦性聰慧，好學敏求，仁慈和藹，虛懷如谷。生長豪富之家，絕無驕奢習氣。居官爲政，以忠直見稱。同寅親友，以至婢僕，或有違逆，從無疾言厲色。迨致仕歸隱，杜門養晦。偶閱內典，即知佛法爲世間一切諸法之根本，福利社會，普度衆生，胥賴乎是。於是即皈依諦閑法師，法名智藏。從此長齋念佛，戒殺護生，淡泊自

奉。親友告貸，不厭頻繁。濟人飢寒，率爲常事。一切善舉，慷慨助成。所行世善，悉以大菩提心，迴向西方。民國二十一年歲次壬申，值知命之年。四月初八，適逢釋尊聖誕。早晨七時，稍示微疾。覺腰背疼痛，令人徐拍，以求輕快。己則跣趺向西，專心稱念阿彌陀佛，聲音清亮。久之，聲漸低，溘然長逝矣。拍背之人，以其良久寂然無聲，乃探其鼻息，知己捨報往生。異香滿室，五日始散。

傅春浦

傅春浦，名川，江西清江縣東郭村人。幼失怙，母聶太夫人苦節教養。習法政巡警學，歷充縣署科員校長等職。母夙奉觀音大士，茹素念佛。民國十七年，因母病，發願朝普陀，母病旋癒。遂於二十年九月，至普陀還願。禮梵音洞，感菩薩示現白衣持淨瓶楊枝相。復求明宿命。見一頭陀，衣服襤褸。乃悟輪迴非虛。謁印光大師於蘇州報國寺，始聞淨宗法要。從此信願念佛，精進不懈。並皈依德森法師，法名禪川。二十二年，充鹿江念佛林宣講主任，誘掖勸導，從者甚衆。家道素寒，體弱善病。是

年春，夢觀音菩薩示語，期在七月。迨孟蘭盆會後，遂抱病，一心念佛，忘其所苦。二十三日，戚友爲助念，已暝，逾時復蘇。請大仁法師來，託以茶毗事。二十六日，復綿惓，家人環泣。居士笑止之曰：「何泣爲？當於地藏菩薩聖誕之日西歸。」至時，端坐椅中，結彌陀印，凝視佛相，安然而逝。遍體冷透，頂門獨溫，面容妍澤，有逾生平。閏七月初二日，樟樹鎮通慧寺住持大松和尚及大仁師至，爲其料理入龕，趺坐合掌，宛如生人。先日大風雨，迨子時舉火，天忽光明，異香馥郁，非蘭非檀。白光一道，自龕出，向西而去。春秋四十有八。

貝祖善

貝祖善，字幼偉，蘇州人。性穎悟，事母孝。母目盲，爲之舐目以明。其姐于歸嚴氏，夫婦俱早亡，遺一子二女，幼弱無依。祖善悉爲撫養成人，並培植至高等學校卒業。其餘昆仲及親友中，若有急難，每傾囊相助，無吝色。壯歲浮沈宦海，曾任南京電廠廠長，及宋子文機要秘書、海關總監等職。四十餘歲時，因與當道意見相左，

遂引退家居，留意身心性命之學。初習道家吐納導引之術，後學密宗。年近知命，始從知識得聞淨土持名法門，大喜踴躍，慶得歸宿，盡棄前之所學。一句彌陀，專精持念。雖遠客相訪，或有要事，必待淨課完畢，方出酬答。民國二十五年秋，忽患疾。知淨土緣熟，即預先安排臨終諸事。因恐其妻世愛深重，難免哭泣，早使別居一室，不令知情。除約道友數人，主持助念等事外，僅留長女聿珩一人，在旁服侍。並切囑家人：「不許哭泣喧擾。逝世後八小時內，不得觸動身體。一切須照『飭終津梁』書中規定辦理。」其餘親友及家中子女，均摒絕不見。一心念佛，決志往生。當疾篤時，聯襟趙君往視疾，見其病重，不覺淚下。祖善反笑而慰之曰：「爾我平時念佛修持淨土，正爲今日往生，此乃大喜慶事，豈可效世俗兒女之態乎？」病中始終神智清朗。至九月十二日亥時，於床上合掌跏趺，念佛而逝。壽五十二歲。

聶雲生

聶雲生，名傳曾，江西清江人。幼失怙，由母氏教養，端重好學。光緒甲辰成進

士，出仕湖北。旋以伯兄之喪返籍後，被選爲省議會議員。克盡言責，不畏權要。未幾，拂袖歸。生平喜爲古文辭，然非有益世道者，絕不苟作。晚年究心內典，取法華、楞嚴、金剛、圓覺諸大乘經，循環持誦，而歸宿於淨土五經。長齋念佛有定課。歲次丁丑，成立膏雨念佛林。並常至其他念佛林講演，感化甚衆。己卯夏，頻患泄瀉。篤志西歸，不復乞靈藥餌。十月，衰病益甚。自知時至，口授遺囑，延僧侶戚友，率兒孫輩念佛。漸就綿悒，猶金剛持。毫無痛苦，正念分明，捨報安祥，如入禪定，儀容若生。雲生生於清同治八年己巳，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十一月初一日西歸，世壽七十有一。所著「思補堂詩文日記」，多闡明淨宗教義，藏於家。

趙修德

趙修德，河北省邢台城內人。事母至孝，待人以誠，性情淳厚。皈依三寶，嚴持五戒。民國二十七年仲冬，其母病篤，全家念佛。母臨終諄囑修德曰：「好好念佛。三年之內，念佛勿輟。」囑畢，吉祥臥，安祥而逝。三時後，體軟頂熱，面露紅光。

修德既遭母喪，一切如禮。且遵母命，三年之內，行住坐臥，念佛不輟。每日鷄鳴即起，至圓照塔下，右繞念佛。行路時，設有擋途瓦石，必踢除乾淨，免礙行人。若逢齋期，必到開元寺佛殿，擊磬燃燈，照應香火。逢人即勸念佛。其勸念佛辭曰：「念佛吧！念佛吧！極樂世界是咱家。」其持佛號也，至專至勤。其守母命也，惟誠惟謹。迨民國三十年十一月間，屢言：「母命圓滿，吾將歸矣！但因夙業難逃，須受疼痛之苦。」已而現微疾。疾發時，胸背疼痛，果如所言。一日力疾，到開元寺拜佛。拜畢回家，即閉目合口，不視不語。惟含笑端坐椅上，左手作捻珠念佛狀，安然化去。歷四小時，頂猶溫暖，異香數日不散。時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初一日也。世壽五十六有六。

余銘生

余銘生，浙江岱山高亭人，業農，純樸好善。鄉里有糾紛，必出而排解。扶危濟困，成人之美，樂爲己任。然不識佛法爲云何。其子鼎鏞，青年奉佛，皈依圓瑛法

師，專志淨土，在鄉間創辦佛教居士林，導衆念佛。時銘生雖受薰習，但行持未篤。一九四二年正月廿三日，患微疾。延七日，病轉劇。鼎鏞即組織蓮友率家屬虔誠助念。經一日夜，病情好轉，神志亦清。鼎鏞善言慰喻，告以念佛往生殊勝之理。銘生恍然領悟，心生歡喜，放下一切，專心念佛。且告衆曰：「爲念四字洪名。」衆從之。二月朔晨，謂子曰：「要理髮、沐浴、更衣。」鼎鏞曰：「父能生西否？」答曰：「能！」其語決斷有力。時大衆繼續助念，佛聲不斷。翌日子夜，銘生告衆人曰：「我已見到阿彌陀佛，手捧蓮花。」言訖，即欲起身作乘蓮台勢，並自擊引磬，高聲稱念佛號。歷一小時，聲漸低，胞弟銘茂等在旁助念。告以：「臨終十念，決定往生。」銘生又振作精神，合掌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至第八聲，音驟低，氣絕。歷一刻鐘，忽醒，向大衆高聲大笑，連聲說：「我高興極了！」遂安祥而逝。次日大殮，四肢柔軟，面色紅潤如生。世壽四十有九。

朱石僧

朱石僧，名祺。早年皈依諦閑法師，法名顯伽。後又皈依印光法師，法名智睿。父業農。母楊太夫人，樂善好施。石僧幼承庭訓，慈祥誠樸。久任京滬鐵路站長等職。民國十一年，發起成立世界佛教居士林，任副林長。擴建林所大殿及堂寮，奔走規劃，煞費苦心。二十年，七七事變，上海難民甚多，飢寒交迫，石僧商同道友，籌設佛教濟寒會，竭力救濟。凡寒苦隱貧等衆，切實調查，按月補助。護法濟衆，耗盡心血。晚年因操勞過度，時嬰疾苦。三十一年古曆十月初八日，靈岩妙真和尚聞石僧疾篤，特臨病榻，詳切開示。囑其「萬緣放下，提起正念，一心念佛，求生西方。」石僧極爲感動，切實奉行。至十一日晨九時，林中道友正在助念之際，其子永鈞問父：「心中能念佛否？」點頭云：「能！我心早到西方，念佛真不落空。」並索筆書「你父定歸西」數字示之。手掬數珠，唇齒微動，念佛不輟。至午刻，安祥生西。

顧芸卿

顧芸卿，南通小海鎮人。幼失怙，事母甚孝。經商重然諾。辦理地方公益，不辭

勞瘁。晚年皈依三寶，專修淨土。禮佛持經，雖嚴寒酷暑，精進不懈。壬午歲殘，患咳逆。至癸未新正初二日，謂家人曰：「吾終日在竹林中，見諸聖衆，放大光明。與爾等只有三日聚耳！」並誠：逝時，闔家勿哭，應助念送往西方。竟如期坐化。頂積溫久不散，容顏朗潤。一鄉人士，咸皆感嘆。

吳離塵

吳離塵，名賓，河南開封人。性爽直，精書畫。從事革命十餘年，足迹遍中國，歷任粵滇顯職。遇同事之有能者，輒以職位相讓，不稍留戀。凡求救濟者，傾囊助之，毫無吝惜。民國九年，於昆明遇虛雲禪師，得聞佛法。十四年，返開封，遇慈舟律師，受三皈五戒。於是潛心覺道。嗣以家口喪亡，資財散盡，孑然一身，而年迫桑榆，百感交集。二十三年，北上燕京，經友人介紹，赴彌勒院，親近真空禪師，參究向上。後以老病，罷參修淨，一心安養。三十二年中秋前二日，初因感冒，未甚注意，卒成大病。周身僵硬，轉側維艱，飲食便利，在在需人。二十日後，勢更轉劇。

當由淨友進問：「爾覺病苦否？」曰：「苦！」問：「吾欲爲汝誦經，汝願聞否？」曰：「願聞！」再問曰：「吾欲爲汝念佛，汝喜聽否？」曰：「喜聽！」其友復告之曰：「地藏經之功德，最爲廣大。倘爾之壽命不盡，即能消除夙業，解脫病苦；若爾之壽命已盡，則能助汝往生極樂，蒙佛指引。吾高聲誦之，汝靜心聽之，即可獲得感應矣！」其友卿爲誦地藏經一遍。當晚，離塵息更微弱。其友復開示曰：「此身爲衆苦之本，應亟放下，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又道：「爾用功多年，專備此時受用。務須提起正念，隨我念佛，一心西馳，了生脫死，在此片刻，萬不可生第二念也。」時離塵神色清醒，面無苦容，唇齒依磬聲微動。約一時許，唇停息止，安祥而逝。周身俱冷，頭頂尚溫。

毛藹堂

毛藹堂，浙江紹興梅袁鄉人。幼肄業於杭州肇滙織綢廠。廠主器重其人，以女妻之。藹堂深念外舅知遇之恩，殫思竭慮，發展業務。惜有肺疾，經常咯血，體力銳

滅。猶奔走滬杭，辛勤營業。性慷慨好施，自奉儉約，布衣蔬食，不以處境豐而稍易其志。抗戰軍興，西遷入蜀。屢經變亂，宿疾復發，養疴於成都大聖慈寺。方丈常恩法師，諗彼宿植善根，贈以經籍多種，中有印光法師文鈔。藹堂得睹文鈔，如獲奇珍，經常捧讀。嘗曰：「吾於淨土法門，似有宿緣，願終身奉侍之。」未幾，所患漸瘳。旋赴渝經營舊業，有暇則念佛。民國三十三年，年四十一歲，舊曆九月十六日，夙疾陡作，至於失音。乃囑家人助念佛號。並延四僧，日夜輪念。己則隨衆默念。頻舉其手，以拇指食指相掐。家人初未解其意，繼見其作合掌恭敬狀，始悟欲得念珠。即以授之，則取珠隨口微動而記。十九日，忽能發音。謂：「當於二十一日往生，因印老已來告我也。」家人等漫應之，未甚措意。是夕，其妻侍坐床側，恍惚中，見其由床坐起，取衣披上，健步出門。怪甚，亦隨之。行及門，則見丈六佛身，佇立空中，光明熾盛，不可具說。繼見佛垂手接引，挈之以去。一驚而寤。次日，藹堂安適如平時，且能隨衆稱念不稍輟。家人問其所苦，但云：「喉間稍有不適而已。」延至二十一日下午四時二十分，於大眾念佛聲中，合掌念佛，安祥往生。生西方之夕，常恩法師在方丈室中，已就寢矣，忽見藹堂捧《文鈔》來曰：「謝師惠贈，獲益非淺，今

特奉還。」法師方欲與語，瞿然驚醒。次日馳書問訊，方知已於先一日西逝矣。

樊性念

樊性念，住蘇州閶門外廣濟橋，爲戲館案目。中年受同事何桂芳之薰陶，信仰佛法。不久，即皈依印光大師。每逢佛期，常去功德林素菜館三樓佛堂，隨衆念佛。後又參加閶門內後石子街陳依仁所創設之佛教淨行社。至五十歲時，往西園戒幢寺，受優婆塞戒，即茹素念佛終身。性念一生依靠勞動，維持生活。時存悲心，憫人疾苦，遇有貧困之輩，恒存救濟之心。己力不及，輒轉向富厚善信，頂禮膜拜，苦口乞施，爲人請命。己則藜藿充腸，敝衣遮體而已。民國三十四年十月，自知即將往生，在寢室內打七念佛，求生淨土。並對其媳全福德說：「最好十一月初四日往生，因靈岩印老亦是初四圓寂。」在家人及衆居士助念下，安祥而逝。時爲十一月初四下午七時也。往生數日後，送至靈岩火化。沿途知者，多爲合掌致敬。火化後，獲得各色堅固子甚多。

胡松年

胡松年，上海人。宅心仁厚，待人接物，和藹可親。以經營絲綢爲生。中年後，因聽法師講經，覺世無常，棄其所業，皈依印光大師。從此深信淨土法門，茹素念佛。抗戰軍興，戰火遍及各地。上海諸寺，紛紛舉辦法會，祈求和平。松年熱心奔走，維護道場，不遺餘力。住覺園法寶館有年，安心辦道，弘法利生。後往蘇州靈岩住山，隨衆作務，暇則潛心念佛。印公圓寂後，營建塔院，松年贊襄督建，頗著辛勞。往生前夕，示微疾。恍惚間，似聞有人告知「八時往生」，以告妙真和尚。松年有二子，長子早故，妙真因電其次子來山，告以其父往生時至，亦爲摒擋一切。松年則沐浴更衣，趺坐念佛。大眾聞訊，齊來助念。當晚八時已過，衆見其舉動如常，欲散去。松年曰：「今晚已過，往生當是明晨八時，仍勞各位前來助念。」翌晨，大眾咸集，更番助念。時近八時，見松年趺坐念佛，一如平時。間有不信，舉以爲詢者，松年云：「大勢至菩薩已來接我，但我一定要阿彌陀佛親自來接我去。」出言甫畢，

更說：「阿彌陀佛來矣！」一笑闔目而逝，時正鳴鐘八下。是日適值印公塔院落成周年紀念，到山緇素見者甚衆，無不嘆爲希有。

李廣祥

李廣祥，原籍安徽，世居蘇州倉街一四六號。廣祥秉性忠厚，遭人欺負，惟自省過失，忍不與較。其母皈依三寶，至誠念佛。生三兒，廣祥最幼。受母薰陶，早歸佛門。十六歲，淨口長齋。二十八歲，娶妻鄒淨明，生有二女。因收入低微，生計十分艱難。安貧樂道，不甚介懷。四十五歲，皈依穹窿山大茅蓬道堅和尚，發心在茅蓬撞鐘半年，懺悔夙業。在家終日，至誠念佛，從不間斷。一九四八年四月間，六十五歲，忽得半身不遂症。雖在病中，而神志清朗，毫無痛苦。彌留時，妻女隨侍在側。囑扶起跏趺坐，猶能唇動念佛。不久目瞑，安祥坐脫。

孫常權

孫常權，浙江天台人。養疴於赤城山，遇陳海量居士導之歸佛，時年二十。信心純篤，念佛至勤。與邑人朱天寶、袁子平等，創建天台佛教居士林，被推爲林長，兼講師。每月逢九，集衆說法。諄諄善誘，勸人深信因果。嘗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此是明顯確實之事。果從因生，因必有果，人事之因果，非常複雜。若以短淺之眼光觀察之，不足以窺見因果始終之真相。因果通於三世，不局於一生。今生所受的果，是前生造的因，而今生所造的因，有的却待來生去受報。經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作善因，招善果，作惡因，得惡果，是無可置疑的。又過去所造之因，固然已經決定本身之禍福，這叫做夙業。而現在造因之權，操之在我。則亦正可趁此良機，廣造善因，轉移既定之夙業果報。」常權以學佛之人，其最大之仇敵，不是天魔外道，而是五欲心魔。作「五欲偈」以自勉，偈云：「道心何以道，五欲生障礙。刀頭舐蜜兒，割舌受其害。五欲蒙其心，以道日以遠。奔馳臨懸崖，勒馬不可緩。」所爲詩，蒼涼高雅，發人深省。其「過溪南外祖母故宅七律」云：「育母撫雛兩代恩，卅年身世對寒村。故園新主驚來客，老屋舊鄰話斷魂。紅樹當窗思白髮，青山歸骨冷黃昏。秋風不盡孤兒淚，爲報劬勞禮世尊。」至情

之作也。年三十三，往生淨土。逝世前夕，諸道友環榻助念佛號。乃曰：「明日上午八時，佛來接引，我當往生極樂世界。」翌晨八時許，復對衆曰：「佛來了，我去矣！」遂念佛而逝。時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

王東園

王東園，浙江鄞東寶幢人。幼時，家頗清寒。入私塾讀書，未半年，即輟學就商，進印書坊當學徒。天資聰穎，發憤苦學。在年青時，即爲教師，具辯才。創辦四明日報、鄞東公醫院，及鄉村學校等有利社會事業。歷任浙江省議員、上海天廚味精廠經理。國產天廚味精，乃東園首創，不但受素食者歡迎，且爲國家挽回漏卮。東園好典籍，薪水所得，悉以購書，所藏不下數萬冊。在天津時，遇陳正有，得其啓發，歸心佛門。從此唯佛是念，唯淨土是求。五十歲後，精究內典。刻經贈送，廣結法緣。於上海寓所，設立佛堂，終日念佛不懈。六十三歲辭職，息影家園，念佛更精進。救濟貧寒，施糧助學，十餘年如一日，邑人稱善。一九五〇年夏曆三月初四日，

自覺舉體違和，遂臥床不起。家人懸西方三聖像於床側，東園手掐數珠，口念佛號，亦不感痛苦。初六日起，作長睡二次，每次達數十小時。醒後，家人問所見，則云：「身在西方。」十四日晨四時，口中吐氣發清香。夜深，室中忽光明如白晝，家屬中有見大士現身者。午刻，乃安祥念佛而逝。病中，太白長庚樓源清法師，及鄰庵比丘尼等，齊來助念。十一日內，佛聲不斷。家屬皆信仰佛法，亦隨眾助念。東園奉佛二十餘年，長齋不殺，普賢行願品、金剛經都能默誦。禮拜虔誠，盥漱嚴淨，從不以污手接觸經像。世壽七十七。

王心湛

王心湛，原名心三，自號真如居士，浙江山陰人。幼時聰明過人。成年後，慨清政不綱，加入同盟會，參與革命。鳩合同志，創辦日報，啓發民智。與南通張季直，合資同辦鹽墾。在蘇北如阜開荒數十萬畝。創設火柴廠及羊毛製氈廠於天津。凡能振興實業，挽回國權之舉，無不盡力以赴。家本富饒，斥施無吝，以是逐漸耗竭。民國

成立，參與革命者，多居高位，享厚俸。心湛則退居上海，口不言祿。與其弟大同，布衣蔬食，一家和睦，平淡度日。生平師友，皆一時碩彥。白衣有章太炎、歐陽竟無、馬一浮等，方外則有諦閑、太虛諸師，與弘一等法師更有師生之誼。最後則禮事印公，皈依三寶。晚年在上海壽聖精舍，啓建彌陀法會。每月朔望，集衆念佛。逢星期日，則宣講佛經，感化彌廣。民國己丑春，忽患痰喘失音，經中西醫療治無效。身體雖弱，神明不衰。常對家人說：「不久將歸。」至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夜，又說：「我明天行矣！爾等切勿哭泣，當齊聲念佛送我。」翌晨五時三十分，安祥而逝。世壽六十有九。著述頗富，惜未印行。

孫季魯

孫季魯，天津人。宿根深厚，篤信佛法。持齋念佛，勇猛精進，二十餘年如一日。參加天津佛教居士林，曾請太虛、慈舟、圓瑛諸師於林中講經，已則率眷屬恭聽，自始至終，從不間斷。一九五〇年，六十八歲。雖在病中，而護法之心不懈。及

病危，念佛更切。林友多人及其眷屬，分班助念，佛聲浩浩。五月十三日下午九時，安祥西歸，助念者咸聞異香。

于符衡

于符衡，天津北站小于莊人。性篤厚，聰敏過人。中學卒業後，在北寧路局任科員職。二十餘年，奉公勤謹，從無過失。一九五〇年夏，因病辭職休養。得喜空法師開示，皈依佛教，信願堅固。每日除禮誦彌陀、觀音聖號外，亦讀誦大乘經典。特重淨土法門，於觀無量壽佛經、阿彌陀經等尤為崇信。十月間，病稍重，持誦聖號益勤。並遵「飭終津梁」所示，囑咐家人準備後事。農曆十一月初三日，自知時至，命家人助念，不許哭泣。夜九時，自行沐浴更衣，口中念佛。至一時半，自西側臥，安祥而逝。終年四十四歲。

丁桂樵

丁桂樵，名傳紳，湖南長沙人。清光緒間，生於四川成都。幼時穎悟過人，讀書過目不忘。所作詩文，澹雅古樸，直追魏晉。早年研求老莊之學，後以爲玄談，不足濟世，因棄而習醫，去日本留學。四年，大學畢業歸來，從事教育事業。時桂樵正值年輕。民國成立後，奔走南北，投身政界，廉潔從公，爲人所稱述。三十歲後，放棄政治生活，居上海，謝絕交遊，茹素歸佛，專心內典。所親近者，皆當代善知識。研討教義，辨析真實，深究因明、唯識，貫通顯密觀行，融治瑜伽、中觀，泯大小空有顯密之諍，而歸心淨土。信願深切，躬踐力行，數十年來，念佛從未間斷。晚年無意於般若文字，不事述作。但發無上心，行菩薩道。提倡素食護生，發起刊印續藏，凡屬弘法利生之事，無不盡力爲之。一九五三年農曆二月十三日亥時人滅，世壽六十有七。人滅之日，猶爲家人說法。戌時起，整衣服，淨手。臨終前十分鐘，顏容不改，舉動如常。並對友人陳毓秀醫師說：「念佛之心，了無罣礙。」神志清朗，稱念聖號，安祥而逝，如人三昧。

陳依仁

陳依仁，蘇州香山人。業醫，一生樂善爲懷。深明教理，歸心淨土，至誠持名。曾皈依諦閑大師，賜法名聖緣。於蘇州後石子街，創設佛教淨行社，領衆行道。弘揚大乘淨土諸經，辯才無礙，爲衆所推。曾就香山故里，宣講阿彌陀經，勸化鄉人。說法微妙，引人人勝。當地書場，平時營業頗盛，至是，門前冷落，座客日稀，蓋咸趨依仁講席，恭聆法要矣！爲法之誠，感人之深，在當時居士中，實屬不可多見者。一九五七年農曆七月既望，逝世。逝世前，雖無重大疾苦，因年齡衰邁，精力不濟，卒臥床不起。又復昏沉，迷失正念。當時同道咸集，罔知所措。穹窿寺清禪老和尚聞訊趕到，睹此情況，令衆退出閉門，就依仁耳畔敲動手磬，先誦阿彌陀經，繼則稱念聖號。歷三小時許，依仁始漸清醒，微張雙目。老和尚更爲開示一番後，依仁隨即坐起，合掌禮謝，含笑而逝。世壽七十有五。

呂慧喬

呂慧喬，世居蘇州喬司空巷，代人畫像爲業。中年時，妻與子相繼去世，痛念無

常。承友人勸告，開始信仰佛法。不久皈依拈華庵慶豐和尚暨印公。此後在己寓所，邀集同道，創設淨宗助念團，成就修持人最後一著。所訂助念規章，十分嚴格。助念團經費，由慧喬一人負擔。每月朔望或佛菩薩聖誕，集眾念佛打七。一生修持，精進不懈。嗣與池蓮邦、潘延齡，合辦保安念佛堂，常年念佛打七。終以經費困難停辦。後慧喬移住香港庵，年老體弱。一九五七年農曆十二月二十八日晚，合掌念佛，安祥往生，世壽七十。晚年雖一貧如洗，從不向人求助。處境困難，精進不退，一心求生西方。高風亮節，使頑廉懦立。臨終，得同道朱慧銳助念，照料一切。報施不爽，豈偶然哉？

郭鳳藻

郭鳳藻，字蘊岑，甘肅渭源縣人，住縣城內北街。能文章，尤工書畫，人爭求之。晚年潛修佛乘，專心淨土，持五戒，行十善。並勸其妻柴氏及媳吳氏，皈依佛門，實行佛化家庭。與淨友周佛性、張瑞亭，同心弘法，創設居士林。在北關廢池大

廟堡，建法源寺，成立佛教支會。善信歸心，念佛者達三四百人。一九五八年農曆十一月十三日，示微疾。十四日，由家人扶至院中曝日。午後，就床而臥，請道友與其眷屬，咸爲助念，鳳藻亦隨衆默念。夜中睡醒，即隨衆念佛。至十五日晚七時，起坐，注視佛像，神志湛然，一無苦惱，微笑而逝。

陸根林

陸根林，常州人，中年就業天津某菜館，庖廚操作，殺生無數。民國二十年後，來蘇居住。時印光大師居蘇州報國寺，根林就寺求皈依。時向師請求皈依者頗多，師無不慈悲攝受，獨對根林則拒絕之。根林乃痛苦哀求，師答以：「你滿身血光，因此不受。須先素食三年，方允皈依。」根林即依教奉行。三年後，復往報國寺，蒙師錄爲弟子。從此精進念佛。並在西貫橋善信庵創立蓮社，每月初二、十六領衆念佛。復請明開等諸師至社，宣揚聖典，勸人精進修持，務期臨終往生。一九六六年，雖患氣喘，仍持誦如故。臨終時，端坐床上，持念大悲咒，正念分明，毫無痛苦，泊然而

逝。

唐榮康

唐榮康，江蘇無錫人，家住蘇州景德路，銀匠出身。中年信仰佛法，皈依印公，法名通樂。榮康除修持淨土法門外，恆喜研究教典。經常持誦楞嚴、金剛諸大乘經。與葉通和等在西麒麟巷染香庵內，創設淨土法會，定名爲圓覺蓮社，每月定期念佛。社中一切開支費用，均由榮康及同道三數人負擔。其他道場，如當地華嚴寺、師子山法音寺，以及妙香蓮院、佛學淨行社等，皆熱心贊助。性剛直，沉默寡言。爲人辦事，不辭勞苦。於一九六九年農曆十二月二十八日，身無病苦，安祥往生。世壽六十有九。在往生前一日，對其妻說：「我要往生。」翌日，果如其言。

吳榮慶

吳榮慶，乃蘇州北寺塔前優婆夷吳德溫之胞兄。幼時讀書八年，不甚識字。性忠厚。二十八歲喪偶，有子女各一，不復娶。年將五十，失業家居，乃茹素。先是皈依印光大師，後在虛雲和尚座下受五戒，歸心淨土。專誠念佛，暇則誦經。朝暮課誦，寒暑無間。每日禮佛二百拜，二十年如一日。迨母生西，見諸瑞相，心感佛慈，持名益力。平時爲人效力，有求必應，雖勞不怨。天寒見人受凍，即解己身棉衣褲與之。一九六六年後，常一人宴坐。對其妹德溫說：「你聽到否？我耳中常聞佛聲，寤寐從未間斷。」榮慶素有喘病，在一九七〇年五月，霍然而愈，不復服藥。往生之夜，其妹起床察看。榮慶對妹說：「汝可安睡，我頗舒適。」妹去，由善友袁心弘陪伴。不久，袁見榮慶神態有異，即召妹至。但見其嘴唇微動，似在念佛。二人當就耳畔輪流稱念洪名相助。頃見榮慶面現笑容兩次，最後更作大笑狀，身心豫悅，安然而逝。

李西原

李西原，蜀人。敦厚謙和，好學篤行，立志學佛，晚歲專修淨土。七七事變後，

於燕京遇夏蓮居，獲露法益，如飲醍醐，慶快生平，得未曾有。乃委心依止。西原齒長於夏，但始終執弟子禮，數十年如一日。廣讀經論，受苦薩戒。終身茹素，過午不食。每日黎明，人尚熟睡，而西原已禮念多時矣。手編『淨修提要』，以爲日課。持名修觀，極爲精誠。雖在鬧市，亦常默誦人觀。解放後，復閉關多年，專持聖號，一意西馳。其子名孝淵，亦篤修淨業，以染肺疾，早故。西原暮年喪子，又無生計，時屆嚴冬，臥榻唯一草席而已。雖處困厄，毫無退悔。志愈堅，行愈篤。專精持念，又二十年。功益純，德愈進。晚年，深得法樂，安祥自在。年逾八旬，仍能作小楷，常以法語書扇贈人。九十後，仍能健步。往生之歲，已九十有四。齋戒不退，禮念如恆。一九七一年春節前，身無病苦，面西端坐，持珠念佛，最後唯舉手中念珠，向助念之兒媳等示意，泊然逝矣！

【註】本頁第二行「手編『淨修提要』」一句，疑應爲「手抄『淨修提要』」。〈出版者註〉

池逸樵

池逸樵，號蓮邦，鎮江人，住蘇州城內鐵瓶巷。早歲在上海業推拿，遇朱石僧

後，始信佛教。並與黃涵之、關炯之等相友善，加入佛教居士林。不久，即創辦素菜館，提倡素食。後因其妻及子相繼亡故，悟世無常，修持愈力。民國三十年到蘇，寄居其堂姐庵中，恆至獅子林內香光蓮社參加念佛。後爲弘揚佛法，自辦法會於獅林寺福壽庵，定名爲蘇州佛教居士林，舉王慶九居士爲林長。民國三十二年冬，假藥草庵，請海山法師宣講法華經三個月。三十三年春，請雪相法師於靈鷲寺宣講無量壽經全部。又請慧舟法師於王家祠堂宣講地藏經。解放後，在鐵瓶巷請了願法師講金剛經。並經常發起精進佛七，爲期二十一天，一日分三班，晝夜佛聲不斷。凡弘法利生之事，無不盡力以赴。逸樵爲人誠篤，富有定力。其所主持之法會，有時道糧不敷，仍能盡力維護，安心念佛，十分鎮靜。解放後，居士林改爲清心蓮社。爲便利緇素，特闢東園蔬食處於鐵瓶巷內。一九七三年，因傷足，經錢福元傷科治療，尋獲痊癒。雖常患病，仍精進念佛不懈。臨終前一周，預知時至，將身後各事，委託其淨友徐覺意。即端坐面西，念佛而逝。平日恆言：「西方要自己去。」當時乏人助念，果如所願。時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一日也。世壽八十。

趙孟韶

趙孟韶，住蘇州滾綉坊。民初，畢業於北京工業大學，歷任各地大、中學教師，六十九歲退休。孟韶爲人，忠厚誠實，毫不虛僞。迨年七十，方信佛法。每晨禪定二小時，閱讀佛經，頗有契入。七十六歲，因患膽囊炎，由此茹素念佛。至八十餘歲，信心更切。其淨友黃輝邦，爲說淨土法門：「要一切能捨，不能貪著。一心念佛，求生極樂。壽數如到，雖怕死終不免死。壽若未終，不求癒而病自癒。因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專心念佛，最能消業，而病苦自癒。」孟韶深悟此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稍覺膽痛腰酸，即沐浴更衣，與親友告別。十三日晨說：「病苦已消，二日後將行。」口中念佛不止。其子詢問，囑勿相擾。晌午說：「西方有佛來迎。」於下午一時餘，安祥往生。十八日火化，面色紅潤，四肢柔軟，如入禪定。

包廷甫

包廷甫，蘇州人，住臨頓路。曾爲刺繡業。早年於釋道兩教俱生信仰；終則捨道歸佛，篤修淨土。長齋課誦，寒暑無間，尤喜諷誦華嚴，凡遇當地蓮社舉行華嚴法會，必專誠隨喜禮誦。始則參加吳慰喬所創設之淨土助念團。民國三十三年，更加入施林庵、唐進培所發起之佛學普仁會。宅心仁厚，忠實誠篤。沉默寡言，不與人較。二六時中，執持名號，至爲懇切。一九七四年，已屆八四高齡，雖色力已衰，經常臥榻，尚無多大疾苦。往生前數日，其鄰有一王姓老婦對彼說：「汝終日念佛，有何效果？」答以：「功不唐捐。」至農曆六月初五日上午八時，王嫗又至。廷甫向嫗拱手言別。問：「何往？」答：「我已見佛，金台接我西方去。」言竟，垂目合掌而逝。

張嗜仁

張嗜仁，浙江吳興南潯鎮人。爲人誠懇，宅心仁厚。壯年曾攻讀於南通紡織專門學校。畢業後，入南通大生紡織廠工作。嗣調海門大生三廠。常放生念佛，作諸功德。皈依印光大師，法名德博。家寓上海山海關路，因避塵囂，於一九五七年遷至蘇

州，卜居高師巷十三號，以利修持。退休工資，所入雖豐，而自奉甚薄，每餐一菜，不食兼味。倩人書寫大乘經典，則不惜以重資相酬。皈心淨土法門，以深信願，持佛名號。經常持誦華嚴、楞嚴、圓覺諸大乘經。尤喜閱華嚴，日覽一卷，積四十年不輟。曾在友人處，見有未曾裝訂之影印宋磧砂版藏經散頁十三木箱之多，頁次凌亂，殘缺不全，塵封已久。痛念法寶受損，發心加以整理。缺者補齊，損者修復，裝訂成冊，歷數年始竣。年乘八旬，猶日誦「印光法師文鈔」，擇其警句，寫成單本施送，勸人念佛。迨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示微疾，不思飲食。當夜見阿彌陀佛現身，自知不起，急電促子國光來蘇，囑咐後事就緒。八日晨，再見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二大士現高大身。因喜告其子：「西方境界，就在眼前。」神態安適，朗聲念佛，並命其子助念。至九日晨八時半，即正念分明，安祥往生，時年八十。

龍鳳

龍鳳，浙江富陽縣人，住杭州四宜路一百三十八號。經營綉花業，年老退職，孤

單一人，生活困難，向由政府照顧。平生念佛，頗爲虔誠，兼持誦心經。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因腿發流火，臥病月餘。翌年二月二十二日（農曆正月十三日），鳳央人去四宜路一百二十一號，請來錫箔店老板池金標，對他說：「我今天將行，請爲我更衣。」安排後事畢，向衆人拱手告別，閉目長逝。

凌炳炎

凌炳炎，天臺城關赤衛大隊人。解放前，家貧不能自給，遂赴滬，依乃叔凌映溪爲生。因至佛教青年會，得見陳弘法、李文啓等居士，常承啓導，由是信念甚切。解放後，返里務農。生口日繁，家計維艱，而於佛法亦淡忘之矣。一九七八年一月某日，其妻至凌友章某處，言炳炎病甚，思欲一見君。章某疑其爲囑託後事，至則詢諸修持念佛等項甚悉，乃一一告之。由是虔誠稱念彌陀聖號。如是月餘，痛苦頓消，淨念純熟。但飲食日減，肌肉瘦削。自知不起，預囑後事已，一心念佛。又兩月餘，一天清晨，於三年前因某事齟齬而久未過從之姨媽，前來探望。見炳炎尚在床褥，囁嚅

良久。告其家屬曰：「吾昨夜夢炳炎破襖敝屣，容光煥發，欣然前趨。問何往？則遙指虛空曰：彼等迎我去。時見紅光燭天，妙樂鳴空，天際垂下金階，炳炎拾級而上，漸漸西去。旋即醒寤，以故前來探望。」云云。是晚炳炎果逝。凌友章某之弟，天臺章善學言之如此。

胡復省

胡復省，江蘇常州人。家世經商。二十歲時，父母及弟相繼喪亡。感人生空幻，接受其表兄勸，信耶穌教，受洗禮。民國十二年，供職於京滬鐵路吳淞機務處。與吳淞車站站長朱石僧，朝夕過從。石僧屢勸復省信佛，輒被拒絕，且時相爭執。石僧耐心相勸，雖言之諄諄，而復省聽之藐藐。如是歷時六載。一日，復省偶清理書桌，無意中翻閱石僧所贈，平時所認爲不屑過目之佛書。見其中有云：「人生如夢，百年剎那。富貴榮華，烟雲過眼。石崇未享千年富，韓信空成土面謀。且人生終是苦多樂少，即使盡是快樂，而草草光陰，不過數十寒暑耳。」如聞午夜鐘聲，憬然有悟。遂

棄耶皈佛，皈依諦閑法師，法名聖三。與石僧組織吳淞佛教居士林，並創辦義務小學。一面勸人信佛，一面盡力於公衆福利事業，如施醫施藥等。復省持身甚嚴，誠篤謹慎。不吸煙、飲酒、賭博，不二色。信佛後，歸心淨土法門。復省自一九五〇年退休以來，每日堅持禮佛四百八十拜，跪誦行願品一卷，持念彌陀聖號，求生淨土。日間如有要事，晚上補課，至深夜不休息。如是者三十年。一九七九年，春節後，患小病，無痛苦。不思飲食，每日吃二三湯匙米漿者一星期。以是兩腿乏力，不能再作禮拜。乃習靜坐，執持洪名。農曆七月二十日中午，微感不適。至翌日上午十一時，安祥逝世。頂最後冷，四肢柔軟如生。世壽九十。

朱子橋

朱子橋，名慶瀾。曾任督軍，人稱朱將軍。爲人爽直，居官清正，兩袖清風。平時對地方公益善舉，無不勉力捐輸，玉成其美。自皈依印光大師後，篤修淨土，行持不苟。其時陝西亢旱，飢民死亡甚衆。印公籌款放賑，命子橋全權董其事。子橋盡瘁

賑務，不辱師命，深得印公嘉許。七旬後，忽患腸癰，上海各醫院以其身老年衰，未敢施行手術。其子姪輩，決定送北京協和醫院治療。啓行前，一切準備就緒。子橋思此次北上，存亡未卜，遂往辭印公，稟告所以。印公不許，責其不老實念佛。且誨之云：「如能一心念佛，何至如此！」子橋素重師命，不敢有違，遂堅決不去北京，退還已購車票。從此一心念佛。至第三日，腸癰自潰，流出膿血一大碗，轉危爲安。於是念佛更加精進。臨終前一日，召家人曰：「我一生寫字，但家中無隻字遺留。」囑裁屏幅四張備用。家人以子橋精神欠佳，勸其從緩，子橋堅執不可。隨將字屏寫就，而起居如恒。翌晨餐後，就床趺坐，久而不出。家人視之，已坐脫矣！

吳聖常

吳聖常，字夢虹，吳縣人。曾皈依諦閑法師，在蘇州創立淨心蓮社。慕東林遺風，集合社友一百二十三人，專修淨業。聖常被推爲社長，領衆修持，深爲淨侶所悅服。每逢朔望及佛菩薩聖誕，舉行法會，禮佛誦經不輟。法緣甚盛，道風遠播。如是

者三十餘年。六十餘歲時，患食道癌，醫藥罔效。社員及隨喜道友二百餘人，爲之舉行精進佛七七晝夜。聖常雖身邁重病，猶能以手掐珠，隨衆念佛。最後在大衆念佛聲中，一笑而逝。其二姪女在旁，均見白光兩道，向西而去。次日舉行三時繫念，笑容猶在，見者無不讚嘆。

黃念萱

黃念萱，生於光緒戊寅年，家居蘇州閶門內曹家巷。秉性仁厚，與人無忤。曾任順康錢莊副理，辦事公正。六十歲時，因讀印光法師文鈔，發心持齋念佛。並請印公到家，至誠皈依。從此勇猛精進，熱心辦道。篆家巷淨心蓮社每期法會，經常隨喜參加。長期受八關齋戒，過午不食。每月以三十餘金買物放生。遇生活困難者求助，必盡力接濟。晚年，杜門不出，一心念佛，求生極樂。在往生前半月，預知時至。每日，日間延淨友，夜間請北寺大僧，輪流念佛，送往西方。臨終之時，身無病苦，面對佛像，端坐稱名。衆蓮友亦齊集，同聲念佛。舉「戒定真香讚」畢，念萱即正念分

明，含笑而逝。時爲八月十四日酉時，世壽六十有五。歿後異香滿室，帳內忽放白光。八小時後，頭頂尚熱。念萱平生持往生咒三十萬遍，故其臨終瑞相，昭著如此。

張清臣

張清臣，字蓮友，法名淨覺，吳縣人，寓上海大西路五十七號。幼秉祖母遺教，篤信佛法。年十六，皈依慧達法師。閱十載，始持十齋。四十餘歲，遂長素。跪誦華嚴、法華、般若、楞嚴諸大乘經，達數年之久。研究經論，頗多領悟。民國二十年，印光大師爲授五戒。清臣知見純正，專修淨土。六十三歲春季，病咳多痰，醫罔見效。自知不起，乃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惟時患昏沉，深恐臨終，正念難提。乃命其子，請示於慧海法師。法師開示說：「此乃平時功夫不足所致。須時時提起正念，專誠念佛，必得往生。並應多請同道助念。」云云。臨終前，神志清明。請慧海法師至榻前，師爲說法要，略謂：「世事虛假，人命無常。四大假合，離幻即覺。要一切放下，一心念佛。」並爲摩頂說：「你隨我念三聲阿彌陀佛，自然心開見佛。」清臣即

合掌隨念三聲，安祥而逝。遺體四肢皆冷，惟頂猶溫。

葉通和

葉通和，蘇州慶泰醬園職工。皈依印光大師，專修淨土。每日黎明，持誦早課及阿彌陀佛聖號數百聲。中年持長齋。西麒麟巷染香庵圓覺蓮社，爲通和所創立。每月念佛兩期。社中一切開支，皆由通和及其他蓮友三數人負擔。平生待人誠懇慈悲，好善樂施。育有一子三女。八十一歲時，患腹瀉症，久不癒。自知往生在即，請陸根林等二居士助念。四小時後，通和舉手合掌，向二居士道謝告別。已則高聲稱念六字萬德洪名，才數十聲，音漸低，泊然往生。容顏慈祥，不改生前。

柳景泉

柳景泉，吳縣香山人，業織機。壯歲嗜酒肉，喜賭博。迨六十三歲，忽感人生虛

幻，遂發心皈依印光大師，茹素學佛。勇猛精進，寒暑無間，二十年如一日。景泉經濟頗困難。住學士街朱天廟內，鑒於殿宇朽壞，佛像殘損，乃出賣衣服家具，盡力修復。待人接物，出於至誠。雖居室蕭然，敝衲遮身，不以為苦。當事者欲加資助，初則堅辭不受，繼以生活實難支持，不得已始受。時每月給予補助八元，景泉只受六元，請以餘二元轉給更困難者。冬季衣服單薄，有人施以棉衣，亦請轉給他人。每日佐餐，僅食自製鹽菜，甚至醬油亦不購食。設遇饋贈，婉辭不受。終日杜門靜修，殊少外出。偶有過訪，僅說修持為入之道，不涉其他。嘗對人言：「老實念佛，臨終方知受用。」初誦法華，後棲心淨土，改誦淨土五經。間有不識之字，請人指教，不久，即能背誦。持六字洪名，至為懇切。歷時數年，自覺耳根內佛聲歷歷分明，相續不斷。每月終，必在自己生活費用中稍留餘資，購小魚螺蜆等物，修放生儀規，送往大河放生。向人購買菜蔬，不還價，不抬秤，不爭多，不揀好。並說：「好者讓給人買，使售者易於脫手。」其居心仁厚，有如此者。八十六歲夏曆十月十三日晨六時，跌坐而化。在往生前數月，對人云：「我今年將要辭世。如不去，可延壽一紀，至九十八歲，但非所願。」一月前，向居委會領取補助費時，又對人云：「我下月十

三日往生，不再來取費矣！」至十二日，又對人言：「明日即將辭世。」人見其毫無疾病，眠食行動，一如平時，姑妄聽之。至十三晨六時，趨視之，果跌坐往生矣。生時面色紫黑；歿後黑色全消，轉爲紅潤，光潔異常。頭頂猶溫，全身柔軟。直至焚化，光澤依然，趺坐如生。

葉祥林

葉祥林，法名志宗。壯年喜冶遊，後忽悔悟，痛改前非，皈依無錫南禪寺比丘。爲人慈善，樂於施捨。旋長齋念佛，專修淨土。行住坐臥，持名不輟。六十三歲，感微疾，不欲就醫，唯願往生。於是年三月二十日起佛七，上午念地藏經，下午持聖號，夜課彌陀經，恭持洪名，懺悔夙業，迴向極樂。二十六日，囑家人爲之揩身換衣。近黃昏時，對家屬說：「我明日中午往生。」次日，持珠念佛如故。迨中午十二時，閉目合掌，安然坐化。

李孝淵

李孝淵，李西原之子。天資敏悟。幼年隨父親近夏蓮居，受其教誨，善根夙植，迥異常人。肄業北京大學時，即受菩薩戒，長齋念佛。孝淵悲願深切，貢噶呼圖克圖於北京啓建和平息災法會，發心贊護，不遺餘力。解放之前，北平行轅權要，欲涸中南海取魚。孝淵奔走呼號，爲衆生請命，不畏強暴，終陰成議。嗣以身膺肺疾，久治不瘥，家業耗盡，而病終不起。夏老憫之，率侍者黃正明等數人，親往視疾。見其病垂危殆，性情暴躁，面容凶惡。雖對其開示，不願聽聞。唯言：「修行無功，青年早死，以身謗法，不通懺悔，必墮惡趣。」喋喋不休。夏老呵之曰：「汝素師我，今我以衰老之身，來視汝疾，何不聽教！」孝淵始斂聲不語。乃爲開演曰：「此一念心，不可稱量，不可思議，具無邊功德，唯佛與佛，乃能究竟心之妙諦。」並曉以「誠心懺悔，專心持念，決可往生。」孝淵聞教，心得開解，顏色頓轉，容光煥發。起坐合掌，虔誠懺悔。隨即閉目念佛。夏老亦領衆助念。約二小時，孝淵忽開目曰：「佛來

迎我矣！叔祖早已往生，亦隨佛來迎。佛告我僅能生極樂邊地耳。」夏老笑曰：「邊地，何瑕之有？我現欲往而未能也。」

陳少庭

陳少庭，名繼璋，湖南永州人。隨父宦遊江南。未幾父卒，設米肆於鎮江。繼以營業虧折，乃由友人介紹至南京充探員職，經二十餘載。少庭靈根夙具，秉性慈祥，惡衣粗食，安貧守志，數十年如一日。民國六年，四十一歲，得王一亭介紹，充上海婦孺救濟會探員。該機關純屬慈善性質，頗合素志。忠於職守，歷二十五年，未嘗誤事，為同儕所欽佩。民國二十三年，朝禮五台，詣古南台，得見彌清老和尚，遂皈依焉。彌公賜名滿成。少庭感五台靈異，發心永護此山。返滬後，約淨友十人，共施淨資，長年供養。民國三十一年四月，至上海法藏寺，請興慈法師為授五戒。每日持名一萬，迴向西方。年六十六，七月初三日，忽患痢疾。繼又肝風發作，手足拘攣，口鼻歪斜，言語蹇澀，飲食不便。二十二日午後，忽轉心氣病。至四時許，含笑呼其妻

曰：「文殊菩薩來矣！」其妻頗爲驚訝，意謂多日不言，何忽能語，乃順口答曰：「好極！文殊來迎，福報勝矣！」答未竟，少庭復曰：「阿彌陀佛亦來矣！可速至海潮寺，延道安師等來助念。」言已，朗念洪名一聲，即不復語。至十一時，氣喘甚急，遍探其身，各處俱冷，惟頂與心部甚暖。少庭生前曾向淨友述及身後歸宿，願至五台爲僧。道安師知其事，當爲開示曰：「汝一生爲五台護法，功德雖大，無非有漏之因。如不發願求生西方淨土，仍未免業識茫茫，隨業受報。際此緊要關頭，亟宜速定主張，一心念佛，以求往生。再一差遲，悔無及矣！」言已，再探，則心部漸冷。至十二時，氣喘平復。道安恐其神識昏昧，即就其耳畔高聲朗念聖號，助其西歸。甫一刻鐘，即安祥而逝。復探之，則唯頂尚暖。文殊先至，彌陀次臨，逝後頂門猶熱，往生必矣！

蔡寶忠

蔡寶忠，蘇州人，世居城內學士街。早年在上海五金店爲職工，後回蘇州任某善

堂職員。雖家境清寒，而能安貧樂道，爲人誠樸，宅心仁厚。幼即茹素，長好誦經。皈依三寶，一心念佛。尤喜禮誦華嚴，日誦數卷，列爲常課。凡遇蓮社啓建華嚴法會時，輒發心參加。且爲領衆，唱念如法，恭敬逾恆。文革前，曾赴天平無隱庵出家，依慧海和尚爲師，紹承衣鉢。不久，以環境不許，及家人勸阻，未能滿願，仍返初服。後以其子下放蘇北大豐農場安家落戶，隨子生活。雖以七旬高齡，仍喜參加勞動。平居不廢修持，念誦如恆。往生半年前，曾感微疾。往生之日，正念分明，聞空中音樂之聲，急喚家人云：「空中音樂美妙，爾等聞否？」家人啓戶出聽，果聞空中樂聲鏗鏘。迨返室，則寶忠已入寂矣。

徐老翁

徐老翁，居士徐祖耀之父，家住寧波竺家巷廿二號。祖耀在上海交通大學執教。翁皈依印光大師，篤修淨土。終日披海青，獨處佛堂，一心念佛。往生前，示微疾，其女問曰：「真有往生這回事否？」翁答說：「你等著看罷。」言竟，趺坐念佛如

故。少頃，不聞佛聲。視之，已坐化矣。逝後，異香滿室。其二子一女，目覩瑞相，亦長齋念佛，均不婚嫁。

邵慧安

邵慧安，原名治安。始信奉外道，後閱「印光法師嘉言錄」，方深信三寶，皈依印公，一心向佛，勤修淨土。某年，以乘車不慎，失足傷氣，精神日衰。經百餘日，病勢略瘥。是年古曆九月二十四日，所居邑內張公殿住持自遜和尚茶毗，步往觀禮，並參加念佛，精神如故。歸途因感受風寒，臥病不起。由是念佛益篤，志求往生。至十月十二日，自知時至，因命家人助念。至夜初鼓，問家人云：「此時何時？」家人妄云：「漏將盡矣！」慧安謂：「決於今夜丑時西去。」言已，復念佛。至丑刻，復云：「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前，自遜法師亦來迎接，吾去矣！」旋即高聲念「南無阿彌陀佛」三聲，吉祥而逝。面貌如生，四肢柔軟。逾八小時後，探之，身體冷盡，頂溫猶存。

陳立均

陳立均，浙江天台人，陳復初居士之第四子，家世奉佛，立均童年患癆瘵。一夕，家人咸就寢，忽聞立均驚呼：「嚇煞！嚇煞！」家人趨榻前，見其額汗涔涔，狀極驚恐。問其故，立均曰：「有數人持棒執索，欲捆我去。」其母知是鬼道境界發現，因告之曰：「菩薩能救汝，汝應速念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立均聞言，即懇切稱念大士聖號，家人在旁，爲之助念。未幾，即喜曰：「彼等都去矣！我可不怕了！」仍繼續持念聖號。忽謂家人曰：「觀世音菩薩來矣！菩薩放光照我，並對我說，帶我去。」其母勉之曰：「你跟菩薩去到極樂世界就好。」相與念聖號不輟。良久，立均聲漸低，遂化去。時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年僅十五歲。

焦勛建

焦勛建，上海焦雨亭之次子。一九五〇年往生，年甫十三，瑞祥相昭著，堪稱希有。勛建幼極聰慧，但身弱多病。六歲時，有僧過其門，顧謂其母曰：「汝次子生肖屬牛者，乃普陀坐關僧轉世。閉關三載而寂，依妄人胎，爲汝之子。」其母即令皈依，法名培鑫。因宿植深厚，髮齡即知念佛，每日臨臥、必持聖號不輟。居恆勸母布施。母給與糖果之費，不妄支用，積聚成數，輒以捐捨。及年九歲，日見瘦削。就醫檢驗，謂是大腿坐骨受傷，勢成骨癆。經醫治，臥床三年始癒。醫爲策萬全，囑施接骨手術，以免復發。乃住中美醫院，預事調攝。勛建住院時，遇同室病人需行手術者，勸勿膽怯，應一心念阿彌陀佛名號，痛苦自減。當爲其施行手術時，先一日，剃髮沐浴，剪爪漱口。諸事畢，堅請攝影，並索筆題詩。家人未許，謂攝影毋亟亟，題詩亦可俟之異日。勛建忽正容曰：「現吾身內外均發亮透明。可憐爾等血肉蒙心，即佛菩薩現在目前，亦未能識耳。」復對鏡曰：「吾兩耳，日來更大如菩薩矣！」家人斥其妄，則笑而不言。其母適患病在家，勛建日以爲念，曰：「母病如何？明日能來否？我已於金剛經內題字，現不許看，過二日送與母閱可也。」蓋勛建住院時，其母曾以金剛經一冊置其枕邊。翌日，爲施手術畢，人亦清醒。無何，猝起變化，施救無

效。延至七時，溘然長逝。家人進視，面含笑容，翌日大殮，頂門猶溫。

劉信童

劉信童，河南開封劉氏子。原籍山西，隨父宦遊至汴。年十三，忽頸生瘰癧，膿血淋漓，臭惡難近，痛楚萬狀。臥床不起，經年未癒，日夜號泣，坐以待斃。其父宦遊外省，母則留家照應其子。一日，童見母易服而出，詢：「何之？」答曰：「拜師父去。」問：「拜師父何用？」云：「念佛求生西方，脫離娑婆苦海。」童堅求代拜。母即代為皈依明德法師，並受八關齋戒。回至家中，見童長跪合掌，屹然不動，如無病者，不勝歡喜。蓋童身臥床蓐，不獲輾轉，已數月矣。童自是虔誦佛號不輟。約三月許，謂其母曰：「兒業障已盡，將往生西方。母爲兒累，亦云苦矣。可請念佛人來相助。」母爲邀請同道數人，來家助念。初因臥室臭穢，在室外舉行，少頃，忽聞室中有異香，其味芳烈，不類世間沈檀之氣。大衆即至室內探視，則見信童方合掌端坐，閉目念佛。頃刻逝矣。異香三日不散。

張一留

張一留，名援，字滌珊，晚號一留。江蘇省靖江縣人，住蘇州金太史場二十五號。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從事教育事業，後皈依印光大師。居士工詩，善鼓琴，家藏古琴十餘張，其詩平易恬淡，似白樂天。末年謝絕人事，專修淨業。曾病目失明，百醫罔效。乃屏絕醫藥，一心念佛。不數月，目復明，看經作字如平時。嘗以指方立相念彌陀，為唯一宗旨，不尚玄談。臨終前自撰念佛偈數首，其一云：「昔來即一絲不掛，今去亦不掛一絲。了脫要當在一念，一念即念茲在茲。」旋示微疾，安祥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花甚多，時一九四七年也。所著有淨土宏綱論、西方認識論、馱沙淨土文、修忍堂詩鈔、修忍堂隨筆、靈岩山志，均由弘化社出版流通。尚有中國農業史、田園詩選，則其早歲之所作也。另有翻譯日人淨土著作多種，未出版。

竇存我

寶存我，江蘇邳縣人，饒於財，以不善治生，家遂中落。晚歲頗貧窶，泊如也。爲人長厚，雖面欺之不與較。早年篤信程朱，嘗辟佛。同鄉人劉仁航，勸令讀起信論，遂發心皈依佛教。在上海，於印光大師所，稟淨土教，讀誦大乘，勸修淨業。一九四五年，邳縣大水，與胡松年發起救災。招滬上諸檀越，集會共斥淨資。樂慧斌首認一千元，諸檀越繼之。及各認捐畢，數猶未集。居士乃慨認一萬元，以竟全功。且不具名，其樂善好施皆類此。性儉樸，家人或衣飾稍華，必斥之。印光大師生西後，在上海與德森法師等，組織印光大師永久紀念會。並籌辦弘化月刊，自任主編。在刊物上發表弘揚淨土之文甚多，然皆不署本名，人莫之知也。一九五四年，與妙真和尚發起編印光大師畫傳，請滬上知名書畫家，繪畫作書。時居士經濟已極困難，餐餐不繼，然猶捐資以爲倡。居士深通教理，知見純正，其論佛法，一以印光大師爲宗。嘗謂：「敦倫盡分，閑邪存誠，爲人佛之階梯；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乃萬行之歸宿。」且謂：「學佛當如儒者，志在淑世利人，憂樂天下，不應但以自了生死爲極致。達摩云：『中土多大乘根器者』，謂儒宗也。」臨終示微疾。逝世之日，飯後有史守謨教授來訪，猶起床飲食，談笑自若。及晡，欠呻人內，少息。久之不出，人幃探

之，已寂然矣。時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也。卒年八十一。

夏丐尊

夏丐尊，早年與弘一大師，在浙江女子師範同為教師。弘一大師出家後，居士亦皈依三寶。臨終時，陳海量教令讀彌陀經，未終卷而逝。荼毗得舍利花甚多。

沈用九

沈用九，名善長，浙江海鹽三板橋人。甫生即喪父，青年時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居士侍奉寡母，極其孝敬。樂善好施，有古德之風。篤信淨土，精進念佛，持戒甚嚴。民國元年，遊杭，朝雲棲，禮蓮池大師塔。夏又去普陀，敬禮觀音大士。入秋忽有疾，家人欲請送調治，居士固拒。謂：「人生如朝露，處世如夢幻，四大色身，原非我有，何用醫為？但當一心念佛，遠離塵垢，面見阿彌陀佛，我願已足。」至九

月三十日，病益加重。鄰人來視疾，皆以感激心情，勸令念佛。當時無論男女長幼，以及雇用僕役，皆受其教，齊聲念佛。居士益自策勵，一心彌陀，求生極樂世界。臨終之時，忽回顧左右云：「五色蓮華，已現我前。」言訖，瞑目而逝。遺容神色不變，異香滿室。世壽僅二十有五。

馬聊庵

馬聊庵，名曜青，清優附生。江蘇南通平潮鎮人，出生於清同治元年。民國時代放棄科舉舊習，從事新學。創辦石港小學，教人讀書，以自利利他爲素志。歷任平潮小學校長、教育會長及勸學員等職。從事教育事業達數十年之久，作育後學，孜孜不倦。居士有七子，四子名靈源，執教於南通師範。因從師範校長江易園居士處得淨土經典，攜歸家中，供父閱讀。居士一見，歡喜讚嘆不已。於是歸心西方淨土，持誦聖號，每天數千聲。民國十五年秋，忽染微疾，念佛更加精進，並持誦般若心經。民國十六年夏曆十一月廿日，正身端坐，稱念阿彌陀佛，從容含笑，捨報往生。家人環

跪，齊宣佛號。過二小時後，煎松枝檀香水爲居士沐浴。肢節柔軟，猶如生人。鄰里羣衆臨哭者數百人，並恭上居士稱號爲孝靖先生。世壽六十有六。

汪序昭

汪序昭，號鳴球，安徽黎源大畝人。家世貧寒，年四十，猶負債累累。經三十年勤懇經商，漸成爲富室。居士自奉淡泊，不肯輕易浪費。自皈依三寶後，好樂布施，興辦善舉。村中祠宇佛廟，皆由居士出資修理。環其家十多里範圍內之崎嶇小道，悉經修平，成爲坦途。救濟孤寒，拔脫衆苦。掩埋枯骨等善事，皆盡力爲之。印送安士全書、印光法師文鈔等各類善書，廣爲勸化。所修善業，悉具疏迴向西方，願與一切衆生同生極樂。居士平日修持，極爲認真。禮金色佛像，持六字洪名，晨夕寒暑，從不間斷。其足部嘗患風疾，不良於行，艱於跪拜；由於念佛懇切，不久即能跪誦，繞念如常。時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居士年屆八十有二，與蓮友曹雲喜居士言：「我生西時，請來助我念佛。」逝世前十日，邀曹雲喜居士至家助念聖號。十日期滿，便如

願往生。逝世後，面容含笑，神色如常，頂溫體軟。家人聞佛堂中魚磬自響，天樂鳴空。遺命七七期中，全家吃素念佛。子孫俱能遵依。

鄭錫賓

鄭錫賓，山東即墨人，業商。因讀佛經，知念佛利益，遂發心念佛，終身不娶。二十二年在青島，從俠虛法師受三皈依。自是心益誠懇，將家務完全交其弟料理，專心念佛。居士能講彌陀經，每年必由即墨經青島，去平度縣爲善友講經。二十八年春，居士又去平度縣講經。講經已畢，此衆散去，與五六位淨友，同進午餐。餐畢，居士忽言：欲租一間房子。衆友問其故，居士言：「我要往生，因恐死在別人家裏犯忌諱。」衆友言：「吾等是多年知交，不要說往生佛國，即使臥病不起，死在我家亦有何妨？吾今此處念佛人頗多，如真有把握，也可爲此一方人作個榜樣。」其友即爲居士收拾兩間屋，設一榻令休息。居士即登榻，面西趺坐，向衆友說：「給諸位告假，我現在要走了。我們同事信佛一場，請諸位念佛送我一程吧！」衆友請說偈，居

士說：「不用說偈，你們看到我這個樣子，來去自如。你們照我這樣行，這就是很好的紀念。」語畢，不到一刻鐘，即含笑往生。其弟初不信佛，見兄拋捨家業，專門念佛，殊不謂然。後經居士一再勸說，勉強信佛念佛，但並不懇切。及親眼見居士念佛往生，預知時至，來去自如，始知念佛功德利益。於是亦一心一意專誠念佛。三年後，亦預知時至，念佛往生。

藍種仙

藍種仙，名道正，江蘇淮安人。弱冠游庠，旋食餼廩。壯而從政，歷任要職。中歲曾於故都，經友人介紹入同善社。久之知其所傳皆摭拾佛老緒餘，附會己意，自立門戶。其所編印諸書，雜引三教經論，謾稱同出一源，支離紛雜，不得旨歸，心知其非。後得流通本新編佛學初機諸書讀之，大有契合。遂毅然捨棄邪法，皈依三寶，受持五戒，精研梵典。不廢事修，深誦儀軌偈讚，音節靡不嫻習。嗣乃遊歷諸方，遍參知識，知有向上一著。民國二十四年，南京佛教淨業社成立，被推為董事。領導社

友，昕夕禮誦。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倡議每月終，禮大悲懺三天，放生一次，爲常軌。復於每年夏季，舉行華嚴、地藏等法會。隨喜參加者，殿爲之滿。抗戰軍興，同行星散，社務停頓。二十八年，於淮安私宅闢靜室，組設淮安佛教淨業社。翌年，復置樓房一所，爲新社址。闢大殿三楹，中供西方三聖。殿後爲寮房，殿右復建地藏殿一間。居士伉儷亦居於斯，同修淨業。居士雖於宗下飽受鉗錘，而於淨土法門信仰尤深，於印光大師備極欽崇。居士性嚴正，接引後進，不少假借。其於信心不切、行履欠純者，輒遭呵斥；禮誦不合儀軌，立嚴糾正。於三十二年製觀二具，以備夫婦遺蛻之用。三十三年秋將社務交付他人承接，己則專修淨業，一意西馳。三十四年冬月初，與其友人書云：明年我將行矣！次年農曆六月十六日，夜間夢入淨境。堂高宇邃，屋舍連雲，白光如晝，門前彷彿旛蓋飄揚。正仰觀間，倏然便寤。自知往生時至。至十九日，恭逢觀音大士聖誕，隨同社友禮誦念佛。二十日晨起早課甫畢，略覺不適。而言談一如平日，端坐念佛，神志清爽。至下午二時，手結佛印，念佛聲漸微，既而寂然。視之，蓋已逝矣！翌晨人殮，頂猶溫暖，面色如生，全身柔軟。壽六十八，無子女。

王吉人

王吉人，蘇北如皋人。家住如皋江口，以開設米行，及擁有多艘船隻，經營航運爲業，家道頗富裕。居士行世仁慈，爲人寬厚，樂於施捨。維護三寶，惟恐不力。夫婦同吃長齋。逢年過節，全家吃素；平時全家人每月持十齋，不無故殺生。民國二十一年左右，到蘇州報國寺，叩見印光大師，請求皈依。從此念佛修持，更加精進，常命家人隨同禮念。生三子三女，皆極恭順。長子及媳，尤能極盡孝道，終日陪伴，不離左右。居士嘗告誡子女，要勤勉求學，要忠厚做人，要憐憫窮苦，要恭敬三寶，要積德行善。不要積財與子孫，造成他們不勞而獲，揮霍浪費。在居士的教誨下，雖一家人口衆多，都能和睦共處，從來未有爭吵之事。民國三十七年，身無病苦，安祥捨報，念佛往生。往生前三日，預知時至。臨終前，剃頭沐浴，着好淨衣，外穿法服，端坐中堂，合掌念佛，如老比丘。隨謂家人說：「我要去了！你們不要哭，爲我念佛要緊。」語畢而逝，世壽七十。

蕭厚齋

蕭厚齋，名培身，浙江杭州人。蕭梁後裔，久居上海。出生於一八八三年。曾赴日本留學，歸國後，執教於浙江法學院。居士宿根深厚，篤信佛法。秉性仁慈，長齋茹素，經常買物放生。十八年中，精進修持，誦經禮佛。雖盛暑寒冬，亦不暫輟。氣象雍穆，有長者風。鄰里親族，都以善人稱之。年六十八，即一九五一年，當夏天時，將平生貯藏各種摺扇，就日曝曬。謂兒孫言：此扇過了今秋，永遠用不着了。即在是年，農曆九月十三日，無疾往生。臨終正念分明，面向西方，吉祥而臥，念佛不絕。歿後，全身俱冷，獨頂猶溫，四肢柔軟，有如生人。

劉昌信

劉昌信，陝西省扶風縣孫家山人。昌信早歲誤入歧途，後知其非，乃詣法門寺良

卿法師，求引出迷津，開示覺道。師知其賢，錄爲弟子，并教以淨土法門，令信願念佛，期生淨土。昌信大喜過望，曰：「不凌絕頂，不知泰山之高；不睹汪洋，不知溟渤之廣。我今知所歸矣！」由是專修淨業，力行不懈。嘗曰：「誰是長生不死仙，精勤念佛惜殘年。瓜因熟後蒂方落，柿到秋深果始甜。」一九五五年臘月中旬，昌信至法門詣良卿告別。持其生平衣物，請師代爲施衆結緣。並將銀元數枚供養佛寺，爲佛像造背光。回家後，自營墓穴，備後事。翌年正月初十日晨八時，更衣沐浴，端坐念佛，無疾而終。自在之態，不異生前。卒年八十三。

羅奉章

羅奉章，安徽貴池人。襁褓喪父，由母守節撫養成人，故家境蕭條。年幼時，發奮勤讀。成年後，由親戚介紹在青島啓新洋灰公司任職。居士爲人誠篤敦厚，爲上級領導所器重，調任上海信孚印染廠，任副經理。由於調度有方，臨財不苟，深爲主事者所信賴。居士天性仁慈，惜福憐貧，急人之難。抗戰時期，他人多事屯積致富，獨

居士廉潔自守，財不苟得。所居陋室數間，依靠薪水度日。居士樂善好施，經常施醫給藥，救濟貧苦。一度擔任紅卍字會會長。繼室趙氏，崇信三寶，常勸令信佛。年屆六十，始往靈岩皈依德森法師座下。從此念佛，皈依淨土。年七十二，忽示疾。一九六六年農曆三月初八日往生。往生時，仰臥榻上，合掌胸前，高聲稱念聖號。其夫人請來許多道友，爲之助念。自當天凌晨三時念至九時許，居士忽回顧夫人說：「室中大放光明。」又繼續說道：「佛已來了！金光晃耀，且有好多尊佛。」言罷專誠念佛，不復他語。在大衆助念聲中，雙目漸瞑，安祥而逝。逝世後，手結彌陀印，置於腹上，面色如生。

楊文林

楊文林，籍貫蘇北，住上海虬江路，有一子三女。生平精研醫術，以醫爲業。年三十八，感世事無常，始信仰佛法，斷葷茹素，專修淨土。曾赴寧波普陀皈依佛頂山文質和尚，爲賜法名慧祥。居山三年半之久，聽講楞嚴，頗有心得。居士自皈依佛法

後，努力修持，十分精進。老實念佛，不換題目。四五十年，始終如一。一九七四年，居士高齡已八十五歲。隔歲之冬，忽患食道癌。歷時七十五日，亦不感痛苦，念佛如故。往生前幾天，頂知時至。對人言：「我已見到兩位童子前來接引往生西方。爲時已經有一周了，不能要他們久等我，我現在擇定正月廿三日往生。」居士第三女在蘇州某綢廠工作，廿三日乃廠休之日。後忽又言：「所選日子並不太好，決定提前三日，準備在正月廿日往生。」關照家人，預先打電報通知其女，令收電即回。往生之日，居士令人爲全身揩抹。整容既畢，其時已上午十二點鐘。又親換乾淨衣，穿上長衫，理拂清楚，臥於床上，高聲念佛。下午三時，其女方回。隨作手勢，令坐於床前，一齊念佛。至下午七時，脈息漸停，唇吻猶微之張翕。俯而察之，尚能聞極微細之念佛音聲。舉家合掌，大聲唱佛名。居士即在大衆念佛聲中，安祥示寂。全身俱冷，頂門獨溫。

蔣長安

蔣長安，江蘇如皋人，住如皋東北鄉。出身下中農，隸南陵公社。居士爲人忠厚老實，安貧樂道。早年信佛，並送其子到定慧寺出家。即德純師也。三十二歲時，皈依虛雲老人，賜名寬仁。其子後到鎮江參究。在某一次回家探望老父時，携回金剛經一卷。其子見父身體欠佳，便勸令念佛，並持誦金剛經。居士一見金剛經，如獲至寶。由是發心，每天持念三遍。歷時三十多年，從未一日中輟。一九七七年，農曆正月十九日下午五點三刻，身無痛苦，正念分明，念佛吉祥而逝。逝世後，頂暖肢軟。終年九十一歲。

蔣文瑞

蔣文瑞，原籍揚州南鄉，住上海閘北。早年曾開設鞋子店。爲人正直豪爽，人有困難，無不盡心幫助。篤信三寶，皈依南京圓治老人。三十歲發心持長齋，虔誠念佛。閘北佛教居士林，即爲居士所興辦，並擔負林內一切費用。居士喜捨爲懷，深得人心。文革期間，念佛被視作反動行爲，而居士高聲持念聖號如故。鄰里知之，亦不

干涉。年七十九歲，即一九七八年農曆九月初六，無疾坐化。在往生前一日，受友之託，代邀蓮友作佛事，奔走終日。回家後，略感不適。即在當天晚上，剃頭沐浴，更換淨衣。謂家人言：「讓我好好休息一下，不要驚動我。」當即回到房中，斂目冥坐。未片刻，家人入房視之，已安祥往生矣！

陶能德

陶世德，法名能德，一九四七年受皈依於臨濟宗二十五世隆濟老和尚，一九五四年去寧夏馬鞍山甘露寺受居家菩薩戒。居士自皈依三寶後，每日修十念法門，從不間斷。後又學會二時課誦，每日禮誦，以一句佛號爲正行，持誦淨土五經、妙法蓮華經、金剛經等大乘經典爲助行。一九七九年，身染病苦，而專持佛號，更加精進。並再三囑咐家人親屬：「在我臨終時，切忌隨俗搬動哭泣。遺體火化，不許葬埋。」一九八一年農曆三月十六日，距往生十一天，是日中午，對家人說：「你們準備我的後事，我快要走了。」二十四日爲臨終前三天，家人請來隆元老和尚。一見面，只說

「心中惟有佛，臨終不離佛」。二十五日，時坐時臥，安然自在，並無患病之相。二十六日九時，面向西方端坐念佛而逝。是時有隆元法師及淨友數千人在旁。註次日，面色如生，光澤鮮耀，觀者莫不讚嘆。第四日火化，四肢柔軟，骨灰呈彩色。

註：原文「數千人」疑爲「數十人」。

沈富康

沈富康，住浙江省肖山縣農村。五十二歲時開始吃素，五十五歲從肖山蘭亭老和尚受三皈依，六十歲起專事放生。嘗以祖遺房屋一間，售得一千元，悉以買物放生。兒輩每月供養生活費二十五元，除以五、六元買米鹽瑣屑外，餘款亦悉用於放生。居士本多病，自吃素放生後，體力轉健。二十多年，從不看病服藥。居士於七十二歲起，始專持佛號，求生淨土。自云雖睡夢中，亦能持名不輟。一九八二年，居士七十四歲。是年底臥病十餘日，神智清爽，無昏沉之容。往生前一日，對人說：「我要去了！今天不去，就是明天。」又說：「我心中很快樂，無一點痛苦。」令子女爲之助念。且囑將預置之棺木出售，以售得之款放生，遺體要按佛制火化。子女即雇車載往

杭州（因肖山無火化設備），中途於車內合十安祥而逝。是爲一九八三年一月四日下午四時。命終三小時後，通身冰冷，頂門猶溫。年七十五。

居士六十五歲時，一日騎自行車載一大布袋螺螄，至杭州西湖斷橋邊放生。事畢，仍騎車回肖山。中途一輛吉普車迎面而來，自行車被撞壞，人倒於地。汽車前輪從腳上滾過，留下明顯印迹。司機見狀，驚恐無措。居士立起後，毫無損傷。怡然一笑，長揖而去。

楊欽芳

楊欽芳，浙江省普陀縣沈家門鎮人，家住西大居委會。生於一九〇七年，於一九八三年十月廿八日西逝，年七十七歲。居士初不信佛，七十五歲時，其子暴病死亡，因感人命無常，遂發心吃素念佛。每念佛時，其音懇切，鄰居皆聞。由初發心直至往生，爲時尚未滿兩周年。一九八三年九月末，患感冒，十月四日開始臥床。自見有一白蓮花苞落於胸前。當時家人皆聞室內異香馥郁，半日始散。居士病中了無痛苦。至

十月廿八日，農曆九月廿四日傍晚，忽囑家人：「你們快助我念佛，我要跟阿彌陀佛去了。」家人問：「見佛否？」答言：「見！」隨即雙手合掌，作禮佛狀。家人請淨侶助念，居士止之曰：「夜間不要去叫人家了。」又大聲云：「讓開些，佛來了！」繼又以指書其子之名。其妹已信佛多年，見狀即正言告之曰：「汝今臨終時至，宜一意西方，從此了生脫死。你要放下萬緣，怨親都不思量，惟念阿彌陀佛，隨阿彌陀佛去，卻不可思念兒子。」居士點頭應諾。時有多人在室內齊聲念南無阿彌陀佛，居士隨聲默念，未幾即微笑而逝，時初夜七時二十分也。逝後二十四小時，舉身柔軟，頭頂猶溫。

戴漢文

戴漢文，原籍湖南，遷居蘇北阜寧後，定居無錫南門。幼時家貧寒。兄弟多人，唯居士稱獨秀，遂被送入大學。畢業後，進入政界工作。一生奉公守法，以廉潔著稱。抗戰時期，不及後撤，留在淪陷區。但未肯變節，接受敵僞一官半職。淡泊自

甘，不慕榮利。其子甚孝敬，早逝，因赴蘇北泰州海安鎮，依女而居。居士本來對佛法毫無所知，五十多歲隨同數友往遊蘇州靈岩，晤見印公老人。印老贈與每人文鈔一部，居士將文鈔携歸家中，一擱數年，未曾閱讀。後因偶而翻看，覺得頗有道理。由此經常取出閱讀，遂發生堅固信心，吃素念佛，非常精進。離其女家不遠，有一大河，河水清澈，蘆葦叢生，朝霞暮靄，景色極佳。居士每晨淨課畢，常散步其間。當九十三歲時，一日照例在河岸散步。忽聽到河內發生巨響，猛吃一驚。見西方三聖佇立空中，急趨而返，謂其女言：「我見到佛，就要去了！」當即交待一切，沐浴更衣。轉身回房，將房門掩上，並說：「等過了三十六小時，再開門見我，一定要聽從我的話，不要忘記。」女如其言。歷三十六小時推門入房，已泊然坐化矣。

韓華忠

韓華忠，浙江蕭山縣人。油坊職工，二十四歲遷居紹興。居士本吃花素，未斷葷；六十歲時，夢中見觀世音菩薩，囑持長齋，才開始吃長素。擔任紹興佛學會會

長，達十餘年之久。宏法利生，始終不懈。當六十九歲時，將職位辭去，專修淨業，一心念佛。八十三歲，無疾坐化。臨終前七日，對人說：「我將往生。」即不進飲食，專持聖號。臨命終時，教人就佛前從速燃香，即趺坐念佛往生。往生後，面容含笑，見者嘆為稀有。

方志鵬

方志鵬，上海人，住溧陽路常樂里十五號，佛教居士林職員方振亞之子也。六歲與鄰兒嬉戲於門前，有一行腳僧過其家，見之曰：「此是誰家兒？是兒是老和尚轉世而來也。」其母此時尚未信佛，不以為意。年十歲，進聖芳濟外語學校讀書。該校學生每晨需背誦聖經，志鵬對之不感興趣，而心慕佛教。見丐者，恒調給之。常不惜忍餓，節省其母給與之早點費，捐獻與學校倡辦之孤兒院。其樂善好施，異於常兒。志鵬好學中國文學，每見古文，閱讀一遍即能領會其意。十六歲時，外祖母病重，志鵬焚香禮拜，願減己壽以益之。外祖母病果癒。年十九時，當臘月一日，忽背人書一紙

條，藏於枕下，云：「母親！我要去了，請你不必悲傷。」其母發現後，問將何往。答曰：「我寫寫罷了！」七日後，晚間，其母聞香氣滿室，作梅檀味。次晨又聞木魚之聲。而志鵬即於是夜，無疾終矣。臨終之夜，志鵬仍讀書至九時就寢，夜間一無動靜。次晨其母呼之起床，志鵬不應。右脅而臥，蓋已逝矣！時一九四八年也。其母痛子早逝，到法藏寺，見興慈老法師。法師開示曰：「父母夫妻子女，有緣則會，無緣則散，不須悲也。」其母因此而悟，亦信佛矣。豈非其子度母也？

往生女居士

鄒妙順

鄒妙順，居士華融海之母，無錫後宅鎮人也。住上海新閘路福康里四十八號。四十六歲後，因右臂瘋癱，不能舉動，經中醫治療無效。翌年，六月十九日觀音菩薩聖誕，一素信佛教之女戚，邀同至局門路淨土庵敬禮大士。時興慈法師卓錫是庵，見妙順在炎暑中，猶臂纏大毛巾。問其故，具告所患。法師說：「有僧善治斯矣，但略有痛苦，何妨一試。」遂詣僧求治。經細察病情，數施針灸，果獲痊癒。從此發心皈依興慈法師，賜名妙順。因不識字，由好女戚教誦大悲咒及彌陀經，早晚功課無間。歸心淨土，念佛不輟。至五十七歲，忽患胃癌，治療無效，但無甚痛苦。時值夏季，天氣炎熱。忽告其子：「三天內將別。」囑在家住宿，不可遠出。次日深夜，神態如常。素水沐浴更衣，說：「明日九時，我欲去矣！」翌晨，子女齊集。妙順端坐念

佛，並囑家人，去時勿哭，可齊跪下念佛。於是家人遵囑環跪，稱阿彌陀佛。已欲隨念，已而音漸低微，準時往生。時一九二九年農曆閏七月初二日。淨友竟覺爲之讚曰：「十年精進一朝歸，不念彌陀更念誰？莫笑庸愚無所識，預期捨報赴蓮池。」

張蓮覺

張蓮覺，名靜容，廣東新安縣人。生而窈窕，有宿慧。父某，任樞署象胥（註），故蓮覺亦嫻譯事。幼信佛教，善根宿植。既長，嬪同里何曉生，精懋遷術，成陶米業。鴻案相莊人，人以福祿鴛鴦目之。富而不驕，孳孳爲善。每值飢饉兵燹之年，輒請於夫，斥資巨萬，廣濟災黎。其用於佛教也，數亦相埒。鋟梓釋典，建築梵剎。創建香港之東蓮覺苑，紺宇金容，備極莊嚴，爲諸淨侶研學之所。育材甚盛，遠近聞風，多負笈從之。蓮覺豐神雋朗，頎頎玉立，雅慕吟咏。于歸後，慎蘋蘩而疏鉛槧，故平生以德稱，而不以才顯。其著作「名山遊記」，文筆適宕，爲衆所稱。蓮覺學佛，鏗而不捨。臨終瑞相彰間，有足述著。東蓮覺苑，舊例，每年於十一月十七日

阿彌陀佛聖誕始，念佛七日。歲丁丑，蓮覺忽囑全苑淨侶，是年佛七暫緩十日，於十一月廿七日開始。佛七甫圓滿，蓮覺竟以微疾逝世，恰值禮誦藏事半時之後。蓋預知時至，從容計算以就之也。彌留之際，一片紅光，起於足下，旋變爲白，籠罩全身，向西而滅。百餘人在側，目所共睹。蓮覺生於乙亥，歿於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享年壽六十有三。生三子七女，多卒業瀛寰，膺學士位。

【註】權署象胥：即約今稅務署之翻譯員也。}出版者註！

趙李氏

趙李氏，河北省邢台人。一生專修淨土法門，深信切願，念佛精誠。民國二十七年仲冬示疾，全家念佛相助，求生西方。彌留時，諄囑其子修德：「好好念佛；三年之內，勿拂勿輟。」囑畢，吉祥而臥，泊然化去。三時後，體軟頂溫，面露紅光，蓋已如願往生。其子修德，能遵母命勿替。三年後，亦得生西。時人皆稱道之。

朱智馥

朱智馥，江蘇崇明人。年十八，于歸宋氏。宋本不裕，助夫經營香業。含辛茹苦，勤勞不倦。事姑以孝，處妯娌以和。親鄰中有病者，輒爲求治，饋送飲食，寒暑不辭。濟人之急，無分彼此。中年後，感於人心習染，遽懷歸佛之想。民國二十六年春，專赴吳垣，皈依印公。自後，闢靜室爲佛堂，長齋念佛，禮誦不衰。仍不廢世事，終日栗碌，處理家務不稍息。人或止之曰：「我因業受生，當事勞苦，以消宿愆。」暇則普勸戚屬鄰里，止惡行善，齋戒念佛，廣行功德，息除貪癡。一貫以身作則，被化者甚衆。二十八年，與地方善信創設崇明佛教居士林，以資弘化。並邀請法師，於當地寒山寺講彌陀經。勸衆參與法會，一時佛聲，聞於道路。更就草創之林宇，募化巨金，裝塑大士像。昕夕督工，劬勞佛事，鞠躬盡瘁，卒底於成。釋迦如來誕辰，大開法會，緇素咸集，盛極一時。而香積厨中，馥獨任之。內外雜務，叢集一身。心雖怡悅，體力已疲。農曆八月十一日自林歸，即感不適，略患吐瀉。醫言無

慮，但馥自知不起，對人言：「余將與爾等訣別矣！」及中秋節，時當正午，起床正坐，於念佛聲中安祥而逝。存年五十有六。

方聖照

方聖照，居士方子藩之母。三十餘歲，發心學佛。皈依諦閑法師，法名聖照。又皈依印光大師，法名德裕。平生待人以仁，臨財以義，心甘淡泊，不慕紛華。境緣順逆，不動其心。但思己失，不見人過。凡弘法利生之事，皆盡力贊助，一擲千金，略無吝色。慈谿名利淨圓寺及放生園，主要由聖照布施興建。印送經書，周濟親友，樂之不倦。晚年，維護道場，更爲殷切。有發心寫經者，恒隨喜助成，供給紙筆。每日未明即起，精勤課誦。臥鋪長不過四尺，未能伸足。衾薄，則和衣而睡。問其故，答說：「被暖榻寬，當然舒適，但易令人貪睡，不肯早起。榻小被薄，臥常不安，利於早覺，不致影響課誦。」其精進有如此者。曾手書大方廣佛華嚴經二部，以及法華、楞嚴各數部。平時以華嚴、法華、楞嚴諸大乘經爲常課，餘則輪珠念佛不絕。又嘗燃

手燈供佛，所有功德，悉以迴向西方。六十一歲秋季，腹部病淋巴腺瘤。八月初，尚能強起禮佛。後因延及肺部，不克支持。迨九月二十三日，病勢陡重，請興慈法師就病榻開示。師至，聖照即合掌致敬，並向師說：「病逾數月之久，爲何業障如此深重？」師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當觀此身如空。身爲無始以來業障所生，業障由於妄想而起。正念生，妄想滅，業障除。身且不實，病從何來？故當提起正念，憶佛念佛。憶佛以能觀想最佳，或單觀『佛』字。念佛六字好，四字亦好，乃至一字亦好。」更爲說道：「以前金山寺有一僧，習禪定，後膺他寺住持，因此心分道弛。忽病，却爲境緣所轉，作不得主。有昔年道伴來視疾，問彼何不將昔日功夫拿出來。此僧經人喚醒，即提起正念，禪定現前，安祥往生。故知臨終正念，最爲緊要。倘不遇善知識，仍恐輪迴六道，真太可怕。」聖照頷之。次日天明，忽連稱：「觀世音菩薩來矣！觀世音菩薩來矣！」隨即合掌，厲聲念佛。逾一小時，囑侍疾者扶之起坐，面向西方，安祥而逝。時爲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也。

許黃氏

許黃氏，家住上海陝西路六〇七弄六號。雖不識字，但恭敬三寶，信願真切，念佛不輟。並勤家人信佛。一九五一年，八十三歲，農曆十二月初九子時往生。往生前，略感微恙。安睡床上，毫無痛苦，面含笑容，合掌念佛。家屬請助念團爲之助念。逝世前，手結彌陀印置於胸前。逾時，命家屬更衣正首。問：「已見佛否？」則點首者再。神志清醒，眼神不衰。於大眾助念聲中，安祥而逝。

王九奶

王九奶，杭州人，其夫行九，故名。父任其華，清末居官，後在杭州清波門塔兒頭設酒肆。九奶三十餘歲，發心茹素念佛。曾至普陀受五戒，後住杭州市郊深潭口水庵。九奶一心念佛，誠求往生。一九五二年，九奶已八十歲。於九月初二日，身感不適，要求庵中同修勿外出，並爲燒開水泡糖茶，供佛及僧。自己則就床端坐念佛。並隨衆誦彌陀經，聲音宏亮，無異平時。經一枝香時，含笑而逝。趺坐不動，面貌如生。

黃德春

黃德春，優婆夷吳德溫之母也。天性純孝，行世仁慈。憐苦恤貧，樂善好施，見稱鄰里。皈依印光大師，受五戒。年近五旬，持報恩齋，念往生咒三十萬遍。圓滿後，始持長齋。德春雖不識字，經勤苦學習，於早晚功課，及地藏、金剛、行願品、楞嚴諸大乘經，俱能持誦。德春經常去蓮社打佛七。凡遇法會，無不隨喜。平時家居，一心念佛。當八十四歲夏季某日，午後入睡，恍惚間見一大佛，住虛空中，高不見頂。迨入深秋，肝膽病發，經醫治療略瘥。乃謂其女曰：「我年八十四，縱活百歲，也無甚奇，還是往生見佛好，不必服藥。」由此一心持名。其女因母年高，欲請道友助念，以此意達母。母云：「不須煩人，我自己能念。」臨終之日，晚十二時，忽氣急目閉，但仍念佛如故。問：「有無痛苦？」答：「略感氣促，並不難過。」其女即跪下擊磬，高聲念佛相助。德春在床，對其女說：「要念得慢些，要念四字佛，太快跟不上。」眷屬遵命。念至一、二百聲，母說：「可速燃香，許多佛菩薩齊降

矣！」眷屬中有泣下者，母連連搖手說：「不要哭，念佛要緊！」衆人念佛約十餘分鐘，即含笑安祥而逝。越三十六小時就殮，面色紅潤，身體柔軟。時乃一九五七年農曆十月初五日也。

羅妙智

羅妙智，福州人，住上海鳳陽路珊瑚園。其夫妻小星，憤而回母家。與母同皈依雲南路慈和里真淨蓮社曉參法師座下。茹素念佛，夜間長坐不臥。一九五七年農曆二月初五日，正在念佛之際，忽聞有人告言：「汝將往生，宜作準備。」於是遂不復食，臥床數日。其母詰之曰：「汝不欲飲食，豈將以待餓死耶？」妙智答：「非也！不食以清吾之五內耳。」其母市葶藶，置榻前，勸之食。妙智取一枚啖之。且食且言曰：「吃『葶藶』得菩提。」母問往生日期，妙智曰：「二十八日，吾行矣！」母曰：「二十八日，逼近除夕，家務既忙，又需爲汝料理後事，奈何？」妙智曰：「然則二十三日可耳！」至是日晨，問其母曰：「熱水瓶內有熱水否？」母曰：「無之。」妙

智自取二瓶，至熱水灶購開水，歸家沐浴，結跏趺坐，念佛逝矣。時年四十。

茅大藏

茅大藏，浙江天台西演茅人。其母長齋奉佛，大藏自幼即受薰陶，啓發正信。年十七，于歸陳復初。持家勤儉，性仁慈，濟人之急。從明觀禪師受皈依。中年茹素，修淨土至切。勸化鄰里，不以爲倦。生四子一女，皆能篤信佛教。其季子立均，臨終瑞相昭著，弘一大師爲之傳。晚歲，長子海量迎其居滬。早晚課誦，老而彌勤。暇則靜坐，從事觀照。一九五八年一月患疾。二月十一日，念佛微笑往生。世壽七十。茶毗，獲淡黃色圓潤舍利數十顆。以石擊之，堅固不碎。歸葬於天台赤城山。

龍慧銳

龍慧銳，蘇北人。家貧，爲朱姓作童養媳。九歲，進蘇州對門外小覓渡橋某絲廠

當童工。其夫在蘇州電話局充外綫工人。中年感身世貧苦，膝下又無子女，乃歸信三寶，茹素念佛。皈依印光大師，法名慧銳。嗣即加入馬醫科慶元坊呂慧喬所創辦之淨宗助念團。勤修佛事，數十年如一日。素性剛直，不事虛偽。每逢佛期上殿，遇有男女道友，威儀失檢者，輒施訶斥。因此人皆敬畏之。於貧苦同道，關懷周至。晚年，其夫病故，生活益困難，但能安貧樂道，修持不弛。得其同事朱陳圓淨資助，生計始得無憂。從此念佛更加精進。不久患腹瀉，臥床不起，服藥無效。自知娑婆緣盡，極樂果熟，請朱陳圓淨來囑託後事。正念分明，合掌念佛，吉祥而逝。時爲一九六〇年農曆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也。終年六十有七。

朱許氏

朱許氏，蘇州馬大籙巷十六號朱保良醫師之胞姐。適無錫許智超，夫婦同修淨業。一九六一年患病，自知不起，預囑其夫爲安排後事。往生之日，適有徐覺意至其家問疾，見氏坐床上，面向西方，無人侍側。氏即請覺意留下念佛。覺意鼓動手磬，

朗念洪名，氏亦和聲同念。約一小時後，面含微笑，安然往生。三天後送靈岩火化，有舍利花若干片。

王阿英

王阿英，浙江定海人，住上海八仙橋。幼時即患哮喘，迄未癒。一九六二年，阿英已六十三歲，患病甚危。是歲杪，其女雅君跪於觀世音菩薩像前，至誠懇禱，求延母壽五年，誓勸其母吃素念佛。是夜，雅君夢一老婦，領其母女進一廟宇。見殿中人，身穿黃袍，頭戴冕旒。老婦命其母女近前站立。旁一人，手執黃紙，用毛筆於紙上畫幾個圓圈。畫畢，遞與冕旒者閱。冕旒者點首色喜，將紙交與另一人，轉給雅君，並說：「拿去！」於是老婦送其母女出門。遂寤。時恰正月初一。雅君得夢後，即赴母家，將夢告訴阿英。並說：「母病無妨，已加壽五年，但要吃素念佛。」阿英接受其女之勸，即發願茹素念佛，病亦日漸痊癒。正月初七夜，阿英夢見地藏菩薩軟語慰藉。從此每日趺坐三次，默念佛號。於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命終。臨終，身無病

苦，面含笑容，謂雅君曰：「是你度我。阿彌陀佛今來接我，我去矣！」言畢便逝。室內異香馥郁，經時始散。得年六十八，果獲延壽五年，異矣！

丁友竹

丁友竹，江蘇武進人。丁氏邑之望族，世代行醫。友竹得其家傳，設診所於蘇州富仁坊，顏曰「愛竹醫廬」。善治外症疔瘡，癒人無數。貧人求治，多加優惠。其病勢嚴重者，則令留住診所，悉心調治。開刀敷藥包紮，皆親手爲之。嘗曰：「如此，工作雖忙，但對病人患部，可以細心觀察用藥，減輕其痛苦，俾獲早癒。」對無力就醫者，常供給飲食湯藥，好言安慰，使減少憂慮。出家人求治者，施診給藥，不取報酬。友竹早歲發心學佛，茹素持戒。大悲咒、普門品、金剛經、彌陀經，列爲日課。中年皈依印光大師。恒勸人念佛，歸向淨土。並說：「應多讀印老文鈔，句句真實，爲行人指明方向。如不遵行，豈不錯過一生。」一九七四年，因患痛風，醫治無效。雖在病中，持名不輟。至七五年春天，不藥而癒。是年八月十九日，即農曆乙卯七月

十三日晨七時，正念分明，念佛含笑而逝。容顏不改，一如生前。按佛制火化。世壽八十。

姚道明

姚道明，江蘇鹽城伍佑鎮人。皈依了然法師，法名性海。初高鶴年施捨劉莊私宅爲貞節淨土院，安置清修老弱婦女達百餘人。民國十六年，道明受高鶴年委託，負責該院內部一切事務。領衆行道，不辭勞累。精進念佛，十分專誠。有時道糧缺乏，堅持與大衆克服困難，共度艱苦歲月，毫不退墮。如是者歷數十年。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一九七七年，已八十六歲。往生前三月，預知時至。農曆正月二十七日早晨八時，身無病苦，面向西方，結印坐化。

何性欽

何性欽，住蘇州花駁岸。皈依印光大師。終身無親屬照顧，杜門念佛。金剛、普門品諸大乘經，列爲常課。七十四歲得病，歷半年之久。自念業重，持名愈精進。往生前三日，見觀世音菩薩現身。因對道友說：「我將於明日午後三時往生，可來相送。」翌日，沐浴更衣畢，居中端坐，請二位道友左右坐，同念阿彌陀經。念至一心不亂時，忽然住聲。道友請其續念，性欽雙目微張說：「西方去！」即安坐不動，自在往生。

吳倩薌

吳倩薌，蜀人。通經史，能文章。年二十餘夫亡，守節撫孤，皈依淨土。歷應川、鄂、浙、魯，各學校聘，講授文史。每論及人生，輒以嚴肅誠摯之態度，導引學生，趨向佛法。辦學者訝其宣傳宗教，但重其學問，敬其品德，不能去之也。任教既久，格化甚宏。年五十餘，偕其女弟子夏某等，結蓮社於山東濟南。日中一食，中夜稍卧即起。讀經禮懺，功課無懈。少欲精進，一依毗尼。嘗自魯南朝九華，小脚徒

步，行二千里，誠願既積，艱苦勿辭。有子二人，長使成家，以繼宗嗣；幼令出世，希求正覺。蓮社成立，即令幼子主持經典流通。人見經坊中一僧危坐，威儀寂然，即倩薌之子也。子後忽感疾勢不起，倩薌與徒衆日夜念佛。子將卒，灑淚曰：「母老劬勞，兒竟先去。」倩薌曰：「汝從我多年，今猶有此俗情耶？蓮品上生，勿著塵網。一心專念，去去毋悲！」其子拭淚，怡然示寂。後倩薌亦念佛而逝。

董和卿妻

董和卿，上海南京路雷允上參燕部職工。在妻某氏，年七十餘，長齋而念佛。住馬律斯新邨四號，在三樓立一佛堂。有女患精神病，頗感煩惱。時虛雲大師在滬，遂往皈依。經虛老開示，煩惱頓消，專心念佛，在往生前數月，常見有紅蓮一朵。以告其夫。往生後，異香撲鼻，自樓下至三樓佛堂，三月之中，香氣不滅。鄰里皆聞，無不讚嘆。

李普庵

李普庵，皈依興慈法師。悟世無常，念佛甚虔。早晚功課，從不間斷。性喜種花供佛，並種多種藥草，施人治病。平時沈默寡言，艱苦樸素，從不與人較量。年屆八十，於十二月初六生西。在七日前，即對道友說：「我不久即將往生。」往生前三日，獨赴西園寺禮佛，並跏坐念佛二小時，復攝影留念。歸來，即不出房門，專誠念佛。至第三日，家人入房探視，已倚坐而化。

方智密

方智密，原名克琴，吳中方智鎧之女。高小畢業後，在家操作，從未云勞。年二十一，皈依印公，精進念佛。遇有講經法會，必往列席，風雨無間。年二十二，于歸虞山東海。乙亥新春正月十七日，將臨產，閱三十二小時未分娩。醫為施手術，產一女。因出血過多，抱病沉重，但默念大士聖號。其母在旁助念。忽告其母：「夜夢阿

彌陀佛及二菩薩放光繞引，當不久人世。」遂與其夫及舅姑等從容訣別，安排後事，一一就緒，絕無苦楚愛戀之態。惟連稱：「我將去矣！」遂就床卧竟，一瞑逝矣。臨終前，口齒神識，清晰如恒。

王慧慈

王慧慈，江陰人。素性慈悲，樂於布施。自奉極儉。待人寬厚，少瞋恚習氣。三十二歲，皈依印光大師，即持長齋。每日早晚誦華嚴、法華，閱讀諸大乘經及印光大師文鈔。逢十齋日，杜門禁足，手持洪名。極謙虛，不炫己長，恒生慚愧。五十歲起，持過午不食戒。至七十五歲，立淨室於蘇州烏鵲橋弄，禁足三年，定期打七，齋不至席。八十一歲十一月初五日，感受風寒卧床。至十一日黃昏，預示往生之期，請人誦地藏經，助念佛號。所有財物悉數布施，己則只穿舊衣。香湯漱口，面西右脅卧，神識清楚，毫無痛苦，合掌念佛而逝。二十四小時後，為結雙跏趺坐，腿甚柔軟。入龕，宛然如生。

林章寬達

林章寬達，住蘇州臨頓路。三十歲時發心持長齋。初皈依虛雲和尚，法名寬達。至六十九歲，就雪相法師受五戒。每日半夜一時，即起身禮誦。因不識字，專誠念佛，或拜或坐，或經行繞念。無論閑忙，佛聲恒不離口。八十三歲正月起，覺兩腿酸痛，不能行走。延至四月二十九日，停食，只飲水，覺痛止，精神好轉，行動如常。或問：「如是不食，何以精神反好，身體反健？」答曰：「我說你不信，常有佛菩薩賜我飲食。」如是半月，至五月十四日下午一時三刻往生。前三日預示將去，有人問：「到何處去？」答：「我到極樂世界去。我已去過，見到佛菩薩。佛對我說，此處不易到，你可來此再修。」由此常坐床念佛，毫無痛苦。至五月十三日，囑家屬：「焚香勿斷，已有許多佛菩薩降臨。」往生時，索飲白糖湯三口。笑容滿面，念佛不止。俄而念佛聲漸低，安祥往生。

胡了常

胡了常，安徽無爲縣陳錫周之繼室也。篤信佛法。其夫初不信佛，因爲陳述因果，力勸同修，吃素念佛，並同皈依印公。平素救貧濟厄，凡屬善舉，無不量力而爲之。後因了常久病，身體疲弱，不思飲食。某日正念佛間，恍惚見了兩童子執長幡上書：「西方接引。」因以告夫曰：「此兆於我則幸，於君則不幸。」以己歸西，內顧無人故。因請僧四位，誦經禮懺，近一月。以祈壽未盡則速癒，壽已盡則速生西方。從此身心適悅，了無病苦。如是者一月。後復覺不適。知歸期將至，一心念佛，以求速生。全家都爲持念洪名，並請僧換班續念，晝夜佛聲不斷；己則但默隨之。往生之日，午前令備浴具。浴畢，更衣禮佛，獻香畢，歸即移床向西側臥，唯專念佛，概不提及訣別等事。至亥時，見佛來，欲起禮拜。因扶起令坐，作合掌低頭狀云：「尚有三聲佛號，念完即去。」全家及僧俗三十餘人，俱大聲念，了常遂亦高聲念佛而逝。面帶笑容，室有異香。次日人殮，頂溫肢軟，香氣猶存。

祁老太

祁老太，蘇州人。五十餘歲時，遭夫遺棄。膝下無子女。一生困窮孤苦，由其胞弟迎養，終老在家。老太念人生太苦，決志念佛。早晚持誦大悲咒、彌陀經。有時參加法會，因無錢出香份，即以米粽供衆。聞鄰人說，有吳德溫女居士，爲人熱心好道，頗思見面。經人帶信後，吳即過訪。老太見面就說：「你能來太好，將來不愁無人送終。」吳爲開示說：「只要一心念佛，因緣成熟，佛自來接引。」並送與佛像一幀，俾作觀想。吳念彼貧苦，每天送去食物，如是者十數日。復經五、六天，吳居士另託一蓮友前去探視，老太見面就問：「德溫來否？我將行矣！」該蓮友以告，吳乃赴約。甫進門，老太說：「我已見阿彌陀佛，見佛光普照，快扶我坐起，睡着不恭敬。」吳說：「我力小，未能相扶；佛慈悲，不會責你不敬，還是一心念佛要緊。」隨與道友舉香讚，誦阿彌陀經，老太隨衆誦經。誦至「西方世界有無量壽佛」時，即瞑目逝去。

李湯氏

李湯氏，名斯曼，世居江蘇南通平潮鎮。早承庭訓，慈淑性成。家務之暇，持誦佛號。雖無定課，而綿密維勤。遇家人遠行，或體氣不適，念誦尤切。時致靈感，秘不宣說。戊寅春，避亂之滬，四易寒暑。由不慣都市生活，體以日衰。旋罹氣虛疾，返里療養，漸有起色。乃經夏涉秋，病又加劇。中西治療，沈痼罔效。至古曆十月十一日亥時奄逝，壽六十四。當其病危時，神志清明，一無罣礙，專誠念佛，並命家人助念。臨終，左手作準提印，安祥無苦。十月朔以後屬詢：「今日是十一否？」殆已預知時至。既逝，逾二時，其子先見母頂有氣，冉冉升騰，繼而家人悉見之。

江味農母

江味農居士之母。郭太夫人，爲人寬仁恭儉，孝敬翁姑，相夫教子，饒有古時賢母風範。平日不衣華服，不食珍饈。凡事喜躬親操作，不假手旁人。晚年遭逢世變，家產蕩然，但安之如素。常云：「諸受皆苦，萬法都空，有盛必衰，有生必死，此自然之理。不明此理，妄生哀樂，那就更加苦了。」太夫人幼奉觀音大士，經常持誦般

若心經。晚年始持長齋，禮誦益虔。日誦心經七卷、彌陀聖號五千聲。每念誦佛號時，或遇事打岔，就從頭再念，不肯含糊放過。其功行嚴密，大抵如此。民國十年夏，飲食忽減，常以濁世無常，曉諭家人。六月初二日晚上，趺坐床上，瞑目合掌，告味農居士言：「當我去世時，就照這樣子，你看好嗎？」六月上旬，每天但飲米汁半碗，命其子味農居士講彌陀經。味農居士與家人，輪流侍坐念佛，太夫人甚喜。太夫人年六十時，耳患重聽，至此忽聽覺靈敏，別室有人作細語，亦能了了聞知。至十五日早晨，向助念居士言：「天氣暑熱，可請少歇，時候還早。我到午刻才去呢！」十二點十分，命人扶起坐定，自將衣服鞋子整理就緒，面向西方，雙手合掌，仰望空中凝眸而笑，泊然往生。雙目已瞑，而笑容猶自可掬。世壽八十有二。往生後，體軟頂溫。次日入殮，面色紅潤豐滿，狀如五十許人。

張氏

張氏，青島人，生有一子一女，家境貧寒。其夫在海港碼頭拉車爲生，張氏住青

島市內湛山精舍附近。精舍內有佛學會，每逢禮拜日，俠虛法師常來此講經。張氏藉此因緣，皈依三寶，得聞佛法。二十六年冬，一日清晨，忽謂其夫曰：「你好好領着孩子過吧！我今天要往生佛國了。」夫以爲戲言，不應，仍去碼頭拉車。張氏又囑其二子曰：「我今天要往生到極樂世界了！你們倆好好聽父親的話，不要淘氣。」二子尚幼，不喻其意，遊戲如故。張氏將家務略微收拾，便洗臉、梳頭，換上淨衣，在床上面西趺坐，念佛往生。及二子回房，見母已逝，哭着到鄰家送信。鄰人聞訊趕至，見張氏往生已多時。其夫由碼頭回來，痛哭一場。因家貧無以爲殮，乃由佛學會諸居士湊款，處理其身後事宜。大光法師記之如是。

陸了順

陸了順，吳縣人，住蘇州躍進巷，民國元年出生於蠡口鄉團子涇外濱。家世務農，農忙種田，農閒搖絲。年十七嫁與陸念祥，念祥從事絲織業。居士平時爲人和善，勤儉持家，孝敬其姑，善事其夫。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下田操作，被豬圈灰迷

瞎一眼。未幾兩眼俱盲，醫治無效。念祥自思母親風疾，因誠念觀音而得痊癒；欲求妻眼重獲光明，唯有依靠佛力。因偕其妻，叩見印公老人，說明原委。印老言：「普門品有云：『無垢清淨光，慧日破諸闇，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間。』只要誠念觀音聖號，自會得到感應。」居士依從印老指示，發心吃素，精進稱念菩薩洪名。如是經七個月，到舊曆六月初三日，韋馱菩薩聖誕，居士適住在洙泗巷如意庵。當做完早課，走出大殿，忽覺眼前一亮。上望屋瓦，行列分明；屋邊桃樹，結實累然，亦復了了見之。不覺大喜過望，自覺雙眼已經完全復明。從此便能穿針引線，一切家務，都能操作，與未病前無異。此後又從人學會二時功課。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一，預知時至，說明三天後，戌時往生。至時果吉祥安臥而逝，年三十三。

陸了空

陸了空，江蘇吳縣蠡口人。母家姓闕，生於清光緒十三年。家世貧農，住蘇州躍進巷。年三十五、六歲時，忽得痛風病，手足拘攣，不能動作。經醫院治療，毫無效

果。子陸念祥，奉佛能盡孝。念祥見母患不治之症，殊爲憂慮。當居士四十九歲時，由子念祥扶至穿心街報國寺，皈依印老。蒙老人慈悲攝受，錄爲弟子，賜名了空。念祥也同時皈依，賜名了衆。印老囑陸母子要志誠念觀音菩薩聖號，久久必能感應。母子回家以後，恪奉師教，至誠稱念觀音菩薩洪名不輟。念祥爲求母病早癒，割肱療親。經九個月，母病果癒。手足皆能屈伸，與無病前無異。母年五十六，即民國三十一年，農曆壬午九月二十九日，無疾而逝。往生前二天，對兒子念祥說：「再過兩天，我要到西方去，要幫我誠心念佛，送我往生。」念祥如教，爲母稱念洪名；母亦至誠持名，佛聲不斷。果至二十九日，安然坐脫。

費范九母

南通費范九老居士之母，名李桂。籍貫南通，住該邑平潮鎮。十七歲嫁與費鑒清，即范九居士之父。操持家政，勤儉有方。夫逝，皈依佛門，日誦觀音聖號。雖有時身嬰病苦，亦不間斷。平時凡家庭瑣事，親自操作，不假手僕役。其所居宅，頗有

餘地，闢爲菜圃。躬自種植，灌溉耕耘，以此爲樂。菜圃四周，遍種果木。嘗言：「雖是寸土，亦不應荒廢。」在田地上見有生物，不許人踐踏。瓜果必待以熟，方許採摘。摘下來，必先供佛祭祖，然後才與家人分享。民國廿七年，避亂上海，居處隘陋。民國三十年冬季，仍返南通故居。歸後，十月即示疾，病經五月逝世。病中神思清晰異常。往生前三天，夢遊一處，見殿宇莊嚴，華樹無數，復見一蓮華，其大如斗，鮮紅可愛。醒後告知家人說：「我自見到此華，不復把爾等放在心上。」逝世後過八小時，頂門猶溫。費母生於清同治九年，卒於民國卅二年三月，世壽七十有四。

炊玉賢

炊玉賢，陝西省扶風縣東街人。皈依法門寺良卿法師，奉淨土教。信願念佛，未及三載而往生。氏之子冉恒通爲清信士，輒勸母奉佛。母以年老，恐無成就而不決。及詣法門寺禮良卿法師，師知其慮而勉之曰：「我教念佛，無老幼，但具至誠，必得成就。」因爲講述古德十念往生公案數則。氏信而不疑，發願力行，念佛不輟。一九

五三年秋某晚，氏方處於暗窠中，忽見西方三聖，高坐於上。時氏忘其爲暗窠，喜極而言曰：「我念佛多時，今天才看見了你老人家。」語未畢，像隱，窠暗如故。明日以問良師，師誠勿生喜心。回家念誦益力。在家操作家務事時，拉風杆一把，念佛一聲；掃把一帚，念佛一聲；切菜一刀，念佛一聲；紡車一轉，念佛一聲。乃至行路帶孩子時，無不默念聖號。至一九五四年春，三月初四日晚，氏正在窠內作晚課，忽見窠外光輝徹照，晶亮奪目。初以爲孫兒輩戲火，欲禁之。及外，則望見三聖臨空，氏即跪拜。聞觀音菩薩曰：「十一日晨接汝矣！」氏知生西時至，急辦後事竟，告家人，置備床座，令其子恒通取出壽衣。三月十日晚，良卿法師率慧明、韶光兩法師及李秉鉢居士來助念。三月十一日晨，無疾而終，年八十三。三小時後，頂門猶暖。端身正坐者一晝夜，宛如生前。時窠內焚燒者皆常香，而衆皆聞梅檀蘭麝之氣，彌漫一室，咸以爲異云。

梅忠富

梅忠富，石純福居士之母也。不識字。從虛雲和尚受皈依，法名寬懿。一九四五年，年七十一，子純福迎母就養於津寓。純福乃清信士，早從慈舟法師受皈依。母抵津後，純福勸令茹素念佛，求生淨土。母漫應之，意尚猶豫。一夕，母夢見一白衣老嫗，長身玉立，狀甚肅穆。左手執瓶，右手持一長形物，安祥緩步而來。翌晨，以問其子。子以白衣大士聖像示之，母曰：「是矣！」自此長齋念佛，恒課不輟。其後純福在香港設佛經流通處。一九五七年，母年八十有三。歲暮，純福由港歸省。時母患白內障，失明已久。告子曰：「近一兩年來，向壁而坐。常見有一寬敞大道，頗遙遠。路盡處，有一大寺院，莊嚴絕倫。路上男婦老壯皆古衣冠，安祥而行，向於佛寺。所見清晰異常。恒觀至數小時，至兩眼疲極始止。」又云：「常夢至一大寺，輝煌壯麗，不可名狀，阿彌陀佛坐於殿中央。」捨報前數月，猶數數作如是夢。往生前數日，謂兒媳言：「我已親見極樂世界莊嚴妙境。今以相告，汝宜詳記，及純福回津時示之。」且囑：「速函純福，令於十一月十七日前到家，送我生西。」純福得訊。趕回天津，而母已於六小時前逝矣！觀妻所記，與淨土諸經所載相符，心益奇之。母於一九五八年農曆冬月晨二時逝世。逝世之際，婿在室守夜。朦朧中，聞臥室外有簾

笛鼓樂之聲。又聞人言：「即是此屋。」忽風吹門闕，遽驚覺，母已氣絕。三日後人殮，全身柔軟如生時。

陳德宜

陳德宜，蘇州人，夫姓倪。其父及夫家均以經營綢業爲主。婚後夫婦感情不睦，生一子一女。中年後深感人生空虛，富貴榮華終難久保，由是於佛法漸生信仰。民國二十年到靈岩皈依印老，賜名德宜。平日修持，只知一心念佛，不學其他法門。恭敬三寶，樂善好施。公元一九六二年，年七十二，感身體不適，即一意求生西方。臨終時，在衆道友齊集助念聖號下，仍能隨衆和念。正念分明，安祥而逝。

陳智奇

陳智奇，蘇州人，人皆呼之爲陳老太，住蘇州文山寺前一號。曾皈依印光法師，

賜法名智奇。後又皈依虛雲和尚，賜法名寬容。老太夙具善根，幼年即知隨母念佛。中年夫亡，無子女，生活非常清苦。老太秉性溫和，遇事能忍，喜助人，不因經濟困難而有所吝嗇。每天持誦楞嚴咒、大悲咒、普門品、金剛經，以及彌陀諸大乘經，從不間斷。老太深知生死事大，精進懺悔，一心念佛，誓求往生。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左右，有蓮友某送菜來，推門入內，老太云：「你來得正好，請你幫助我揩身，換好淨衣。」蓮友見此情況，心中已經明白，即勸令念佛。老太言：「不須多言，我自知時至。」即在佛前焚香而坐。唱云：「垃圾送東方，我即往西方。」言訖，含笑而逝。世壽八十有二。

祝慧英

祝慧英，蘇州東山人，守貞不字。慧英出胎即茹素，母令食葷則固拒，母亦不能強也。皈依德森法師，修淨業。生活極貧困，其妹與妹婿恒贖給之。一九七六年，病胃出血。臨終前數日，見有兩小兒捶其腿，捶處皆青瘀。自知宿業爲祟，一念念佛，

崇遂不見。將終，見佛來，自言需見蓮華乃去。須臾，見蓮華現於虛空，才逝。遺命骨灰和麵爲丸，投諸海中。

徐了法

徐了法，江蘇無錫人，住上海雲南路餘慶里十一號。青年奉佛。中歲夫亡，無子女，孑然一身。居士於宏法利生事業，頗具熱忱。領衆結社，虔心念佛，曾參禮各地名山道場。凡出家二衆，以及念佛居士有困難需人援助者，召之即至。侍奉病人，及臨終助念，皆能盡力而行，不辭勞苦。居士體力甚弱，後忽患乳癌，仍自告奮勇，不顧安危，侍他人疾，毫無倦容。居士家境貧困，依靠變賣衣物渡日，從不向人乞助。或有人以財物饋贈者，必於佛前懇切迴向。往生前，已家徒四壁，只留下一供佛木櫃而已。時所患乳癌，已屆晚期，且因患有其他疾病，不能施行手術，自知醫藥已無法挽救，因此在觀音菩薩像前，懇切祈求往生淨土。時患部潰爛，膿血交流，竟亦不感疼痛。一九七七年，農曆七月初一日上午十一時往生。往生前，預知時至，自說

七月初一就要往生。及至初一，八點多鐘，居士吃西瓜後，對在旁侍疾者言：「你們趕快爲我燃香，大士法駕到了。」並倩人扶起，雙手合掌，向南窗作禮，口稱大士聖號。少頃復行臥倒，是時在旁侍疾者，皆厲聲稱揚聖號。居士說：「請你們輕聲，念得慢些，否則我要跟不上的。」其時，左右鄰居都來觀望，居士口角微動，面容如常。俱云：「徐老太還在念佛呢！」殊不知居士已在大衆念佛聲中，安祥往生矣！世壽七十有一。

李慧光

李慧光，江蘇蘇州人，住蘇州河下塘四號，夫姓宋。生一子，甫二十即夭亡。居士痛念濁世無常，人生多苦，即長齋奉佛，皈依上海圓明講堂圓瑛法師，法名慧光。後又皈依天台大德靜權老人，及蘇州比丘尼潤田師。居士一生樂善好施，尤其恭敬出家二衆。每天除早晚功課外，持誦法華數十年來，從無一日間斷。晚年環境較差，身體衰弱，但仍念佛不輟。居士習慣於刻苦耐勞，節省家用餘錢，見有貧苦之人，即以

布施。一九七九年春節前數日，略感不適。春節早晨，潤田師登門相訪。居士云：「請你爲我在佛像前供放水果。」又言：「我在往生時，最好不要有人在旁，防其打擾。我自己會念佛。」正月初二日十一點零五分即往生。前一刻，居士謂侍疾者言：「請你爲我在佛前點一枝香。」言訖，即靜臥不語。視之，已逝矣！歿後，各道友齊集念佛。歷五晝夜，未斷佛聲。送往火化時，膚色紅潤，面現笑容。遺命將骨灰做成團子，投入西園放生池內，結水族緣。終年八十有二。

楊徹年

楊徹年，陝西省扶風縣西佐村人。夫姓趙。年二十四失偶，志守節孝於趙氏之門。善事翁姑，竭盡孝思。扶養夫弟之子女如己出。與諸妯娌和睦共處，約己任勞而不怨。與親友鄰里往來，溫良恭謹而無爭，人皆以賢善稱之。氏性好清靜，喜修善行。皈依良卿法師，師教修淨業，遂長齋念佛，期生淨土。精進修持，夙夜匪懈者三十餘年。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臥病，雖不能跪拜禮誦，仍靜坐修觀。臘月初旬沉疴漸

癒，恢復禮誦如平時。但謂其家人曰：「汝等勿以爲我病好轉，正月間決西行矣！」家人見其四體輕安，不太在意。其侄媳李鳳霞，夙具善根，甚愛伯母，即請僧打七，爲其伯母祈求消災延壽。除夕之夜，方淨壇起七，四衆咸集。氏獨自整衣物及儲存，分贈親友僧衆，請爲臨終助念。衆感而從之。翌年正月初五晚十一時許，氏忽請衆休息，並謂明日六時決定西去。衆益竭誠念佛。次日時針正指六時，即端身正坐，於念佛聲中，泊然而寂。壽七十六。三小時後，頭頂尚暖，四體柔軟，狀態安祥，宛如生前。氏往生後，家人有夢見人來門上張貼獎狀者，有夢人持五色花獻於其像前者。

湯靜修

湯氏雀郎，法名靜修，住上海市崇明縣城橋北仇家宅，以紡紗爲務。婚後未生育，領養一子一女。子長大後，性情惡劣，對湯氏不盡孝道，百般虐待。湯氏皈依三寶，虔誠奉佛，每天必做早晚功課。在文革時期，宗教政策遭到破壞。此子多次把母親湯氏功課本及念珠奪去，作爲罪證，交與造反派，使湯氏備受折磨。湯氏戒殺茹

素，此子却強逼其母食肉。湯氏不堪虐待，一度離家住進老人院。因院中不便茹素，仍復回家。湯氏在極端痛苦環境中，曾圖自盡。或有勸之云：「佛弟子不應自殺。自殺者，必充滿瞋恨心，及其他許多煩惱，喪失念佛正念。不但不得往生淨土，還將墜落惡道。要千忍百耐，堅持念佛，求生淨土。」湯氏從其言，遂逆來順受。在惡劣環境中，信心更加堅定。欣厭之念，更加懇切。茹素念佛，更加精進。一九八一年農曆三月十四日，進午餐時還健康，及至傍晚，其女即發現湯氏已在小室中坐化。尤有奇特者，坐椅無靠背，湯氏竟挺身端坐，面色如生。年七十八。

吳正果

吳正果，延陵吳公保和三女也。年二十一，于歸杜門。貧無居室，寄住同村吳氏家。而安之若素，曾不以己之出身豪富而稍有怨尤。居士雖居寒素，刻苦自勵，克勤克儉，積分聚文。歷十餘載，終營住宅一所。移家時，房東不捨，泣以送。居士亦泣。爾後凡逢年節，必備禮慰問，不忘借住之情。居士一生，爲人正直，心地善良，

性情謙和，勤勞節儉，樂助好施。奉姑孝，教子嚴。處鄰有道，口碑鄉里。居士自幼仰慕三寶，四十歲起持長齋。六十八歲隨子抬峯來江浦，住獨峯，正式皈依三寶，法名正果。自此矢志西方，足不出戶。日常勞作之外，唯以彌陀是念。年過九十，而精神聰明如常人。九十四歲猶生新牙三顆，斯亦異矣！一九八五年元月十日，因感風寒，下午七時微見不適。俄而平復，左脅而臥。至午夜十一時半，萬籟俱寂，於助念聲中安然而逝。次日更衣，四肢柔軟，唇頰紅潤，面目如生。瞑目閉口，如在睡眠。三日入缸，圓七舉火。茶毗得五色舍利花，青者二十餘顆，黃者十幾顆，綠者幾塊，赤者十幾顆，白者大如棗一顆。見者皆讚嘆，識者謂此乃往生之證也。居士生於一八九〇年二月十五日，世壽九十四。圓徹法師頌云：

百年彈指即成空，噩耗驚傳亦意中。

聊幸即生躋解脫，珠花舍利惠羣蒙。

蔡楚昂母

蔡楚昂居士之母，江蘇鎮江人。爲人賢淑，生活艱苦樸素。楚昂居士十三歲即喪父，由母守節撫孤，教子成人。居士侍母至孝，遇母心不快，即長跪母前，直至母心愉快方起。蔡母本不懂佛法，至六十五歲時，經楚昂從旁申勸，並爲解說佛法大意，才開始信佛念佛。年七十二，忽得病，臥床近十晝夜，飲食少進。楚昂爲母請來許多道友，輪班念佛，經十晝夜。至第九日，蔡母忽張目開口說：「我明天午時要往生西方了！」果然到次日午刻，安祥念佛而逝。逝後經過十多小時，頭頂尚有餘熱。

鄔老太

鄔老太，上海人，住長治踣佛學會隔壁弄內。稟性仁慈，長齋念佛。臨終前三年，學會誦法華經，日誦一卷；餘時則念佛。後患腰痛，不能起床，而誦經念佛不輟。其夫與女皆不信佛，嗤之以爲妄。臨終時，夫與女在側，忽見觀音菩薩現身。或見全身，或見半身。於是皆驚喜跪拜。老太見之曰：「你們今天也信了！」言畢，瞑目而逝。

韓葉氏

韓葉氏，浙江紹興佛學會會長，韓華忠居士之夫人也。原籍蕭山。三十多歲，即持齋奉佛。年四十，往南海普陀，皈依法雨寺淨悟大師，並受五戒及八關齋戒。朝禮普陀凡五次，並曾朝禮天台國清寺。參加紹興佛學會，經常到會念佛。臨終前七日，夢見一位菩薩，手指放光，光中現阿彌陀佛像。七日後，合掌趺坐，念佛而逝。壽五十七。

蕭厚齋女

杭州蕭厚齋居士，生一女（忘其名）。女生時，其母夢見一老婦，懷抱嬰兒與之，且云是女孩。及長，聰明過人，喜弄翰墨，好寫生作畫。於佛法極爲信仰，禮佛誦經，十分精進。年二十一歲，忽得病。久治不癒。其年農曆二月十九日，觀音菩薩

聖誕節日往生。歿後異香滿室，數日不散。

陳依仁女

陳依仁居士之女（忘其名），從小持長齋，知念佛法門。年十九，自知往生時至，由其母邀集淨友多人，念佛送其往生。當時女即言：「已親見阿彌陀佛，端坐合掌，正待示寂。」其時助念人中，有一比丘尼，頻以手撫其頂，且令其母以銀置其口中。（此乃當時風俗習慣。）其母正在念佛，搖手示意，而此尼仍嘔嘔不休。此時女忽厲聲云：「我西方去不成了！都是這位比丘尼害我的。我已親見到佛來接引，我以右手緊牽住佛的衣袖，乘空向西而行。我雖跟佛去了，你們念佛，以及一切行動，我最明白清楚。該尼用手摸我頭頂，又要我母親把銀放在我的嘴裏。我一聽到就不高興。不料此心一動，阿彌陀佛就不見了。」其父陳依仁居士，聞言即云：「這實在太可惜了，但還不妨事。你已有多年修持功德，可速加緊恭持聖號，必能如願往生。」女聞父言，一心懺悔，繼續念佛七日。至七期圓滿，又見阿彌陀佛現前。即端坐合掌，在念佛聲中含笑而逝。

近代往生隨聞錄

功德主名錄

委印文號：101404

二五、〇〇〇元：「王祖基、張秀蕙、王豐麗、王宗譽、施盛、許秀英、王宗茂、施芳宜、王令均、王右宣、王世杰、王彥凱、王茗儀、王善均、王凱文（消災免難，福慧增長）。王姓歷代祖先、累劫冤親債主（往生淨土，成就菩提）。」

二、五〇〇元：佛陀教育基金會。

以上共計新台幣：二七、五〇〇元，恭印一、一〇〇本。

回向：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國豐民安，兵戈無用，

崇德興仁，務修禮讓，國無盜賊，無有冤枉，強不凌弱，各得其所。

祝願法界一切有情，所有六道四生，宿世冤親，現世業債，咸憑法力，悉得解脫。

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發菩提心，常隨佛學，勤修精進，利濟群生。

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同出苦輪，共登覺岸。

附記：本會接受善信委託，代印經書、佛像，其必要之費用，均經本會審慎評估；若有結餘，均續作本會之印（購）經書及運費，為施主廣積陰德，歡迎十方大德善加利用。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佛曆二五五六年／西元二〇一二年九月

恭印：一一〇〇本

流水號：10691
書號：04860-14

近代往生隨聞錄

發行人：林國營

出版者：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址：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

網址：<http://www.budaedu.org>

E-mail：budaedu@budaedu.org

電話：(011) 三九五一一一九八

傳真：(011) 三三九一一三四一五

劃撥戶名：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郵局劃撥帳號：〇七六九九四九九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東門分行（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

銀行帳號：五八〇二一〇一一九三三一一三

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

(一) 親臨本會三樓講堂。(二) 利用傳真：(02) 23963939

(三) 撥打電話：(02) 23951198 分機：11、12

(四) 網址：<http://www.budaedu.org/books/>。(五) 寫信指定：本會法寶流通股。

為提高服務效率，請您嚴謹考量，慎選所需經書；儘量少用電話，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並請詳寫經書名稱、冊數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郵遞區號，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若大量申請，請註明用途，且避免姓名、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

◎本會經書，歡迎翻印（請勿增刪），贈送流通，功德無量。

◎本會交通一

※捷運：善導寺站5號出口，至杭州南路右轉，過兩個紅綠燈。

※公車站牌：審計部站→212、299、232、205、276、605、257、26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253、297、237 仁愛路二段→222、297

開南商工→208、295、297、15、22、6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

